

已於事則歸覲兩尊人不携楚方物二年擢陝西行太僕少卿而念兩尊人老遂移病自免三上得請時年方三十餘也朝莫視寢膳如嬰孺不離側而市五方之珍雜進之父病藥必親嘗夜擗心呼天作人如父守固不偷節度不携德足以昭馨香惠足以同民人天顧降割耶坐醫其傍而身立侍唇燥則舌潤之息微則鼻通之大小遺則手受之忘食忘寐疲極或仆地母視而驚兩老人卽死有若在若奈何先自斃對曰兒殊不覺至此迫欲安父且安母耳六戚間疾者見其狀嘖嘖孝子父瘳母憶大女在齊河命子愿省之而母忽病子愿聞耗

天已瞑策馬馳從者請湏見星弗顧昏夜呼邑門而入長跽母前謝死罪反首捨地禱于天徵名醫五六曹診療百物唯其可者無弗趨也卒不起自恨頭觸壁啼無聲水不下咽三日幾死父亦弗善也稍稍啜粥杖而起其後父耄耄子愿大會父老率群從子姓上書歌舞選具通國人若四遠賓客分日展慶盡月而罷比卒子愿五十始衰哭泣過哀經歲不處內里俗隣有喪惟弔與送至是相議莖者佛子也莖佛子者孝子也禮宜加等助之纁披帷荒楮紐翼綬之屬采飾顯明文章比象蓋建邑以來未有屆期環齊魯境僦舍來觀累數萬人始

見諸下里物駭嘆歎笑已見子愿骨立墨面泣血則皆  
惻然淚淫淫濡其鬪足處前母趙塋且六十年昇以祔  
而更美棺奉六珈禴翟以殉廬墓暮年封樹悉經其手  
華表蹕域弘壯無二歲時之奠哀如初喪邑博士弟子  
稱其孝白上官子愿謝之人子用親取名罪也事乃已  
子愿兩弟童年相好無尤仕宦或遺衣若諸器爲二械  
實精麗者其中貽弟而父以食指繁強析箸然得美食  
必召與俱嘗季弟送其姊之遼左而妾范病遣婢子問  
候消息屬婦趙製合襲而以所藏美櫝殮之從子王道  
故同舉于鄉王業爲儒官兩人死附身附櫛事與綜理

王庭之母與因母

若

寵婦如之道有子固能詩與偕和

游揚其名延師訓業子廓爲茂才館王庭于塾經紀其  
家婦卒更爲繼從父有息女擇婿而厚裝送之女兄女  
弟適德平二郭而孀每單騎存問其家割名田以共生  
口而爲郭孝廉覓得快婿禪其奩資元配陳孺人少失  
怙萬孺人迎以爲女笄而婚佐夫學與仕以勤儉事尊  
章以孝御臧獲以嚴處後先姻黨以睦育女子以義方  
既卒不忍置適而父母謂宗子無無宗婦者子女少未  
婚嫁不可但已因有今趙孺人趙孺人善視諸子女當  
子愿意而陳公無後伏臘爲位以祭有從弟從子賴以

舉火婿尹功懋有父喪少釁於難坐其庭中以勸綏謗  
言已復有操戈者勢甚張子愿婉劑之其人愧釋憾今  
功懋行三年喪如喪考妣焉婿史高先亦以父喪受侮  
覆露之而勉之學既舉進士傷陳孺人不逮見也其子  
師若前鄒公爲主祀于家祭必齋如終其身座主東阿  
于文定里居歲一往候之文定恒語人子愿君子世無  
知者意盛不平旣相子愿餞之境上祝曰天下人才何  
限吾師翁受敷施無以小子示天下私甫入朝遽卒跋  
涉霜雪迎喪都門之外抵東阿酬酢弔賓贊其任子內  
史緯請謚請卹請祀學宮禮使臣之將命者任子受成

而已嘗女季弟女因以字任子子葬日執紼淚如縻衆  
咸嗟異而爲碑手書之號二絕其于友若棗強南令同  
榜稔交也南卒督學使方按南宮校士子愿請急爲治  
後事學使曰君行古人高誼吾當下拜至棗強南子居  
益甫齷篋僅三十金陽付老蒼頭去以杜窺伺而捐累  
月奉爲費後李于鱗先生者踣弊不振言諸孫中丞購  
故白雪樓以居置田贍之德平太史葛公卒屬禹城楊  
公以女女其孤海寧陳給事亦同榜相善晚節敗名而  
作惡者以殊死誣其子力與之雪其于教後進因體能  
質而利之成名者衆方伯李徽猷其尤也爰有邢太師

之號李昌期劉弘光兩生才俾與子同筆研書而聘其親喪張心傳李懷徐方羅錦呂大丁馬君來夏祥張鉉李惠李愨朱西或爲之殯母若妻若身或爲之懋庇或爲之辦裝或爲之先游延譽不可勝數鄉有相者劉浮光死而塋之題其墓寒食必酌酒焉有置孩溺攢者拾爲家幹徐三從子而月賦之粟歲饑傾困鹿以賑上書蠲租邑長吏懼負課督如故正色極諫寧失其歡已苦旱蝗走白中丞黃公調穀振貨邑爲他邑代養二馬奏記當路罷其征西第南北兩門中爲弄販夫販婦知邢氏父子不摧直肩摩求售所爲來禽館者與衆共之不

加筦籥郭外緹花園亦然丐者接跡與金與粟皆廢所欲田舍翁引上坐同案食途遇少年無賴避不見揖與言或嫌太縛紕指其腹曰是空洞猶江海爲百谷王何所不容之隣國帷裳垢敝老稚爭趨擁願識邢大人何狀下與立談所經逆旅主人瓦盆草具對之不厭邑賈氏女未行以死從夫亟臨其喪上臺司旌門凡人一言一行之善稱不去口童僕有過厲聲色訶詰不輕筆楚須臾霽矣寄逕宋或竊其冠以迓邏者大索戒勿推宋太宰服其量知隸人門志路之竊金而不言也門尋病使人問之左右掩口盜固當病何問爲子愿愀然是事

我久柰何令受穢名以沒隸農得盜粟者束詣吏趣貫  
之楚有童子試而挾書三木囊頭子愿語部使者壹赦  
幼弱脫其械人有中葺之言不答無已則叱去胡不畏  
釋氏犁舌獄泰山行宮之毀也邑子端松募繕介而詣  
邑令藥公通力合作而表松門爲善士死則會葬爲傳  
其事廟祀關壯穆邑西偏有靈應邑人廩廩釋回增美  
焉子愿服食器用質而雅儉而易求絕不爲竒曰竒生  
恠恠生無常是產禍也文法兩漢六朝間及周秦詩具  
諸體不名一家劇字琢句務極新藻篝燈擁衾沉吟不  
輟覺所未安起而更之草凡十數易有集行世臨邑南

宮志事核而文無曲筆人以比康武功顏隨州童沔陽  
郭江夏倭事起畫便宜十許條萬開府許給事嘆曰先  
軫有謀胥臣多聞子愿兼之矣語具集中書法鍾王虞  
褚顛若禿素而深得右軍神體觀者造次殆不辨畫則  
入黃趙董馬堂奧家有澄清堂黃庭蘭亭諸帖雲中君  
王右軍杜子美象子瞻枯木子昂墨竹所最瑩精故舉  
筆徃徃類之極爲海內所珍辛亥春

上語內豎以邢某字扇進覽偶得之某黃門所

上欣賞命女史學其書邢司馬平倭至高勾麗有李狀  
元妻託致書子愿願爲弟子恨左衽不齒中華耳朱宗

伯出使從人適携其字二幅購之黃金同價琉球使者  
入貢願小留買邢書去自李于鱗後天下士奔走弁州  
太函子愿晚起鼎立性復喜客客來致餼授館多至十  
百人遠至經歲房蒸殺蒸終承權輿別則計道里具資  
斧昔者齊衣冠之會垂橐而入糶載而出然施惠如出  
責子愿所羞也好茗飲品第江南人所餽有鴻漸魯望  
之致家釀清絕其名寔盛求者塞路所取給惟吉貝無  
他物歲比不收太公私濟之既分諸弟入日薄不足更  
費晚年客益填委書畫外酬幣宴貨鮮矣對酒談謔鋒  
起三教九流直能端辦之博能上下比之窮日夕應答

無外迂坐立無欠伸年垂六十目無纖翳燈下蠅頭書  
不爽黍杪齒利噉堅步履矯健游客言邢先生精神包  
身文史滿腹異人也初爲御史夷陵王篆慕名以子同  
社人制義請子愿序爲重忌者乃生之言抑之久而論  
定是夫也不援而進不阿而退臺司以下高其誼或迂  
道往訪如見卧龍鳳雛推轂于朝章十數上陳文憲修  
國史議以子愿及二三儒碩載筆會卒不果王元美郭  
美命屠長卿焦弱侯趙夢白馮元敏極所推許黃司馬  
撫山東十二年尉薦殷勤甚備高孩之尊爲海內一人  
斯爾時顏其廬一代龍門云子愿故壯無疾而陳孺人

遺長子王瑞有美才死無子哀傷踰年遂病四十日神  
不亂既革援筆書曰天高水長學則如此止惟五峯小  
圃未成西漢書未爛耳子更請卒無一語自理襟帶正  
容端坐而瞑其夕陰雲四起烈風雷雨俄而天鼓鳴逾  
日顏若生趙孺人夢子愿作道人像從竈竈出躡五色  
雲鼓吹擁道而升歲在萬曆壬子四月二十有七日距  
生嘉靖辛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六日年六十有二元配  
陳孺人蘭陽主簿公完女繼趙孺人平原太醫吏目公  
燿女按察使公焯姪也五子一曰王瑞廩生娶副都御  
史馬公九德子禹州判官公光明女二曰王稱庠生側

室馮出娶德平尚寶葛公昕女太子少保端肅公守禮  
孫進士知臨晉縣事如麟公女弟也三曰王藹趙出娶  
思州太守殷公盤女少保太學士文莊公士儋孫也四  
曰王<sub>大</sub>與<sub>稱</sub>同出聘平原廷尉宋公仕女五曰王嘉與  
藹同出未聘女五人一適齊河元戎尹公秉衡子指揮  
使功懋一適禹城給事楊公士鴻子太學生燾一適樂  
陵憲副史公邦直子戶部主事高先俱陳出一適同邑  
副使王公再聘子鍾恒一字商河典客田公某子裔孫  
女一王藹出未字余長子愿五歲而才行遠遜之子愿  
引爲知己病時<sub>呼</sub>余不置仲子臚列行事萬餘言與

史民部參稽之以屬余志余文不中子愿衙官亦愧謝  
其子若婿然何可辭銘曰嘉隆中興作者七子歷下李  
君實執牛耳白雪聲希高樓尋圯中原靈氣垂欲盡矣  
東阿益都相紹而起介先後間邢子愿氏雖則師友而  
名過之英英繡虎粲粲色綵旁及書畫冠絕當時無翼  
而飛無蹕而馳人所曹好君復勤施以被九州以媵四  
夷較李于海蓋未曾有其才誠美其德良厚其事親孝  
其字身及廉而能平毅而能受和而能辨坦而能守譽  
之不矜毀之不醜可藐三公可群匹夫死生貴賤久要  
靡渝與俗俛仰與道隆汗與物應迹與天爲徒生也非  
偏沒也非無若弁佛地若陟仙都泰山巖巖爲君之象  
東海泱泱爲君之量金石竹帛斯文未喪尸祝俎豆遠  
邇相望綺與子愿孰者克尚容棺一丘是無盡藏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

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王公墓志銘

王之系山瑯琊晉居山陰唐徙黃巖宋徙永嘉其里曰  
英橋四傳爲樵雲公毓能詩又三傳爲通政公鉦鉦生  
子祭酒公澈叅議公澈澈子憲副公果叅政公杲杲字  
陽德所謂陽谷先生者也叅議公年踰四十無子元配  
潘宜人禱于神得吉夢生憲副公踰歲復生公公有異  
稟少從憲副公受禮經敏悟絕倫叅議公攜之官司馬  
聶公豹宗人兵部公奇其才所習自舉子業外蚤選



子史含咀其英華而出之爲詩賦祭酒公見而悅之道  
從太史盧公淮學學日進遂爲郡諸生徐文貞公所識  
拔也叅議公謝事家居好行其德修族譜建祖祠發廩  
賑饑公皆佐筴癸卯舉于鄉領解者山陰沈公東一見  
爲莫逆交游南雍程文恭公歐陽文莊公深器之久之  
倭夷入犯公從諸父寺丞公諸弟少卿公集鄉人爲兵  
勢甚張倭不敢逼衆謂易與耳公獨搖首曰必築城聚  
守乃可言安衆多口難與慮始又三年倭復來寺丞少  
卿死于難衆乃服公先見而憲副公官職方疏請築城  
報可公身爲植計費萬金出公橐者半城成而倭復來

卒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也當偕計以城故兩輟不赴而  
從子郡丞公舉於鄉公挈以行遂登進士沈公爲給事  
中直言得罪繫獄十許年公家居數存問不絕至是代  
其配張孺人爲疏請釋夫罪

肅皇帝矜之惻然由此得解已授常州府靖江令靖江  
故江中洲耳盜賊逋逃藪公拊循赤篋而徐以法繩諸  
爲奸利者不嚴而治有東西兩朱家背皆雄里中因相  
讎怨立爲理出任卹如故而又新學宮督課諸生諸生  
斌斌興起兩臺言邑小不足煩公請調之常熟靖江民  
詣闕乞留不得首至謁子游祠祠圯葺而新之而更建

文學書院置田若干供歲時享祀及諸都養費邑某子  
甲官侍御多納亡命摘發無所避邑人歡呼載路他善  
政不勝書召入爲兵部車駕主事大司馬蒲阪楊公劍  
州趙公世所推名臣事每咨決公而行

肅皇帝崩

穆皇帝從裕邸入受遺詔有旨如

毅皇帝故事陳兵九門公言

毅皇帝晏駕

肅皇帝遠在楚陳兵固當

今上已居大內且夕勸進登大寶陳兵何爲者遂罷旣

改元公領詔宣諭山東南直隸便還家上冢而越適缺  
銓郎人言公可小留公曰君命不宿於家遂行已遷職  
方司員外郎疏薦譚襄敏公太保戚公宜調北邊而戚  
公募練南兵數萬公從中酌兵食便利一一施用之

上大閱京營以公稱妮有方賜金幣尋晉武選協司郎  
中已晉正郎覈武職世系功勳吏胥無得高下其手令  
丙錦衣衛寄銜者無與衛事千戶葉先春黃緣中貴人  
執事裕邸以從龍恩希管事公持不可故大司馬伍公  
以剪宸濠功任子錦衣千戶其子孫皆文學取科名至  
孫始請襲或以年久遠不許公曰所不宜許者功次不

實耳王新建之功非伍公孰爲始孫許之節非伍公孰  
爲終此灼然人耳目三公賞延于世何得不錄伍公大  
司馬如公議已出守大名大名土沃而民愿公鎮之以  
無名之樸而建元城書院簡十邑士雋者數十百人以  
經師肄習之若少傅司馬李公御史中丞魏公兄弟咸  
出其門經術節義後先相屬大名由此爲天下望國已  
行鄉約保甲法化民羯羠者蠲馬地銀積逋平亭賦額  
輕重適中于今賴其賜凡三年遷湖廣按察副使備兵  
蘇松常鎮四郡公故習吳事上海防運道利害凡十餘  
條而身沿江自圖山至白莽福山凡八百里得金山之

柘林青村吳淞之川沙南漚江陰之楊舍太倉之劉家  
河浚隍崇城增兵列戍首尾相應造沙船別爲三翼輕  
舸助之製諸火器較射步法匠心獨運纖悉畢備倭來  
寇公率衆禦之奪其舟下令無濫殺得閩越人遭倭患  
者數百人遣歸朝議嘉公功晉右叅政仍鎮四郡如故  
已請留弓兵民壯銀四萬請蠲積逋數十萬而采漕政  
所宜興廢著書曰三吳水利考吳人奉爲挈令春大雪  
河水盈尺漕艘膠潤州無算公計集民間水車輓湖水  
以益之漕遂通又開孟河濬練湖百餘里又議漕粟當  
改折明有六利而陰去四害胡中丞題之具疏以聞而

省臣疑公是不任漕姑以自委耳劾公得調公聞之欣然卽日命駕歸當其少時爲別業陽湖四山三溪所會也城居墨池里鄰華蓋山大玉洞天則構玉介園池臺泉石之勝甲於郡歸而謂友人是物真爲吾有矣黃門公使我釋重負而遂初服吾甚德之政府廉公才不宜在草野卽家以故官起福建所知勸駕公辭不拜命或謂卽不拜命宜致書謝政府公曰計之熟矣令附執政而得官何待今日亦何至有黃門浮言也復增治兩園奉憲副公及從弟鴻臚公叔本微時所等夷親知置酒高會鴻臚公解音律公爲小令度新聲以佐酒籃輿畫

舫嬌歌急管申旦不寐以爲常人望而艷之若仙監司部使者干旄羔鴈數過公就問國家大計若方輿形勢九邊阨塞軍實屯政食貨戶口鹽筴水利疊疊中窾會無不灑然動色克然滿志也其於堪輿家言尤極精詣郡學南吉山故有浮圖號文筆毀於颶風爲復還舊觀而廟堂黌舍亦歲久不治治咸堅好更市民間地疏池注泉有司病物力屈損公橐金踰于不知于邑太倉無錫科第多元魁談者率推公樓塔功里中名勝若東山孤嶼僊巖東甌王廟鎮寧樓鎮東塔先後繕治費不貲而于先世丘墓封樹彌謹未弱冠喪母潘恭人同憲副

公廬半山墓早夜哭甚哀比喪父亦如之繼母張恭人  
年與之亞身上食問寢不令女奴代也憲副公理尙棲  
約門無雜賓公日不廢絲竹客常滿座殊不爲忤其喪  
兄也不減父若母孝友廉讓信于妻子式于鄉人德宇  
寬裕人無貴賤賢愚卽之温然非義相干不徇不拂而  
默使人意消築塘除道成梁饑予粟寒予衣沒予棺三  
黨之外歲不下千人日雞鳴起盥櫛或子弟諸孫執經  
問難或課家僮灌園或召客出遊或過從親知終日應  
接無湏吏暇強有力者欠伸跛踣而公神益王每燕集  
首倡爲詩屬座客和之春秋八十四矣噉果餌如壯夫

耳目之官不衰却杖而步燈下作蠅頭字是年伯孫爲  
學使者所錄高等仲孫補博士弟子員值公與陳恭人  
生日舉酒燕客客倍於昔公酬酢倍勤四月命舟歷覽  
郭外諸勝歸數日寢疾不起與子孫訣惟母忘孝義先  
訓而已是爲萬曆庚子五月二十有三日其生正德丁  
丑三月十有七日葬于陽湖所自卜也不佞受公知久  
武林之除深以密邇公爲幸而遽已矣公子季中以墓  
志相屬坐不稱職左官愧負公國士之遇強而具草其  
言無文其事無溢美也男子一人光美卽季中大官丞  
孫男子二人至直至京俱諸生不忝烏衣門風女子一

人爲吳恭毅公裔孫諸生一畿婦孫女子五人太學生  
林承鐘諸生梁玄衷指揮使陳之煒吳孝廉子明登吳  
文學子至寧其婿也曾孫男子一人欽瑞公卒兩月督  
學使者以兩庠諸生及郡邑諸有司請祀公學宮所著  
玉介園稿二十五卷藏于家其儻環瑋經營大畧與  
風流標致差可覩焉銘曰東甌左海百谷王粘天浴日  
貨旁唐偉哉王公受厥祥以表東海風泱泱爲令爲守  
稱循良出爲藩臬入爲郎文經武緯何不臧豈必用行  
舍卽藏八十餘年多居鄉畏壘之民穰庚桑通耶介耶  
道何常我欲名之名無方天錫純嘏壽且康子孫逢吉

世青箱春秋饗祀國上庠大知大年得全昌東海之樂  
大相當萬物一齊孰短長豪末丘山地稅糠無憂楸柏  
實公良海若與公魂翱翔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張公墓志銘

田南張公與先方伯同舉進士公爲衛輝守時先方伯  
叅議河南某趨庭之暇驟舉公爲守狀以詔孺子識之  
此古人之行誼也又十餘年某視學秦中而公來爲副  
使侍坐隨行公無所讓嘗置酒鴈塔公與同榜叅知盧  
公兩人南鄉余與諸年家子東西鄉諸年家子有爲門  
下諸生者公不可師生之分與父執並重若東鄉居前

諸生退居其後庶幾兩得某敬諾秦人士來觀以爲有  
禮未幾公以汰枝官歸某亦遭先方伯喪不復相聞公  
卒二十六年而某官晉陽詢其子孫則孝廉慎言輩繼  
起矣又踰年慎言以所爲公狀乞某銘墓義不可辭按  
狀公名昇字某某別號田南父某以公贈某母某以公  
贈某公家本窮空捃拾自資羈紲成童嘗供廝扈之役  
爲暴客所苦不勝憤激迺就學無從具脰脯塾師嘉其  
志爲授章句日數行已忽開悟數千言立成誦愈益鑽  
厲篆刻寒膚皸腹不倦也弱冠爲諸生從邑長者游得  
其書輒腹笥之無遺以易舉省試會父病謝不偕計吏

父勉自力兒無以老詛我公陽應退而憂形于色一日  
之養三公不易何論進士託他故不行明年仲春父卒  
鄉黨宗族稱孝焉庚戌登第除知清苑縣縣距都門三  
百里而遠四方人寄徑什八九供張率取編戶漫無經  
紀吏乾沒太甚令懼失使客歡不復問公具爲等則籍  
記之民以差次受役不爲吏所紿會歲饑疫發廩治糜  
課醫治病遂精軒岐之術所手療必瘳四境無流徙死  
亡隣國願受塵者塞路諸臺取其法布之畿輔爲挈令  
已疏于朝詔賜金幣凡民訟不責贖及應坐胥靡鉗春  
以輕重多寡種桑棗若干田野益闢暑無暍人薦章凡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墓銘



數十上而墨相柄政給事非千金不可得侍御史殺十之二公亡何有僅得主戶部尚書郎事分宜敗稍遷駕部郎以母喪歸哀而柴毀然喪祭一奉考亭禮法免喪補司寇郎三日而守衛郡公恒言守令親民而令益親吾爲令所欲行率見格於守每以爲恨今何得爾蠲不急之征裁無名之費民所疾苦悉詣閣自陳而斟酌布之首斥令不飭簞簋者二人其一束以屬吏六邑令人人愧恐勤卹民隱無不得申其志老儒王生賢式其廬就而問焉生亦洗濯其心直言無諱求不負公知豪某依輿援漁食閭里捕考正法貴人爲關說不聽邑丞尉

掾史有過必詰見爲難事廩廩每懷靡已已部使者行縣若豕宰計吏諸丞尉掾史得自完則益戴公今而後知藥石生我也衛水諸渠股引以灌田烏鹵稻梁公循故敖公蹟而增修之民部郎某妄謂妨漕議塞公具圖地勢水泳於漕無損卒不能奪郎大恚而郡人頌功德比于鄭白矣察舉治行甲兩河擢副陝西憲事備兵固原秦督撫數推轂公可大任而御史某與公多撐距蜚語乘之坐當徙官公去不顧家居十許年言者交章請錄遺佚起家仍故官治屯田尋改河南備兵天雄從部使者慮囚多持平例所請讞駁難數四終不變部使者

故嘗爲公邑令嘆曰張使君居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  
今當官奉法判如南山不可移賢者固不易識如此條  
畫實政八事趙魏人至今施用之遷叅知河南事治單  
懷于其家密邇輒納節自免曰吾遭讒中廢不自意復  
及此安得昧止足之戒以貽林慚澗愧耶歸掩關掃跡  
請謁不行州若邑不知有公而邑籍田更稅間架民恫  
恐不樂生公慨然曰士大夫民之望也民情不能自達  
士大夫復不言其奚賴焉吾生平不私于人庶幾有知  
我者見聽力言上官以免義倉法行捐其廩粟倡之里  
人慕義輸者繼屬爲定欵散之式寬子息招來者久之

市猶乾沒公私大困獨公里便宜如故穡事告成先公  
稅而後私賦病者良夜叩門必起正衣冠而調藥給之  
其在死法者助之藁糶他焚券平糶收介特卹筑獨事  
甚衆公齒爵于鄉最尊無貴賤長少必婉容延接尤耻  
言人短郎志公者謫守澤或言是夫褊中將修郤亟自  
謝過公笑曰吾爾日爭論知有民不知有我若誠督過  
我而以空言謝無乃謂我匿怨友人耶任之而已郎亦  
卒無所加于公其後分陝前御史詆譏公者爲同僚聞  
公至急引避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面孔復對張公  
公絕不形聲色秦人以爲口實其濶達大度類此數以

孝第仁讓訓誨六戚四隣脫有小忿得一言居間立解  
聖人瞿然顧化無通賦無犯于有司者病革子孫環跪  
受遺命曰謝安石有言我常自教見何待今日無洵涕  
無怛化遂瞑邑令王君爲表公里比于鄭鄉博士弟子  
員上書奉公祀學之鄉賢公生正德甲戌正月十有一  
日卒萬曆庚子四月十有五十年八十有七葬以卒之  
年十有一月一日墓在東山之原元配尹氏贈恭人繼  
室王氏封恭人俱先卒王家宰有誌再繼馬氏副陳氏  
子三伯天與諸生娶于氏繼柳氏知州遇春女仲天和  
諸生娶散官王重光女繼韓氏副使君恩女叔天驥太

諸生娶田氏繼延氏伯叔陳出也仲王出也女五婿趙  
守國馬國相尹出也諸生馬負圖孝廉王兆河王出也  
諸生鄭清陳出也孫七人慎言卽丙午鄉舉者娶光祿  
丞馬世德女繼貢士粟實寬女和子也慎修娶諸生李  
渥女慎德娶庠生馬負圖女繼陳進策女慎樞聘諸生  
馬遵道女慎機聘諸生趙鳴鷗女驥子也慎思娶武選  
郎韓范女慎術聘姑夫王兆河女與子也孫女五和女  
適諸生孫立相與女適諸生馬一蛟李一桂餘未字銘  
曰賤不降志貧不失身學不徒業仕不遺親貴不凌物  
富不妨仁進不競躁退不逡巡譽不矜詡毀不嫌嗔生

者假借迺反其真子孫委蛻作受卽因不言之教能敝  
不新于嗟張公古之天民

湖廣布政司右叅政陸公墓志銘

余領潁州節則合肥在部中士民往往言故合肥令陸  
公之賢也將入界有以百金饋者駮而遠之騶導供億  
務爲貶損省嗇革內書毋使示權筦庫吏私貸民取子  
錢坐如率而嚴扃鑰啟閉必衆屬目焉民買太僕馬先  
予直之半馬入而直不給或輸賦于郡郡邑吏侵牟其  
中轉輸京師往往以盜論戍爲疏四大戶而詔以出納  
贏耗之數吏莫能爲奸矣比要戶口富者多庾蔽詭復

而單產孱民徵發如雨曰彼音丁壯應爾公蹙然曰夫  
夫子然一身何所取財按賦之九則而上下布之富以  
募貧以力民使之至今歲旱步禱雨大澍有年亟收糴  
備不虞國無積滯無困人公府所需諸貨無得摧直商  
願出其途或投匭訟人罪呼其人詰之故嘗有怨乎曰  
某僧以調婦受撻召僧驗其書良是遂伏辜嘗宴東郊  
指百步之外招搖而過者驛猶某也攝之果然所經目  
積歲不怠曰若嘗以某事入吾庭皆吐舌稽顙反走而  
以爲挈瓶術智挈鈴取名不恒用也兵使有所惡欲予  
死比郡守將壞民居自廣郡李以鷹擊示風裁傳致指

軍使於獄皆持不可前令請獻不以時株累死者率暴  
道路下令自疎之鄉鄰有鬪以白晝行掠相告言治其  
罪而實蔡公有弟悅市人妻而挑之妻怒愬公繫頸庭  
下對簿自怨艾乃已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集諸生秀  
者日省月試而爲祠祠包孝肅余忠宣授其後人田以  
供歲事故合肥士大夫敬愛之細民歌詠之悅尼而來  
遠勒石紀政績焉諸臺使考上上薦于朝二十有四章  
以治行高第召而所理指揮使奉八百金爲謝諸賈人  
亦以千金致饋曰有如前政吾輩折閱不知幾何是物  
也實明府毋錢而我得子也悉却不受已拜兵科給事

中論防礦盜若河西所以禦虜咸中竅會而 皇貴妃  
以生子馳爵父至都督同知公抗疏言如並后匹適何  
非所以明微遠嫌示戚畹退讓自全之策也中外躩其  
言又以武弁政出多門薦牘率以賂成宜一準撫按兩  
臺從之持節封藩諸王戒一切筐篚不及庭而故人客  
死者解其裝歸之已拜吏科右給事中當入覲覲臣口  
實發幣漁獵其民而賂貴人公爲令知狀深患之疏請  
爲厲禁所按劾文武臣十許人卽有與援不避而鄭司  
馬楊司空方負時名亦遭彈射中外矚目矣已轉禮科  
左給事中建白十事一大廟世廟別宮更始

睿皇做於

仁祖則統嗣兩得一復祖制日三朝以勤萬幾通下情  
一東宮侍御僕從必以正人而時令出閣講學親近賢  
人君子一均宗人祿秩一舉選無以資格限人一經義  
易叅程正叔傳春秋無舍經而用傳雜以支離附會之  
說三禮不可偏廢一汰諸緇黃無印牒者使歸農一謚  
法美惡並用以輔章瘳一大小臣入朝一紫而降服於  
諸署與外臺爲非禮復議從祀考儒許臣虜歐陽修  
緣濮議進未愜衆志也已典試南越得劉景辰爲名御  
史人以擬楊少宰一元一元亦領解云事竣過合肥合

肥父老子弟逆之境捋鬚相勞也幸留爲三日飲公曰  
使臣不可稽報命爲嚼一卮酒而行衆泣下沾襟公亦  
泣還則攝其村事而太倉相子衡領解衡故東南才士  
會太倉與言官以事齟齬因言衡中式不當而株連十  
許人太倉請

上覆試有養之常祿之外以廣孝也語共指其謬御史  
大夫吳公曰此意指圭田而發衆語塞而猶求勝公言  
凡擊衡者不爲其子爲其父耳有才如衡而以父不得  
收無貴象賢濟美矣已遷刑科都給事中疏正律條慎  
赦詔清淹禁懲貪風而李公沂言事忤

上旨禍且不測率同官以諫科臣有言責不言則當罪  
今反罪其言何用言官爲沂不勝款款之忠觸犯忌諱  
陛下宜寬沂以章聖主得直臣之美脫不免杖下翻成  
小臣名虧損聖德臣官刑言刑惟

上憐察李公得無死杖下而會推冢宰朝議于商丘僊  
居分左右袒或譖公是附太倉而抑商丘者以年例出  
公叅知湖廣政事公十四從父入蜀德清蔡公汝楠爲  
學使公就試取之移文浙學使不果而族兄有欲攘之  
者公不聽時伯兄力能得之郡守公不屑也二十二甫  
爲郡諸生宣城屠公爲學使拔之予廩食入省試當領

解以策中語觸時禁罷丁丑舉進士聞父喪歸越三年  
奉廷對或薦公政府可得及第改吉士拜行人公力辭  
而受縣其持正如此乃不勝憐才一念與好事口相駁  
應爲卿而不見容豈非命哉叅政治澧州澧受楚南境  
諸水漢伏波爲護城堤歲久圯水逆行民構巢而處懸  
釜而炊計費更築爰有寧宇焉事在龔侍御仲慶碑中  
九谿衛屯田徵糧八千以民糧積逋增屯糧四千公履  
畝括田均其賦事在袁洗馬宗道碑中衛征徭若火夫  
官馬牛及習學丁操申單通關弊竇滋多劑量釐正衛  
人踴躍有更生之慶四封多盜禽雉無遺北地李公爲

開府深所甄賞而侍御史某修舊怨爲蜚語中公當徙  
官公嘆曰吾生時夢騎神羊周迴天漢至黃鶴樓止焉  
夢徵矣夫已氏安能使吾不遇哉遂謝事歸年財五十  
有三于禮應服官政也公父滿嵩明州同知娶屠孺人  
無子副之者葉孺人生公及伯兄攀龍既娶鄭孺人善  
事父母就養無方屠孺人謂公吾急欲抱孫誠得如兒  
之母以助造必多男子無何三孺人相繼喪鄭孺人所  
舉子復天而公哭母特甚或以母卒日犯俗忌當更損  
子無入歛公呵之母死不歛卽其子生猶死也夫神寧  
有割人母子之愛者卒殮如禮三上公車時父誠之吾

陸氏舉于鄉者二十人舉南宮者半之無祿而兄蚤世  
兒不第宜乞一官公第而父不逮見徒跣奔還幾於毀  
性族諸貴人據湖勝以居父居里北曰後有興者當圖  
南室不戒于火父姑葺之而族貴人中葉故廬且屬他  
人公稍復十五以成父志諸葬父母費以身任不煩諸  
弟在澧有蠻夷酋長布庭實以獻吏白往事必納之非  
我族類生疑懼也公曰馬如羊不入廐夫非御夷以清  
白之明驗耶其在嶺南歌鹿鳴燕嘉賓有兩金卮強而  
受之以存問所善兩故人故公家無長物獨善治田人  
爭取賤賈公取貴善隸農春貸之種比穫不過責息人



樂受公田積穀致富而好施爲義田贍諸兄弟再築室  
與之居長幼異食強弱異任諸猶子女婚嫁若姻戚鄉  
黨饑寒疾病死亡者資之如外府居約時人或侮之旣  
貴不復校更經紀其家生平於舉子業極有精詣友則  
高公萃李公尚默所宗則茅公坤持以衡士號得人合  
肥劉尹濟竇方伯子儻嶺南劉侍御而下何廷尉熊祥  
聶水部桂芳輩若而人于鄉後進所稱許必成名庚子  
登賢書者三王嗣奭林德龍李遵其著者也其舉武士  
稱是里居十三載課耕蘆畔田與老庚相朝夕或延所  
知手談詭浪有齒及朝事掩耳不欲聞中丞劉公以公

有力方剛推轂之謝不應病革出粟帛徧贈親屬故舊  
乃瞑其年萬曆癸卯四月二十有七日距生嘉靖戊戌  
六月三日年六十有六公名懋龍字啟原別號珍所蓋  
唐宣公裔大理忻始居山陰提舉升之始徙慈谿升之  
孫元始徙鄞元子義台州路千戶義子遂以孫康僖公  
貴贈刑部尚書遂孫宐有學行舉于鄉早卒婦徐以節  
旌宐子偉偉子鋹俱以貲拜官則公曾王父王父也同  
公舉于鄉者衆與標門閥之盛四明爲冠公所著世恩  
錄大都可見矣元配鄭贈孺人謂鄭多女德也以其姊  
繼封孺人初艱于子過寶應湖禱于神而副室舉子名

之曰寶敬身其字少慧家世受易令受春秋而著家政  
訓之時耳提面命曰聰穎天授母自好貴介生授母自  
傲父母所殷女資女學女其勗于師訓哉敬身以高等  
生入太學上舍蔚有時望娶聞豕宰公淵曾孫女女字  
福建按察使楊公德政子諸生秉恂孫男經聘湖廣副  
使周公應治孫女孫女瑞芳字某應治弟諸生應辰與  
敬身友善爲公狀其文與衍宏深而又介憲副公以書  
來屬爲之銘曰天下眷眷夫何所起仁義撻人溝脊之  
儒河漢斯言言豈無因當今之世衆趨羶行廉吏直臣  
何以名廉寔數養局厚祿反貧固而用安刻而猜禍傲

而多嗔何以名直摘抉細微風波之民肯公植黨先發  
終口轉爲囂器猗歟陸公行舉天性飲和含醇廉而不  
劇直而不絞常常純純素履之往一龍一蛇與時屈伸  
內省不疚毀者奚怨譽者奚親誰其似之松栢竹箭有  
心有筠上帝嘉饗錫爾祚胤文藻雅馴歲爾葬事宰木  
旣喬協氣輪困伐石作考其德靡晦其名靡湮

雲南按察司副使歐陽公墓志銘

余與歐陽公同成進士公亢直練達而余佻不習事公  
數教余切切惺惺如也已公自令拜給事中余承乏史  
職往還益稔余嘗戟手而與人揖公輒批之他藥石生

我之言不可勝計無能奉以周旋坐謗補外甚愧負公而公亦不安其位出叅藩福建矣當江陵相國匡輔少主綜覈名實懷水暑月亦有霜氣而二三里人附麗之其說在江乙之論狐虎也故事從給事中起家者醲金爲會卽貴至公孤後進抗禮夫已氏官纔侍郎欲公謁稱晚生如弟子公不可又江陵之門人由吏部郎官九列其門如市公第馬首一識面而已而會公以封王請兩人乘是中公夫悻悻者欲避政府博名高耳則公所由叅藩也旣量移滇憲副當大計憾者授意陪京臺省楚人居方面應糾劾者四人余與陳司徒伯舍在陝

劉觀察元甫及公在滇陝滇之兩臺跡余三人事不得而公適與滇按臣忤陰構之陪京則公所由去位也蜀入滇有二路西路曲靖皆東川烏撒烏蒙諸土夷供廩傳而東川夷與霑益夷關道不通曲靖疲於奔命公悉赦夷舊惡不問招徠安輯之收事如故奏記中丞報可武弁楊惟中故與東川有連而坐事爲中丞所笞憤而走東川給其酋長曰歐陽公陽爲赦而陰實欲殲爾曹夷恐事幾敗公密投計禽惟中錮之獄按滇御史者亦楚人不欲言其名惟中重賄之甫按部檄釋惟中衆唯唯獨公爭之強累歲之功壞于一旦萬人之忿拂于一

言何爲者御史曰是執政指也公曰執政誠明見萬里然惟中繫獄甫三月何得卽聞京師漢昭帝所以發燕王書詐也御史語塞已入棘闈公得朱中丞運昌卷奇之宜領解御史不善也公抗聲言是異日名位不几何但成進士御史謂公嘲其非進士有慚色而奪于正議抑置朱公十八御史有所狎麗豎其妻亦得入侍至爲充諸生籍入太學衣冠掃地矣一日公與元甫見御史置酒酒酣御史起言他鄉遇故鄉人不啻弟兄室有語不相告以外聞可乎公因歷數豎怙寵倚勢諸不法狀御史強諾而啗公滋深矣讒是以就初公令義烏義烏

人輕生好鬪而東南倭警徵爲兵民去南畝徒步領麾幢因以武斷鄉曲視有司無如何公仕一月而徵兵檄至廼下令曰良家子故與奕冒稱膂力習枝擊者有刑幕府所遣都護輒立營伍及邑人私召募者有刑罪人竄入者有刑一一親勾稽校試之則有偷魁十三人亡命而跳之尺籍伍符者論如法中丞谷公嘆曰書生筮仕而幹局若是乎左司馬汪公前令義烏聞之亦貽書相慰勞也諸生金效良兄爲怨家所覆沒效良代就訊郡李夙有郤效良而怨家賄李坐效良御史李鄉人信之獄不得反已御史謝公來公涕泣而爲效良白見寃

狀謝公大喜使聖世無內匹夫溝中使東海無三年旱使御史不愧風紀義烏令之功也寧獨金氏已御史周公欲履畝均賦公上書御史物不得其平則鳴義烏民之平久矣奈何導之使爭不然者衆實有口其可防乎周公以爲允予上考而宣其考以風示諸人其政務恤單赤而抑豪右無藝之征不急之作所省殆盡義烏人德之公歸田十年而爲德政錄又二十年祀公名宦其拜給事中爲刑科已爲吏科右戶科左封事數千言斟酌民情國體非計久遠不發策如調浙兵禁私闍論漕運團營便宜于今遵用之其參閩藩則有兵政七條增

浙兵調邊官恤軍情儲饋餉備戰艘嚴斥堠選將領南海麗中丞以經濟自負而亟稱公石畫秦人李騏者商于閩其仇行千金邑令誣以大辟公廉得之庭叱令而釋騏令投劾去江陵人爲閩郡守迎公于郊嗔諸前導者騎而不下反唇相稽公好語之曰吾豈效井蛙修邊幅夫是等威之辨也諸監司莫不然若後日亦如是守內愧謝奉表入都江陵私人庭實纍纍公發幣獨薄因投諸滇寄徑江陵訪江陵諸公子當關以宿醒告遽去諸公子報謁卒不顧居滇未二年罷聞報卽襆被出同官不及餞而御史大夫顧益卿有意氣獨馳三百里賦

松下老人歌送之泣下沾襟已歸口不言時事身明農  
子孫受經邑大夫稀見其面當路故交無一字造請貲  
郎子無故殺其婦以百金爲公壽丐道地公盟于神却  
之里人某素詆毀公死而孤孫爲惡少所窘公拯之邑  
大夫重公公時有排難解紛而人卒莫之知也吳縣執  
政蘭谿爲少宰欲援正統間例破格用公公書辭蘭谿  
時人以方稽康之絕交云自少無一切聲色翫好唯嗜  
書嘗以頭風罷業父詔之曰吾從安福徙于潛先世丘  
墓在夢寐中需女以五鼎上冢不虞病乃爾公蹶然而  
起掩關下帷寒暑不輟十三經十七史杜氏通典丘氏

衍義無不研討而晚年儲書日富構大業樓居之諷誦  
日勤客就談上下千古網羅百氏如叩鍾如屑玉通夕  
忘疲也所著樹穀堂稿十數筆錄若干卷博雅中倫公  
蚤喪母張孺人事繼母任孺人孝侍父母疾浹辰不監  
寐居喪七日不食三年不脫衰或時夢而泣泣而驚寤  
寤而復大哭如此者終其身給事時奉使立淮王過安  
福展墓思父生平言流涕伏地不起宗人數百千人觀  
者感愴購墓傍田供祀事自是春秋必使使修魚菽之  
奠於宗祠省視封樹而置田永興爲道路費壯未有子  
子季弟之子東奎踰艾而後有子東奕東英要以孝弟

忠信樽節退讓爲教嘗爲余言義烏吳司寇家有禮法  
邑令造司寇則子弟衣冠者胥集肆筵授几上食行酒  
侍立無跛踣容故公家子弟百許爲士馴謹爲吏廉平  
所漸摩素矣公名栢字惟承號茂野夢遊十藪復號十  
藪主人生嘉靖辛卯六月二日卒萬曆乙巳五月二十  
有二日年七十有五余不見公者二十年甲辰夏如潛  
日從公遊見公神王敵少年蓋清心寡欲養盛之致類  
有服食然者度不百歲不止無何而傳公病計從之矣  
公正色立朝砥節當官浮沉里閭師表人倫雖婦孺皆  
誦說其賢不幸爲宵小所憎錮之考功令未竟其施而

又不及以耄耋期願稱命實爲之人也何尤屬續時三  
子請治命則曰吾于位不賤于年非天沒復何憾若曹  
守太父五字訓足矣乃瞑三子草公遺行累數千言丐  
余志墓中石爲孝廉以前主司鑒賞師友切磋家戶常  
有之事畧不錄而序其大者如左按公上世唐歐陽萬  
爲安福今因家安福安福之派有六居義歷者曰茂茂  
之後子炫徙臺盤公父綸徙潛以公贈給事中母元配  
曰張繼曰陳繼曰任陳任俱贈孺人贈公兄荷池公者  
有潛令逮而以身代受刑荷池公義之書家和福自生  
于堂病革口頌之不休所謂五字訓也其世德如此公

娶于劉封孺人爲公擇助造者楊實生奕英與奎皆以  
文行紹其家奎娶陶茂才之誠女繼娶太學趙某女生  
子煇聘劉茂才淇女奕娶慶遠守郭之幹女繼娶楚雄  
幕李鵠女生子燾聘劉茂才元吉女次炎未聘英娶邠  
州守初學易女生子煇孫女適四川叅議李之皞子廩  
生質亦奎出以卒之年十月二十有二日葬公于班灣  
穆嶺銘曰維歐陽氏系出神禹百世本支冠冕三楚潛  
沱之間繫公作古行有防表言有壇宇爲直諫臣爲賢  
明府藩臬閩滇疏附禦侮一星甫終遽以讒沮逐我冥  
鴻嗤他腐鼠表正鄉閭優游田墅子姓振振象賢繩武

踰七望八日衆父父身沉名飛神明交輔彼譖人者沙  
虫粟蠱行路則唾其家鬼吐墮無間獄公在帝所善惡  
之報遲速衰序史銘墓石昭茲來許

陝西按察司副使蔡公墓志銘

先大夫叅藩中州則蔡公與仲氏已先後舉進士爲民  
部郎而太公甫以明經除長葛令趨庭時先士大夫數  
舉以詔曰父不欲因子貴子不敢以貴加其親賢於人  
遠矣小子識之比余登仕籍而公守德安德安余鄰郡  
從諸鄉先生望公顏色侃侃如也已而見仲氏奕奕如  
也其居官多理外奇舉尋罷而公伉直不諧于俗後十



年亦罷然仲氏以金革之事再起卽未竟其用亦足爲巖壑吐氣而公長廢復有伯道之憾天道固不可測矣叔氏爲孟令聞公喪上書乞歸執喪當事者嘉其友愛至性顧於例不得許已擢北地郡丞將歸而治公葬手狀公生平行事泣而請曰可行父兄辱知於君家父子有年所矣今又得備下走幸爲志墓中石以不朽伯氏蔡之先人實靈承之余知公歷三朝垂五十年爲隳栝其大凡而志之如右公名可教字孟受別號虛吾生而有方格疑立矩步瞻視不移與同郡王雲衢司馬齊名督學使王良齊公兵使李脉泉公奇之父遣師事唐一

軒先生遂盡其學而脉泉公召之耶與其子相切磋所得蔬果輒納笥中曰家有王父未知此味不敢先嘗李公稱於人比之陸績秦竇公爲博士愛之若子謂其偶曰吾他日食蔡生報當過吾子孫自後直指兵使郡伯丞倅學使更十餘曹無不褒異公而學使馬公至以公不與第詰主司取其文頒示諸生賜金與偕計者等公益自負嶽嶽無所下邑令越包公少年成進士父尚未第徵名士爲文會公兄弟與焉或諷公宜以令爲師公艷然友其父而師其子可乎後與包公父同成進士觀政大司空省中大司空雷公故嘗左遷郡倅知公者也

分宜當國司空鄉人甚昵客請因司空以見分宜踐要  
路易易耳公不可尋爲南陽郡李門無私謁自諸王若  
郡長貳若官屬右姓咸以嚴見憚市猾偷長訟師羣不  
逞舞文犯科沈命舍亡窮治殆盡而有州大夫以墨敗  
其弟方給事中屬中丞未減公卒坐如律以是不得徵  
爲臺省僅擢民部郎大司徒高公廉其賢使主省中一  
切奏記已領徐州倉所賦漕卒金粟諸武弁不得侵肩  
頌聲載路旣代有羨麥三百餘石以賑諸生留爲部衛  
公費已擢正郎商人市內供香蠟未償直數萬金同舍  
郎以歲久靳勿予公正色曰縣官乃負商人責非體且

何以昭大信於天下故事諸曹郎入朝禮兵部曹恒躡  
居民部上民部郎以錢穀故號爲俗吏不敢與抗公與  
郎二三人有志節者爭之今大司馬大宗伯位大司徒  
下而郎不然不應官制諸郎目攝公一麾爲德安守而  
有嗾御史以惠文彈治公者矣其爲守政如爲理時陳  
帥子坐法應徙貴人居間卒不許督學使試廩生久次  
者四人公必倍之其課諸生日考月成不廢積楚人人  
感奮賓興爲盛以治行最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而寶  
博士已沒升堂拜母爲易善田百畝授其子秦人稱博  
士知人公不倍德兩重之云潼關孔道貴人往來厨傳

輿隸疲於奔命公多所釐裁御史其中讒刺公謫山東  
僉事備兵遼海至則誅卒之囂而叛者所部不寒而栗  
姚帥仲仁曹帥篋兩人相軋也姚譖曹而中以大辟公  
力雪其冤直指劉畏所公以劾江陵相下緹騎逮諸官  
屬不敢通音耗公獨往視而泣贈緹騎使母虐督撫倚  
公安危攝諸道恢恢游刃有餘地而忌者躡尋微駁遷  
行太僕少卿蓋左官云未幾以考功令黜時父尚良食  
左右就養無方爲別業蒔花竹果蔬田庚褐父徒步從  
遊物外之友同志之士談道論文賦詩行酒口不言朝  
事而有李侍御者悉公操行爲薦于朝忌者心儀公有

山之想尼之而李亦免矣歸十有七年母卒又五年  
父卒公年已老慕如孺子郡丞之除孟令也爲詩贈之  
曰蒼生疾苦時時問莫負人稱應宿郎入計便省公又  
誠之曰政者正也朝廷有正法聖賢有正理以吾從大  
夫之後家當復而坐郵供賦長且數十計吾誠無所恨  
竊虞時尚居官舍理法之正以博名高故相規耳郡丞  
聞公病使醫往視公答曰老病不易醫名醫粹難得自  
病易醫者三瘠日甚天實爲之醫其如何吾不貪生不  
畏死修身以俟之而已郡丞謂公進退不失其正卽死  
生亦然信哉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而爲邑志謹嚴

有良史筆其生嘉靖癸巳十月十有九日卒萬曆丁未十有一月八日年七十有五元配諸生張思濂女累封宜人繼室諸生胡槃女以仲氏之子廩生璠爲後從父命也璠娶黎城丞唐若葵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其世系詳父與仲氏志中銘曰維爾長才維爾高跬兄難爲弟父不得子位居弟次一間而已十有五年亦遜父齒以仲仲氏爲伯伯氏爾弟爾父于爾手死爾沒牖下叔不及視我思先民或不逮爾或爾相類是亦衆矣以爾血食子不必已以爾有聞其文則史漳水之濱夏陽之里魂歸來兮聚族於此

江西按察司副使向公墓志銘

今上四年丙子楚大比士御史向公爲政時江陵有子應試不第而余叔季兩弟並爲公所錄人服其公他相國子是年有第者讒口因間公於江陵御史乃假政府立名遂出公爲江西副使未三年卒葬北山之原凡三十年而仲子日葵來爲晉閩參軍始以志墓請曰先君子棄諸孤蚤清白無所遺葬有闕幸得事先生徼福叔季兩公爲先君子不朽夫先君子之生平先生所知也余覽之不勝山陽鄰笛之感迺按公之友桂君茂枝所爲狀而志之公諱程字宗洛其先浚儀人宋丞相文簡

裔靖康間權兵部侍郎偉從南渡家浙餘姚已遷慈谿  
有樂中先生者宗慈湖楊氏學恥仕元有爲獻縣令者  
死節靖難數傳至竹泉先生時正志節不羣娶湯郡伯  
女生永齋公恩文行重於鄉評用公貴贈御史娶王給  
事姑贈孺人繼陸文僖妹封太孺人陸實生公幼慧穎  
特甚受業王勾山先生之門深暢厥旨毘陵薛方山公  
爲督學使諸生無當其意者獨奇公以第一人爲諸生  
再越月舉于鄉至乙丑舉進士除閩令閩居都會號盤  
根錯節公彊力天性精於吏職宿猾舞文膽破齒擊每  
晨起視事日出謁諸司罷而聽訟獄課賦役所接見識

其姓名終不忘暇則延致耆碩若諸生談說經術問民  
疾苦夜分不倦凡理出冤誣若干事人稱神明久之庭  
虛無人胥史一日不受村若更生然治行爲七閩冠隆  
慶戊辰徵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疏請遠女謁戒崇飲  
先帝爲動容宰執有慕公欲燕見者公不可呈身御史  
識面臺官古人耻之矣尋出按遼陽遼兵數拒虜有功  
諸將忸而驕公董振擇之凜凜奉約束虜入盤山檄諸  
將殊死戰大敗虜去遼人士學鮮師承稍寬功令俾毋  
畏難和顏色而引掖訓誨之士樂從鼓篋遊泮水倍增  
往日遼與朝鮮以鴨綠江爲限侍御史行部至江介則

朝鮮王使陪臣致餽牽之饗公曰人臣無境外交況四夷君長乎謝不納豕宰楊公邑子官于遼怙勢而貪以計奏最公抗章白其狀豕宰引謝真御史矣陸孺人度公抗直而官執法或刻覈少恩別時以爲言公謂遼介在夷狄間其人推不盡諳三尺得情哀矜勿喜所寬貸數百千人題書報母兒持此爲母壽無長物也還朝值上踐祚公以少成若性習貫自然幼冲訪落宜慎其始上書數千言要在近君子遠小人母殖貨財邇聲色正蒙養以基聖功經筵進講章拘文法意不得舒請復古坐講禮從容開道數召宰輔及文學侍從之臣入直便

殿侍豫遊通上下之情周知四方艱難古今治亂得失識者以爲名言已出按應天屬江防弛大盜出沒無忌白晝斬關圍奪府藏金新安俗好勝善結納每有鬪鬪留都諸公卿居間吏持兩端莫能決公先以法繩當路私人之爲郡別駕者杜一切餽遺右族爲姦利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貪吏望風解綬惡少年竄跡盜不入界而數召鄉三老博士弟子考校其德行之熱畿輔爲之一變以母老乞歸子舍三年復除福建道尋按楚治略與應天同諸作姦犯科以力勢變詐自解者皆伏辜楚人傳相勅厲無敢犯旣以比

士失政府歡政府尚刑名取論決多寡爲殿最公輦感  
曰昔韓盧之取狡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此相君家  
子高語彼於時稱健吏而言猶若是聖明在御柰何以  
誅罰立威名吾將爲相公樹德其鄉人是年楚囚辟不  
及額坐奪俸遂有江西之命矣所部南贛二郡爲楚閩  
粵豫章之會大帽諸山延袤數千里盜負固伺間四出  
行旅居人戒嚴公訓肄士卒部署游傲置正伍長不得  
舍姦人信賞而必罰窮里僻壤有非常吏輒聞知大黨  
震壞渠率效首由是桴鼓稀鳴四封安堵而公不勝勞  
瘁病一日遂卒南贛人老小扶侍喪車爭奏酒炙中丞

蒙公及同事者余公哭盡哀公居常言論恒持名節當  
官必行其志無小委曲而事親婉容愉色唯恐傷之前  
母王有女適岑氏事之亞于母季父蚤世所遺獨子畜  
之如母弟振故舊婚姻之厄窮者多不可勝舉所著詩  
文奏議若干篇藏于家其生嘉靖辛卯八月十有六日  
卒萬曆己卯五月二十有八日年四十有九配楊孺人  
大隱先生女公仕學之優也孺人實相之執公喪毀後  
六月亦卒二子長日升邑諸生娶諸生葉雍女次卽日  
葵娶太史王應選女女一爲成都守張大器子興胤婦  
孫一曰宸邑諸生娶中丞葉照孫女二曰官娶給事王

交孫女繼娶表氏三日宿郡諸生娶郡守劉安孫女四  
曰寬聘諸生馮應相女五曰宮曾孫孟堅聘少卿顏鯨  
孫女體乾聘諸生馮文起女曾孫女字邑令錢某子某  
銘曰天方授楚柄臣獄獄海內之命斷於掌握誰其亢  
者神羊嶷角高明無畏犛獨無虐舉人於鄉與衆用之  
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人各其心惟天無私具嚴天威何  
虞人訾讒人高張以公左遷天不勝人不永公年彼炎  
炎者今何有焉公沒名存人定勝天

四川按察司副使胡公墓志銘

胡公名宗洵字師蘇嘉靖辛酉年二十有一舉于楚萬

曆甲戌年三十有四除判嘉興府丁丑擢判順天以母  
喪歸公除復任丙戌擢南京戶部主事己丑擢刑部員  
外郎郎中皆在南壬辰擢守叙州府丁酉擢按察副使  
兼叅議己亥歸田壬子正月十有八日卒距生嘉靖辛  
丑九月十日年七十有二公少時神采高徹如瑤林玉  
樹父贈公母恭人器之曰孺子必大吾門里人上郡丞  
董公商城令夏公黎平理黎公皆以易專門名家公從  
受學爲入室弟子個人中言動無所狎昵誦書率以宵  
分就寢雞初鳴盥漱起矣伯兄虞城公同學目公難弟  
吾益友也學大成十八爲諸生郡伯都肄七校士公爲



冠才藻清敏宿儒推讓其能既下第歸結同志爲城南社資令田公肅寧令郝公高淳令董公孝廉女弟夫王公余垂髫亦得從游其年虞城孝廉與余並捷鄉書恭人謂贈公往耳所夢二子龍升一子蠖伏其有徵乎詔公與虞城吾兩人能成若兄弟若兄弟何難成吾季季卒有樹也贈公日督課公兄弟屬望良厚而三上春官報罷贈公忽病卒兄弟私計三釜之祿未得一日效之于父今無再誤矣乃與伯兄同謁選人余惜公才垂涕泣而止之言諸銓郎格公冢宰襄陽鄭公公同榜也與余意合公復涕泣而告曰君不聞古之哀風樹思負米

者乎奈何以一第使我終抱大恨且謂伯也在則凡有弟兄者遂不必身養親耶余無以難於是伯兄除虞城令公除嘉興兩家遍輦母入官所以就養無方嘉興才士如雲士見公言論風旨度越人意表咸來問業臺司暨郡守試士擇而使公督學秦喬公奇嚴復東濕新功今所甄錄減往額十五獨公取士極一時選如大叅陳公少叅項公郡伯樂公其魁然者也公於吏事尤練習大猾善舞文莫之或欺兩浙糧輸京師最爲繁鉅度非公莫任者檄下寮諸里魁倚巨室爲囊橐因緣侵牟又善與錢通小染指則令不行罷絕一切問遺薪水酒脯

無所受諸役有犯罪不貫廩廩就要東而籍餘羨累千金歸于帑上官賞譽是蟬蛻濁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三年八登薦剡武林張恭懿爲太宰深知公遂有京兆之擢再任時

上兩幸山陵閱壽宮扈蹕賜金幣乙酉都人士訟言冒京兆籍中式若而人而椒房之戚有被放者藉爲口實上殊疑恠罪督學御史勅簡京兆諸僚有風裁者同新學臣考案之諸冒者多與援衆縮胸託故辭免公不可避難就夷非人臣之義也集京兆生千餘人使與諸言冒者庭辯之衆皆曰真則留衆皆曰冒則汰雖當軸貴人及左璫怙勢作威者爲關說不聽汰者亦心服公上密使小閹緹騎刺察外事號曰聽記其人絡繹以聞上輒首肯又使兩中涓立促還報公姑飲之酒而令十吏遞供書書奏不點竄一字

上覽之稱善顧左右書公姓名於殿柱事久而儉人有翻異熒惑是非者朝議爭糾其誣謾公名繇此彌起爲戶部郎司倉政出納明審掃除積蠹官民卒伍歌詠載路退食之間輯省身要語比于韋弦之警同舍郎中丞譚公有方格慎交遊惟公締衿契手其書不釋是躬行心得非空言比也居比部平亭疑獄數十百人法所不

原不畏強禦大司寇太倉晉江兩王先生重公諸爰書  
上問胡郎云何然後報論旣之叙州叙州故蜀淵府當  
采木征夷騷然繁費民羸幾卒首禁墨吏陽以催科陰  
自潤者裁冗役釐浮費定百貨之直因時高下有司毋  
得虐取男女婚嫁以冠筭期女毋得長男非軍興市毋  
得殺牛進諸生茂異者數省試之若劉僉憲時俊劉民  
部繼禮之屬蔚爲國棟今輩出未已也歲饑人相食啖  
白骨委積盡發掌筭粟更以其月奉易諸積粟家而作  
糜餬之屬吏能活千人予上考賦卹有虛者斥間行窮  
里空舍驗之所全濟無萬數而仲子方在娠其母偶恙

公憂形于色叙人匍匐禱神至入楚祝釐案上之眞武  
已而仲子生母亦平善遠近傳誦惟德感神如此語具  
大宗伯李公方伯李公記中至今叙人號公生佛而尸  
祝之不替三載考最贈父母妻如令甲兩臺疏公于朝  
曰誠可開衡岳之雲清足擬涪江之水二千石賢聲稱  
最十四郡德望推先請得擢蜀監司慰蜀人倚毗之望  
報可以憲副兼叅議守川北川北貴重主斷之豪閥公  
猶雀見鱣而鼠遇狸也無餘死矣公去其太甚嘉與更  
始而以公督全蜀采木事先首憲後布憲務在寬民與  
商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木皆中程冠於黔楚

司空紀功以需顯擢已奉表祝 萬壽便道還家與伯  
兄叔弟綢繆不忍違而伯兄健噉趣之行無何伯兄卒  
公大慟乞歸兩臺援止之中丞譚公與後先兩直指相  
齟齬而公故同舍事恒取裁流言交構盡成公歸志公  
歸矣日夕偕季氏及從兄延平公諸宗兄弟爲歡邑二  
三舊德月有會名曰從先飲饌衣履雅素簡要可方香  
山洛下云孫熊兩恭人蚤世無子晚得張孺人生伯子  
仲子潘醜修灑織絰組紉之事見卽饒爲之以隻身周  
旋俯仰間晝夜攻苦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所經越蜀兩  
京未嘗市玩好靡麗物約敕舍中兒亡闕外戶言笑聲

寂然僚屬環居嘗嘆曰胡公府中沉沉何至是每舉以  
戒其家人事諸姑姊姒姻家里婦人人允愜爲熊恭人  
遣女必豐客至籩豆有踐不頃時辦雖久亦承權輿以  
公甚愛兩子不忍譙何獨操之嚴公用是稍自優暇而  
孺人顧先卒伯子未婚仲子方龀公忽忽如失左右手  
流涕謂二子吾今而後知汝母之益我弘多其艱辛可  
念也預營宅兆曰必令而母祔我伯子游太學仲子游  
鄉校良娛公膝下居平除嗜去欲齋神保和不用巫祝  
鬼莫敢崇而比年喪王氏妹已喪季弟之婦與子已喪  
季弟已喪魏氏姊損歡樂之趣爲多因以病卒公篤愛

自諸兄弟姊妹外若猶子太學棧孝廉機文學樹棟棧  
杲楷若諸女之爲魏爲李爲黎婦者外生文學魏崑魏  
嶽太學王召孫登孫鳳翼孫鳳閣財相通學相成患難  
相扶持也吾邑孝友萃于一門矯國革俗翳公是賴族  
之人里之人周困厄解鬪鬪者始乎笄非終乎鮐背不  
可數計矣公卒遨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向方而道哭  
抱手而憂行者接于路越蜀之民就生祠酌酒或千里  
命駕會葬若陳叅知者心喪如古禮焉公上世石首人  
元時永春公徙白陽村三傳原靜公邑諸生四傳善道  
公以貢授青田簿徙縣西郭生潁州八公偉正德辛巳進  
士令永新守潁州祀名宦五子其季爲公父西朴公鈍  
仕膳宰以公贈叙州守公母黎雲南憲副遵訓公女弟  
累贈恭人三子伯虞城公宗淳季太學公宗沆八公爲仲  
元配武義丞孫公趨女繼宰增廣生熊公九女俱贈恭  
人子二伯根太學生娶封侍御劉公希阜女方伯公侃  
女孫也仲樟庠生娶叅戎劉公諮女女一適池州守方  
公遂子太學生士伯孫男二憲生根出聘余叔弟維柱  
女卽季公女之女也今俱殤繩生樟出聘廩生譚公如  
絲女臨洮郡丞公完孫女也女孫四俱根出長字孝廉  
王公應翼子疊太學公垣孫也餘未字以卒之年後十

有一月某日奉公命葬張孺人左銘曰士有家修而未  
能行或勉當官以博浮榮稽其素履月旦所輕矯矯胡  
公衆美斯并爲孝爲弟信于友生爲仁爲讓孚于民萌  
宦游越蜀跋歷兩京毋虐笄獨母畏高明廉而不劇矜  
而不爭蒸嘗遺象絃管頌聲汗隆在道進退以貞在鄉  
先進在國老成人考終命天靡忌盈鬱鬱新阡疇昔經  
營神則相之祐爾宗祊釐爾孫子騰茂蜚英玄宮作考  
偉哉令名南山巖石莫之與京

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常公墓志銘

淮入海由清口入江由大澗達湖自高堰築而江路塞  
自黃河厥淤而海道阻所受七十河水積泗州爲

祖陵患州人常先生畫分黃導淮策忤當路意坐阻撓  
奪官竄之編戶以陵歲受水撫臣周公用先生言上  
上命給事張公與行河者舒公來有開腰鋪河之議以  
倭警罷水患滋甚先生復請開黃河道濬清口沙以導  
淮入海開周家橋武家墩以導淮入湖開芒稻河瓜儀  
閘以導湖入江侍御史牛公繪圖以聞

上震怒治諸行河者罪而後司空楊公給事張公卒以  
先生策從事陵得無水復請留漕粟二萬石給泗人昏  
墊者先生功見言信無何沒矣沒後五月余有賴之役

入泗式其廬尋遭母喪歸不能有所表章爲恨又十年  
公子伯行奉李民部元祉所爲狀以志墓請時諸博士  
弟子員及鄉三老請祀先生學宮蓋久而人益服慕之  
余得藉手申其高山景行之思幸甚乃爲志曰先生名  
三省字希曾世泗人也始祖福曾祖永祖仁父鑑福以  
州諸生守城有功拜官判州事遷守滁州永以老人爲  
鄉祭酒而民貌祀之配食城隍之神仁善釀酒敬事漢  
漢壽亭侯恒以歲五月十三侯生日詣祠醑然後沽州  
大夫先期索不應也鑑秉心無競每訓先生惟繹思君  
恩祖德先生孩提時服膺無忘受詩外傳十六爲諸生

更從博士莆田唐公受春秋唐公述其鄉林尚書見素  
清德銳然鄉往之壬子舉于鄉丙辰舉南宮與耿天臺  
先生俱爲掄魁廷對時問耿先生甲第當誰先耿先生  
未卽答先生謝曰君不以一第屑意吾失問矣分宜執  
政鬻爵有以驕人白日者絕席而坐士講良知之學先  
生心疑之紫陽主敬致知通乎上下學陽明其弊也言  
不顧行已除知吉水邑人羅文恭與安成鄒文莊皆躬  
行君子爲陽明高第其他多軼禮法之外先生益尊信  
紫陽而課諸生必約諸人倫物則無索窅冥昏默倡狂  
自恣後爲名公卿相望兩先生稱先生學術有實際不

可易也政最著者民不時詣縣自輸賦吏胥里正無所容侵牟白沙驛供張費率先時給出入如一不稱貸而足芝產於署輿人誦之三年報政擢戶部主事審權量精會計京師饑奉檄行糜藥一一身親之全活無算以母喪歸服除補武庫遷員外郎分校禮闈所舉士號得人遷車駕郎中給軍士衣直有受而色動者訶止之已一人來告後期未拜賜則色動者所冒也衆驚爲神移祠祭郎所隸諸緇黃星官伶優人無萬數宿蠹一清擢湖廣布政司叅議治均州州太和山中貴人司香稅多乾沒先生鉤校之得積羨以千金代均賦以三百金隄

漢水漑田而清其所侵田爲諸生廩餼中貴人嚴憚之于時太公春秋高矣上書請歸子舍諸臺留之不待報而行色養太公十五年日召所善談笑爲樂啟居飲食無時不在側出從客飲深夜迎門有疾不遠千里延醫藥嘗而後進衣不解帶食不下咽者再閱月太公沒公于年不致毀晝夜號泣不輟每祭哀如初喪終其身敬兄如父愛弟如已弟沒調棺斂婚嫁其子女督課諸子學而代爲償責私居燕處無惰容布衣蔬食若寒畯家法嚴整室人非歸寧足不出閭藏獲卅笄不通言非公事不入州大夫邑令之門其賢而不爲人所知抑中于



讒者薦達之辨論之謁博士徒步而升講堂不敢正席  
曰此少時橫經捧手地也而更爲易地一畝築土山其  
上峙學宮非以輔形勝所不足生平不內非義饋司崇  
文門稅故事有置邸中器物而以奇贏爲名者却之若  
浼州邑以輿臺來輒辭邑有馬厰田汗萊久矣受而力  
耕田乃沃饒卒還之官以業諸生諸生中所識拔馮觀  
察李民部錢明府皆人倫之選也三黨之戚李爲善陳  
仕慶張大立譚龍若而人貧不自存者居食之故人高  
孝廉有至行數游揚之以田宅共之而召其子若諸故  
人之子擇經師教之節婦孝子若陳守臯輩察其窘周

之有兄弟若叔父猶子訟者以粟與金畀之而因媾解  
之如初凶歲平糶不二價天大雨雪集涼者于空舍授  
薪而寢處之病者療之餒者餽之胥靡行乞者如之死  
無歸者歛之瘞之以其臯壤居受水者以其廩賑遭火  
者河患起先生旣遘謗無愠言身操畚耒塞城城卒不  
潰已請免馬直漕粟歲以金代喪家者葺茅依睥睨而  
處民到于今受其賜會有恩詔復官而楊司空疏言河  
工就緒多叅議常三省功宜增秩錄用先後撫按臣南  
北臺省薦者凡三十人而先生題其署曰久分生涯偕  
木石勉將道術付桑榆無復宦情矣踰數年卒歲在辛

丑二月二十有一日距生嘉靖癸未十月二十有九日  
年七十有九其三世以上享年皆同泗人以為奕世載  
德天所篤右也配李安人生二女長適陳大參孫瑤箴  
次適陳鴻臚季子從周以節烈聞助造者吳與陳吳生  
勉之卽伯行陳生慎之皆為諸生而勉之最有名勉之  
生遵極遵模遵楷遵朴慎之生以端以正余惟古者河  
淮各有道入海故謂之瀆瀆者獨也今河淮會矣形家  
所云合襟水於陵最勝古者以河治河今治河以通漕  
莫得其利復冀遠其害重在漕卽不暇為陵計何論小  
民古者任人習而後用不用而後習禹之為司空也得  
非以崇伯子故習水耶今治水之官不必生於水亦不  
素諳治水之策而猥以為才而用之倉皇問故事取文  
具施行安能必有功古今事勢之變如此常先生世習  
於水也奮必然之畫不見用而反以為罪晚用其言而  
不食其報古今人不相及事勢多變寧盡委之天數哉  
余于常先生重有感焉銘曰委質為臣兆可以行翻然  
長往日有老親隱焉用文危言覈論幾不免其身曰為  
國與民曲突徙薪無勇功無知名沒祭于社惟鄉先生  
世世奉若子孫河渠書書之則有史存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議何公墓志銘

何矩所公與其父龍崖公俱以丑年登第官俱至浙江  
叅議謝事年俱未艾也先大夫爲郎時習龍崖公仲子  
待御公同余季弟成進士余復與同官大梁相善得交  
歡公比坐急難寓金陵數奉杖履向余言唐楊夔原晉  
亂不自王敦蘇竣而稔於王導庾亮翼虛駕僞崇扇佻  
薄空談競而實政衰也權德輿論兩漢亡不自王莽董  
卓而深罪張禹胡廣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士習壞而奸  
雄起也今在朝在野此風漸熾吾輩宜有以振之余深  
服其言無何公遂棄人間矣伯子郡李以累世通家屬  
余志墓誼不得辭志曰公名湛之字公露父名汝健母

孫宜人宜人夢白蛇入口驚而寤生公識者曰此吳張  
承之祥也龍崖公知濮州攜之官六歲日誦書千言十  
三屬文有奇致侍御公九歲亦如之父都試諸生令兩  
兒從濮大夫士無不嗟異焉小史馮祿與同學後以明  
經爲博士則公麗澤深矣十六補應天諸生耿莊簡公  
拔高等而會龍崖公爲御史顏應賢所詆謫亦疏攻御  
史同日罷出都門日屬顏曰吾兩兒可繼志若歸作何  
狀歸則杜門謝客益延名士爲子師友而得少叅張心  
澳公兄弟刻厲無倦遂同舉於鄉龍崖公始舒勃出見  
客吾以歸成吾兒顏氏子爲我德矣已公病脾辭家人

山稍諷二氏言偃知見齋嗜欲三載甫愈而體羸劣父母憐之兒卽以乙科爲博士足償力學之苦公不應五上乃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已遷郎中精法比受知少司寇吳沈兩公諸大獄必屬公讞多所平反同舍郎鄒吉水陳雲間歐陽潛江最知名於之極稔置白雲菴退食與二三公坐菴中譚道賦詩泊如也侍御公理開封父母往來二子間公構精舍中有鳴鳩亭儲水石花竹奉親燕遊戒其偶周安人奉養豐潔雞鳴問寢然後入署散衙或不脫衣冠詣鑪頭視膳品嘗之而後進公世家潯山國初徙金陵兄弟六人季以下仍故居父往視諸

子病矣公聞并道馳至不及視含殮深用惋恨爲拜謝諸弟而輦柩厝之小山先隴悲哀抱於情葬種稱於養服除補虞衡龍崖公舊曹也讀手澤輒欷歔不勝哀而更痛往者以萋菲去位事未白已考績疏請復父故官報可其夕孫宜人居白下季弟居錫山皆夢龍崖公衣繡有喜色云冬官諸郎勾當公事多利藪一切謝不與第司錢錢釐諸姦蠹務供國用而封倭議起疏斥大司馬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羞社稷而爲天下笑以中國全力制倭若轉閉錘臣請除戎器備不虞無爲倭所給舉朝壯之已擢僉江西憲事專治驛傳三日廉部中

富民數十家衆莫測所以則以易諸勢豪侵冒者有司假驛傳金他用至五萬趣令償母再煩民所至詢民疾苦人得自言采而行之會伯子成進士公奉表入都已聞母疾亟歸母執其手曰吾忍死待若目今可瞑第若子不在膝下耳伯子除襄陽李省覲詔以清慎勤三言當官要法復益之二言曰耐煩旣服除不欲仕而伯子以拒惡璫有詔建繫公不任憂邑太史焦公趣公宜先入都門爲地已見伯子獲輿中顏如故稍自寬也伯子頌繫金吾十有八日謂

上怒小挺公來視則旨下掠立其罪父子都得一號作

死別矣偵者織路伯子尚無恙又稍自寬而公有浙江除不可頓命明年入浙部杭嚴二郡首下令禁婦女入寺佞佛械僧之有妻妾者逐之各復其所盜有陵於室略於道什五連坐夜警晨嚴外戶不閉也條庫直以寬商清屯田以足餉置市兒竊包若以僞銀欺鄉人者於理貴重主斷封水嶺山之豪戢不得肆倚革邪化矣沈都諫繼室與宗人淫而殺子孝廉當大辟詐死發其覆陳少卿三謨故相應犬噬其黨殺人公坐以首謀抵死賢士大夫若虞文部葛祠部沈上人每遊必偕有香山眉山之風已擢右叅議分部溫處又龍崖公舊遊也陟

降在庭繼序不忝而政體較杭嚴爲寬大初聞伯子病  
貽之良藥已聞獄中從馮僉憲公講學曰是必無死而  
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再以奉表入都泣而語商丘相國  
商丘亦泣當以去就爲伯子爭諸臺省疏遞上妬者謂  
出公父子私情激

上怒司禮陳矩懼屬金吾夜登公床語之故公遂出郭  
外商丘公謂卽不得赦乃不令父子一見耶當事者不  
敢任而侍御公卒於閩訃至公慟遂歸復移官四川公  
哭弟思子憚遠遊疏乞休少宰楊公留之公還所領勅  
矢必不出矣甲辰

上感客星變釋纍囚伯子抵家已周安人自錫山來相  
持慟哭已乃雪涕兒不以獄死吾與若母不以兒死君  
恩如天置酒召客稱賀數日而罷已葬侍御小山形家  
言不利於兄公曰母隳成功卽有患天數也安可逃乎  
而伯子失婦飲虹橋別業災周安人復病公都無怨言  
人以方溫大雅處一年公又病脾而浙當大計流言中  
公御史左公以聞伯子秘未告公病愈乃知貽書其僚  
曰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吾於人乎何尤  
有道人授導引術病益却著金剛偈論天親無著二疏  
大暢厥旨已置鳳嬉園爲菟裘而春秋正六十自慶曰

鄉者吾精已消亡矣吾形已不建今日何殊百歲復置酒召客爲十日歡談經論詩對局命觴甚適也已改疎園爲玄津書院延四方文學士與諸子姓肄業元夕張燈復置酒召客賦帝京篇莫春遊牛首獻花巖詩成屬伯子與友和之已命治木至祖堂卜兆而返仲夏俄感疾午日召客燕河亭呼伯子兄弟侍伯子病不能從公曰吾所患時疾不宜汗及斷食大嚼自如而病日深醫投以參苓藥上下結轡或欲下之公不可有名醫來診曰藥無能爲也伯子輿歸故宅爲公傳神召之來支分家事詳覈而以厚宗人終焉仲子曰大人素好禪宜用

之此時伯子曰須持正念爲之首肯自是不復言叩亦不應越七日卒公仕兩京兩藩財七載修先世之業而息之少耽聲伎中好詞賦以太史焦公言更號矩所殷然反本守清道而抱雌節吳人苦賦重有田者往往規影宦家或身請爲奴宦家奴多所陵折里閭有司莫之誰何公不內獻田及自鬻者不爲他人陰復歲以夏冬季入公賦不逋黍索奴產子不得乘人犯者必先予杖卽爲人所蹈藉勿以宦家具訟牒馬郡守及錫山許林兩令每語人薦紳誠如何公何難治之有最重倫常錫山有婦殉其夫甕工死或嫌微賤不錄公首爲詩祭之

白縣令旌門示勸晚歸依淨土繕構禪林獎識緇流非  
一設義塚鳳臺門瘞死無歸者爲漏澤園記寄伯子以  
示馮僉憲公嘆曰尊公澤及枯骨天必不死其令子與  
人言無隱情無避忌當官守法必行無所顧問草書擬  
義獻詩法陶章以病不多作爲楞嚴標約楞伽獨解未  
就其行世者惟踈園歸田二稿初公爲孝廉周進士元  
委贄受業所辨析出人意外表其誨伯子一宗紫陽及蔡  
陳蒙引存疑無得以新說亂經伯子書不成誦文不達  
意則厲聲色督之既爲郎南昌衷司馬爲其子謀師友  
於公則周與張賓王顧太初俞仲蔚及伯子凡十人周  
與伯子同舉他爲元魁者相繼人謂公知人伯子自公  
外鮮他師既成名而亢直邁禍貽公憂危得生還日以  
進德居業爲訓蘇援世事窮道本來論難反覆不休席  
有女樂坐有淫朋必不令預雋聲日起銓曹請召爲春  
官郎不報手狀公行實數千言有餘戚焉公生嘉靖辛  
亥八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壬子七月十有五日年六  
十有二子三伯子棟如娶縣令李公寧儉女繼布衣徐  
公行弟女仲子梁如娶晉江令沈公天啟女元配周安  
人出也叔子楹如聘鄉進士沈公應宿女側室林出也  
女四長適無錫國子生鄭邦直爲憲副公伯興孫國子



生堯臣子次適庠生金長庚爲鄉進士公昂孫次適無錫國子生顧挺曾爲憲副公某某曾孫序班公道游子周安人出也次適顧溧英爲參政公顯仁子林出也孫男七長燾應天庠生娶兵部主事卜公履吉女棟如出也次蓋聘都督尹公鳳孫國子生邦富女次默聘修撰焦公竑孫國子生潤生女梁如出也次熙聘宗伯姜公寶曾孫鄉進士公志魯女次煦次庶次蘆俱未聘棟如出也孫女四長適縣令丹陽賀公學易子懋煜次適金吾溧陽史公繼書子致鳳次字鄉進士高郵李公自華子若傑棟如出也次字光祿胡公從鎮孫其冲梁如出

也曾孫以培燾出小字同曾蓋生與公同物以癸丑正月二十有六日葬方山新阡銘曰貌如脂腴身非汝有也而甲子踰其初徵以檻車子非汝有也而晚相守故廬玉成者天與善囚者人與精於研理而當機或踈不足爲吏而治生有餘倦於逢迎而學則勤渠始乎風流而卒乎真如無遺蔭無趨起事不人異名不身居父有美而子稱之非誣觀銘者將美其所稱矣夫

福建右參議沈公墓志銘

參藩沈伯含氏其尊人讓亭公與余同成進士同觀政大司馬省中文最稔余出參藩隴西公方按陝纔一通

問而公不祿矣後浪遊吳越造公家見伯舍昆弟競爽喜公有子久之伯舍成進士爲水部郎出使荊州余自蜀人越過之爲信宿留伯舍使畢省

覲復晤之武林其子與猶子一時三人俱爲督學使者所首錄竊歎公垂裕後昆之盛垂二十年伯舍出入兩京爲今官未幾復中讒去位尋卒矣仲子宗培具述生平行略而介友人林若撫以墓誌請念登第五十年通家世好而沈氏父子物故余幸後死誌何可已沈出劉宋司空慶之傳至趙宋爲學士明從南渡居杭東花園三傳錦仕元爲御史子彥德遷漳里彥德孫大廣賜高

年爵子廷亨工書畫有俠烈士風子文炳以明經仕繁昌訓導攝縣事却千金饋子天祿更工書吹洞簫度新聲所療病賑饑無算談長生術自言能仙子致和弱冠爲高等生武林人士出其門者甚衆子楠卽讓亭公所至有聲迹祀豫章名宦秦人有特祀二沒祀鄉賢娶徐孺人生四子長卽伯舍名朝煥三別號太玄綠笠翁黃鶴山農初父遊學京師以母若婦屬女兄母姑刺繡易食屢空而夢神語若夫世積德當錫佳胤伯舍始生異香滿室隱隱聞大樂聲三月而父歸母羸乳不繼大母唐孺人哺以糜依太母猶母也甫晬有紙筆之好揖讓

如成人父抱置膝上誦兩都賦不失一字見者奇之十  
歲喪母號跳擗踊三日不內水漿太母強之乃食從父  
李南昌歲不再更衣月不再食肉而向學不倦與臨川  
湯義仍金谿謝友可輩齊名十六督學使滕公以第一  
人補諸生從父入京師與四方英雋並遊皆推遜沈郎  
先達折節下交呼爲小友父按秦則代居子舍侍太母  
太母命就婚費翁家而承父訃嘔血數升徒跣走秦顏  
色腫噲却諸賻者曰不欲點先人清白於是以孝發名  
旣還悉以產推諸弟及叔父無私而與諸弟瑩精舉子  
業所爲玄白解盛行於世衷簡肅公聘之課子蘇觀察  
校士居首應食廩以讓其次乙酉舉鄉試第十人錄其  
文爲式自是始壬辰成進士念太母春秋高請歸終養  
太母齒落每舍備以進夜侍側數起伺安否數年太母  
以天年終哀毀踰禮服闋授都水主事  
大內火兩宮燬倡議撤會極門以斷其勢中人傳  
旨蒙輯承運庫屬於道

上知沈郎有曲突徙薪功爲賜金已偕錢吏部典試山  
東得趙秉忠遺卷中遂大魁天下其居翰苑臺省曹郎  
爲直臣循吏儒林文苑者數十曹於時島寇內犯

上下石司馬獄逮奸人沈惟敬予死比更置督撫許便

宜從事然訛言繁興未堅決也伯含憤而上疏大要在直擣寇穴遠襲對馬近襲釜山用奇設間勅朝鮮君相相犄角有言和市者誅山東山西北畿人多拳勇練之胥成精兵調東南水兵以濟北人不習舟者餉則亟開屯順天屬邑半通水澤若哨上地環海數百里聽民墾種蓄洩水利田百畝以至萬畝定爲賞格兵食自足選將則武科所錄善騎射曉謀略若造火器通星占者給之資斧聽詣軍自效竹島倭將義弘薩摩主直政心腹也與關白有隙譚宗仁王承烈入釜營時頗得其情石星以敗封事致之理宜亟收用并招同類捐金行間建

虜奴兒哈赤部落接壤朝鮮先年掘參咸鏡道清正適寇其地願封龍虎大王殺倭報怨以夷攻夷便計也疏入不報天津新置開府萬公請得伯含補備兵使者督屯田議復中格以次司權荆南罷小東等關稅而蜀木浮江下者稅裁其半民困大蘇

上口實殿工中人四出括貨海內騷然楚陳奉爲尤烈商賈竄匿與藩臬大夫計不如定額與之母令爪牙恣而圍奪而陰把其宿務掣曳之黃岡令武昌守咸賴以無敗暇則與學士大夫四方詞人覽山川之勝修詞賦之業進諸士課文文體爲之一變以調武選郎行荆南

縉紳逢掖商旅父老傾城出祖至涕泣下闕奉登舟  
其橐蕭然歎服而去遷職方員外河南山東中都春秋  
軍入衛供工作率虛名而武臣中人侵餉過半覆之歲  
省三千金已遷武選郎中諸材官世職京衛屯篆都閫  
推補吏爲奸利必以邦政條例從事中人戚畹請託一  
無所聽綜夷情兵政譯語及陰符奇門諸書作九邊考  
而本兵政以賄成心憂之條上四事一曰京營將領類  
以武臣劣者具員軍則倩窶人子承應須吏實丁十無  
一武藝百無一近以倭警置選鋒裝餉兼兩而不諳紀  
律漸爲稅關鷹犬誠妙選虎臣爲將責以汰老弱簡精

銳差次勞績凡外總副叅遊非京營將不授軍給印鈴  
面貌懸牌試其力若技職方員外驗試廳主事戶部下  
糧廳與營將一一審實有不合者罷黜戎政協理巡視  
臺省斥革詐冒號爲選鋒務人人可用無但具文二曰  
遼左軍餉較諸邊少而倍寇多虜騎蹂踐已甚又以援  
高麗喪其掠卒華人奸闌出物半爲嚮導當事者媚建  
州夷任其侵地掠財土酋擦漢兒輩控弦各數十萬與  
俺答爲難朶顏三衛諸屬夷黠桀者可襲遼而有也請  
增遼兵一萬給餉如諸邊帥李成梁日行賂闕高淮爲  
身家謀當置別將佐之勅巡撫兵備諸臣講求屯田之

策廣寧遼陽開原管糧通判駑散不及事更以進士推官歲行查盤三年考最拔擢臺省耳目意氣一新廩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三曰武臣世爵如

二祖時固當其非時用兵互相格殺亦計級而世官之將家子生髮未燥已報功或行金錢買首虜或徼情歸戮降卒不罪爲幸耳軍功代有軍職代增耗錢穀無算先臣夏原吉謂多升不如多賞賞費有限升費無窮嘉靖初亦嘗釐革倣而行之分三等上者如故次者遞殺下者不叙向後戰功壹是爲準成書頒示咸使聞知邊鎮新功部臣亦以三等題覆本兵制府諸大臣賞功亦

以三等議節陣亡官軍親子孫絕以弟姪嗣使無乏祀不然驚爵者世祿而身殉者爲厲非所以妥忠魂昭勸懲也四曰防亂萌淮徐賴潞閩地曠而瘠民俗雕悍易怒畿省交會統御不一竄徙無常古草莽之亂往往從起修淮安舊倉講膠河海運未可付之道旁舍就目前論分浙江見兵天津新兵移鎮淮徐閩以京營兵更番出汛習其道里險易攻守之宜庶乎有備無患疏上上欲登北臺聞戒嚴罷乃作北臺賦以諷武選之弊莫大併功錦衣都指揮陳胤徵以戚畹妄乞併功堅持不可胤徵夜饋黃金一筭峻却之數日忽傳

旨陞三級世襲夜將半中人迫報命卽手疏彈劾其罪  
事乃寢而索吐賄於當路當路恚計吏以蜚語降外任  
歸來獨坐一室讀周易楞嚴所發明出人意表秋日渡  
江展祖墓山陰合吳越族爲譜立宗祠置祭田禮宿儒  
教族子弟一家興仁興讓久之補靖州靖在楚西偏所  
歷雲夢瀟湘洞庭桃源五溪二酉吟眺殊暢修城郭遷  
學校定哨堡清徵額稽屯餉省罰緩謹哨望定邊令好  
鬼好淫之習釐而閑之禮義百度俱舉忘其爲遷客也  
飛蝗食苗市米踊貴發倉糴賑全活數萬人采木令下  
木產苗穴奸人誘之昂直稍不如意操戈相向乃親入

其境勞以牛酒苗爭出大木而民不疲教督諸生益詳  
款於荆南時矣二歲稍遷南比部郎士民建特祠祠之  
者三入都鞫讞平恕贊成相屬明年遷蜀僉事蜀相嶺  
以西大渡以東有建溪者度劉居民衛尉千夫死焉兩  
臺起劉鋹田間爲帥而吳中丞來撫藩臬諸道虛無人  
伯舍兼攝數篆中丞故同榜知契檄攝上下川南五月  
至嘉邛兵集無餉設五運短搬法兩月得餉八萬兵在  
越雋者北就食鎮西南就食冕山於建南內隨地置餉  
以俟大軍至有郡守提兵不欲受帥要束先渡河趨會  
川而壘茂游擊戈仁躬沾沾自喜中丞不令從征則厚

賂帥議開中鎮路別以二萬兵從峨眉入帥既慮守撓  
之且惑戈言遂主其議伯舍移書帥兵抵鎮西冕山復  
爾改塗亂人視聽虛糜芻粟况平夷堡而南善深壁峭  
難以平行寄逕番穴必致闕閱是更生一敵也古人舉  
事必就力所可及勢所可爲者營平制羗預屯湟中魏  
武西征先田渭南今一路苦難而分兩路故道苦難而  
從新道聚之半年散之一月能無他虞帥議沮猶頓兵  
嘉州不卽進士卒鈔暴閭里復移書言番地深秋卽雪  
不如八月渡河出其不意及未收穫因糧於敵時未涸  
寒利涉殊易帥兵入番獫狫遠遁僅存空寨負固者木石

而下伯舍再入冕山厚犒諸軍據其要害帥分兵略寧  
番得昌木他等賊別軍趨會川攻戈比密遣張遊擊統  
需安民等攻梅子營猝鉄諸寨番獫懼乞降將士營無  
定所帥欲餉夫隨營轉運適賊出殺虜運者衆縮朒不  
前令軍搜山出苗窖粟有賞頃時餉數千石出而運夫  
生還數百千人川南上下畫像焚香尸祝沈使君也伯  
舍度乘此可招撫而監軍使與帥不然乃上書中丞曰  
將寡謀而貪兵小勝而驕師老力詘官司懸磬困獸猶  
鬪未可恠恃戢有餘之勇爲善後之圖馬邊有建武馬  
湖兵五百峩邊有平夷兵千再倍之可防衝突明公告



戒總戎增墩堡修城池於越雋建昌鎮西各宿重兵二  
三千首尾相應帥守建城徐遣兵墾屯田以逸待勞須  
之三年夷心馴服疆土俱定設郡邑以救寧之紆併急  
之苦收安集之利實爲上策中丞遂罷兵而忌中丞者  
併思伯合戈遊擊修郤廣播流言熒惑之既以入賀行  
明年再入蜀有閩中除甫入閩蜀讒就遂解職歸歸日  
中子侍以食少爲慮曰予衰矣雖然復何求人盡畏死  
予視之蟬蛻耳中子怪其言不祥浹辰祭祖墓墓側有  
丁氏新阡踟躕而歎頓首曾大父隴前是予之罪也夫  
携三弟登山而飲酒酣相且哭且歌中子益怪次日促

中子山居口設疾棘名若召者至則逝矣卒無一言伯  
舍早失怙情語及涕洟交下夢中見之醒猶沾枕席也  
董玄宰爲題菴慕亭而黃昭素爲記敬事叔父叔父馭  
之嚴小過操杖欲下長跪受之性廉儉不恥惡衣食而  
親故昏葬不舉饗餐不足周之無厭貌豐厚端凝神采  
適上而語無妄發利害當前義形於色舍疥應變曲中  
窺會犯者置而不校卽御臧獲未嘗厲聲色而不爲利  
病於回不以回事人蘭谿新建四明山陰父所知厚在  
政府無私謁或欲調之吏部謝不往比年朝衆分曹相  
角介然獨居恒言議論龐雜體制凌夷薦神訟師交遊

寇讎可爲世道憂三五正人養以忠厚持以慎默程伯淳不與議新法者良可師也激而爲黨禍不獨在身又寄聲諸臺省謂椎擊太多反令忠佞混淆國家大事以實在利弊求其要領無爲奢濶之談臧否人物勿吠聲射影識者以爲確論所撰著亦適編泊如齋草馬曹稿息初稿勞人草鍾陵草白雪堂賦入蜀田家雁字和陶諸詩升作者堂與鴻筆之臣推許特至有神降於荆南所書多伯含詩蜀人用杜少陵句爲籤課事頗相類封事上書關切大計後之人必有奉爲石畫者其行兵不喜功不近名尤超然常情之外惜哉未竟其用然而垂

世長遠矣其生嘉靖戊午七月四日卒萬曆丙辰二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九配費女贈宜人繼郁女封宜人子四伯宗城諸生娶衛叅軍徐國梅女費宜人出先十二年卒卽余所見三人之一也仲宗培太學生娶都水郎吳大山女繼內史陸從龍女郁宜人出叔宗堦諸生娶吏部郎錢養廉女側室章出季宗堦聘

胡來聘女側室王出女一適中丞錢夢得子庠生允方側室李出孫男四城出者士鋌娶詹事主簿胡自獻女培出者俱下殤堦出者士鏘卒再改歲戊午三月十有三日塋黃鶴山之陰宗培述凡萬言余約而志之如右

銘曰 德靖以還文章復古風靡波流乃成儉楚沈氏  
中興紹明先緒兩京鼓吹六朝步武李唐初盛奔奏堂  
廡旣振詞林亦優軍旅運籌帷帳折衝尊俎東夷南蠻  
西戎北虜陰雨綢繆則莫敢侮如漢賈晁良工心苦圓  
枘方鑿入之鉏鋸大勲未集歸一坏土沒而言立昭茲  
來許天目之山龍飛鳳舞至於錢塘鍾靈在汝精爽若  
生上通帝心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終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瑞昌王府輔國中尉貞湖公墓志銘

明天揖之親有文學者莫盛于寧藩然行誼未必服衆  
卽有之年或不永子孫未必象賢惟宗良公一人較然爲  
爲天下所知福德備矣公諱多燾宗良其字別號貞湖  
高皇帝仍孫寧獻王權弟孫瑞昌惠王磐繼來孫恭僖  
王奠墀玄孫鎮國將軍觀鏐曾孫輔國將軍宸渠孫奉  
國將軍拱樞子也嘉靖初奉國疏議闕立禮軍書褒勞  
并賜秘書之副割名田食白鹿洞諸生臺使者伐石書

其事載之郡志娶李淑人一索得公震時淑人夢儒生  
升而入室公遂生識悟過人五歲能爲駢偶語鄒文莊  
命賦七言詩承響而對文莊目爲小友年十五封鎮國  
中尉師里人太僕余公太理齊公曲節從教治舉子業  
博雅中倫以格宗正條不得試廼專精爲詩有善空同  
先生言者衆所誦習公曰夫空同學有師承其人雖遠  
其書故在舍其源而未流是趨乎取家尊賜樓所藏周  
秦漢魏六朝三唐諸家遺編而時習之若曹褒寢懷丹  
鉛行誦文書矣有所論著字比句櫛不示人以朴書法  
得右軍大令意中丞閻蔡公過父所請口問君有令子

願內交旣承顏接辭謂奉國是君家阿戎也下雉吳明  
卿與李觀察于鱗王司寇元美徐左丞子與稱中原七  
子瞻矚甚高左官豫章得公詩而稱之近體沉雄不落  
蹊逕古詩在曹王鮑謝間遂締僑札之好贈公詩有師  
傳秋駕法人駭夜珠光語諸宗人慕吳公延致無虛日  
置酒高會座無公不歡授簡賦詩公輒先成吳公擊節  
不已時七子外有三甫而里人余德甫公居其一亦亟  
賞公彼翩翩濁世佳公子得宗良片言否公名由此益  
著中丞吳凌公旌公門以風厲宗國已徐左丞與司寇  
弟奉常敬美後先至綢繆惠好有如故舊敬美悉公爲

人嘆曰余伯兄謂大江以西有獨步者惟君足當之吾不入豫章幾失君余督學關西敬美爲代問江西宗人孰賢敬美舉宗良以對余曰非名某者耶敬美曰不然宗良鬪然而曰章者也已出公詩示張中丞助甫助甫拍案曰何物乃欲奪執林幟敬美予告貽公書歸與家兄問及故業必屈指足下以爲天族翹楚蓋王司寇評公詩從苦心出豈直白眉赤邱要當表儀昭代云初公兄弟行有負時名者公年差長而名晚成其人應時折減妬欲汗巖公公默而好深沉之思恂恂退讓如不能言者而人自宗之卒莫能易也方比部士功趙州守脩

甫彭孝廉稚修從弟貞吉族子巍甫佳甫爲詩社公以商居左席實亦才有甲乙其後喻觀察邦相丁叅知右武王廷尉永叔劉少宰幼安袁給諫吉卿往來倡和最稔董中丞子才陳廷尉士叔方學憲子及章納言元禮山人方仲美羅敬叔游元封陳山甫輩或于旄脩謁或書疏啓君或隆父執禮或列弟子籍不可勝數司空表聖取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公庶幾矣所構摩尼庵數楹題品盡一時名賢桂林張羽王爲作記俗議王子侯博名高假手游士爲詞賦海陽詹東園載諸小辯中後官南豐知公治舉子業故自不凡公斲之少年

嘗以督外生陳吉士良軸掇上第人謬相許視之芻狗也敬美欲倣唐國秀集名曰國香索公全集公謝曰千百年後不乏知己末年始授其子付之梓往所就正司寇者削強半日始吾求之少時十年未得也既求之青蓮諸家二十年未得也幾老乃得之以襲取者柴立以神傳者原逢敢曰抗衡上國庶幾成宗良氏之言云爾省臣舉天下諸王孫有文德者十許人豫章以公爲首績文茂行無讓漢劉德更生且貢之宰朝盛其龍光六十以往有未疾視聽不衰覽鏡自笑猶不廢我咏歌中丞直指諸司簡求宗正登宗人于庭各舉所知皆言公

東脩厲節言重信著公族元七正宜厥任既病廢猶擬爲劉氏祭酒徒得其重臥而涖之耳公固讓徽國威靈申志方外久絕人事飾巾待期無所辱命公內行淳篤事父色養居喪哀毀火作涕泣率數十人遷柩湖濱不顧府火熄廳事獨存人以爲子感奉詔度江展墓獻欵涕數行下慟母早卒淚隨言出異母弟事公多失禮公不校拊其遺孤割宅以居所昔從弟卒兩蒼頭掖而躡躡往哭諸從昆季子姓日携尊湊公寢而談移日然後去無倦色臥病十有八年客常滿座以社日過飲伯子曰日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輿吾殆逝矣

賦詩一章而罷越數日卒又夢與宗人燕處寤而爲詩

書一通貽家子孫若永訣然門人謀所以易其名者私

謚文哲丁叅知曰可叅知目公詞壇老將如趙營平制

朋友之服爲親致遜焉南昌郡志評公博雅好修詩詞典麗晚益精進沉著濶達有先

進典刑身後定論如此公生嘉靖庚寅十月十有三日卒萬曆丁未三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已行世

者十卷諸序所稱引不具載其藏于家者尚若干卷計

聞賜論祭如例以戊申十有二月葬洪崖鄉元配傅封

恭人前卒繼內助李子四謀奎謀遠余出謀雅謀勤李

出俱封輔國中尉奎娶劉繼陳遠娶徐雅娶羅繼成勤

娶李俱封宜人女一余出適吳鵬舉孫男二統銀統鏞

俱封奉國中尉鍤娶吳鏞娶楊俱封安人孫女一長適

楊震邦次適楊某俱遠出曾孫男三未賜名伯子爲公

狀不及請志而卒又八年叔子始以志屬余余服公行

事當于古人中求狀不詳十一第以文抑末矣仲子不

忍倍兄且不欲諛父志可則也余因而成之銘曰漢傳

河間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被服儒術學舉六藝文約指

明載傳中壘通達屬辭言發至誠直諒多聞古之益友

明經有行百世上下維此兩賢公可提衡在朝在野衆

所曹好聲豈過情西山南浦氣鬱葱哉實公佳城采蘭

臺書勒石藏之於昭令名



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梅公墓志銘

梅公初成進士時余承乏禮闈與歸德沈相公同事得評閱其文而奇之已公守岳州爲郢支郡士民誦聲盈耳晚秉憲兩浙繼公後示我儀刑多矣會上計京師公以左丞來始相識幸效執鞭心儀必大顯庸而不謂公位止此且忽焉沒也公子繼善達善述公生平行事累萬言乞余爲志余雅知公不得辭志曰公諱淳字德涵蓋宛陵裔徙居姑熟曾王父而上曰玘曰壽曰景芳皆以隱德賜高年爵王父曰鸞父曰勝皆以公貴贈左布政使王母章母潘皆贈夫人後母杜封如之王父積而

能施父躬行有文事詳狀中公生而狗敏喜怒不形于色比入塾匡坐誦書日數千言爲文亦千言立就會喪母哭之柴毀且晚與父同臥起一夕夢驚而寤汗雨下父問故對曰有龍蟠身有人繫印左肘夫後肘上恒若有物綴焉御史大夫沈公方爲令試第一中丞倪公見而嘆曰此我輩中人以其外生女女之卽楊夫人也楚耿恭簡公督學檄入明道書院日聞所未聞以窮理盡性爲命爲事甲子大比辭不赴又三年爲丁卯父苦收事譬之曰國家明經選士道甚正士病家修而庭壞豈以制科損哉自是試高第食廩尋舉丁鄉諸先輩率請

謁獨閉戶誦習郡守黃公數懸榻以待公不時往而采  
古人崇孝盡忠謹言慎行虚心重義敦厚有忍持大體  
除客氣省思慮尚果斷差次爲錄終身蹈履率由不愆  
忘也庚午父疾不脫衣而侍者踰月旣平善猶趨趨不  
忍違父趣之甫上明年成進士有諷宜應吉士選者不  
可吾往不樂科名今何擇官職耶除知縉雲歸德公贈  
之言曰清心省事兩端公以所手錄相質正歸德公喜  
吾道南矣縉雲民故囂訟清田令下訟滋甚首約束胥  
史秋毫犯不赦而廉三老善良者與里魁任之又當定  
戶版高下在心巨猾富室無所私聽訟無詬厲聲服念

求當所平反不可勝計暇集諸生論道論文正衣冠尊  
瞻視而延接之諸生嚴憚有不善懼爲公所知縉雲大  
治諸司以小邑不足盡公請調義烏義烏民強有力者  
募爲兵有功邑人往往去隸兵籍歸則負山掘冶爲盜  
藪公簡其魁聯什伍緝盜盜發相重而民不困兵邑秦  
人頗公負土葬父烏爲合泥吻傷邑以是名迹其墓祠  
廢者新之龔公恭與妻俱死建文難合宋博公蘊明龔  
公曇爲忠賢祠士民知向風慕義其造士一如縉雲置  
田食之兩邑頌聲交作奉召爲御史巡視盛溝請罷中  
貴人私稅報可商民勒石志思已視東西南三城嚴干

擷之禁罪宵行羣飲者卽介達官爲地不貸中貴人司節慎庫盈甲厥無賄則勒抑有賄則苦惡久之則朽蠹悉塞其實中貴人敬忌之從

上南郊尺寸不踰禮

上目屬焉賜金幣故事御史出按先小後大而長蘆於小使最羶公序當得爲同人所奪卒無言總憲意公不無望猥以大者蓋前過而公得廣東至則獎廉汰墨解繞除煩前後所建白若修實政蠲舊餉禁改折濟河工皆關切大計識者避之執政子登第諸使筐篚展賀炫燿于道公第空而奪長蘆者因問公出知岳州訊耆老

谷故實均田賦理逋稌歲旱步禱雨大澍以其月俸市粟賑餒乏訟者片言決不罰不筭修學官圯敝而督課九校弟子員蒸蒸斌斌矣十八洞溪蠻患有司侵削自公在事纖芥無擾蠻落安其恒產無復嘯聚侵軼我疆界者江陵見籍公白當事者持平例無傷國體人服公雅量已晉晉憲副司驛傳鹽筴諸郵符不應給若有司侈供億監鹽專利而壅底正課者悉裁以法余仕晉攝行二年章程秩如也尋遷叅政陝西分守關內辦官材簡軍實抑豪強蘇單赤秦白諸王以下斂手避之而聞父喪徒跣奔還服除除山東治濟上會淫雨田廬蕩折

盜乘之起公設方略渠率就禽河溢茶城昭陽驟漲李家口新河潰與呂孟諸湖連水涸舟膠爲之徙運道于南建內洪三閘啓閉以時修其廡梗捍以長堤公白行河使者司空舒公此權宜不可經遠宜開韓莊之渠道赤山諸湖注之泃河東會沂武由周柳諸湖出邳宿與河會爲便計司空以聞從之公董其役身先版築河六千餘丈隄八千餘丈爲土壩一石牒一五月告成省二萬金論功增奉一等復賜金幣明年晉越憲使中貴人以礦稅橫入民文罔盡雪之所平亭他讞疑獄尤衆吏不飾簞簋刻深慘礪者必斥屬倭警徵兵公習義烏俗

所簡必有勇知方者東征賴之憲使故無三年淹公考最而後爲嶺南右丞舊乘驄地也以助征倭軍興急加賦比事定計曹復括之實內帑公酌逋餉論額不論年給實餉以契復以班中貴人辜權市舶橋梁淘河涸澤請除其大甚而吏定驛傳禁例卹死戰之孤廣賑貧之惠建浮圖以裨彤勝修志乘以備法鑒五月善政具舉有侍御史某者狂雅與左丞揮拳相攻左丞言某于文移中刺公改節類吮嚙語朝議亦言世寧有鳩人羊叔子者御史罷而公已遷滇左丞滇以征播與閩之播惡而刺刃于腹者株連駢首就僇是謂重傷而貢黃金歲

增不已公極言狀稍爲寬挺務節儉休息諸交際常儀具數事而已瀆多五方民及國初所留戍守之裔與諸夷錯壤難盡繩文法而吏以僻遠亟實私橐公兩入計黜陟分明或望風解綬去踰六載推太僕太常開府者數四不果用而以後母喪歸無何卒公思母蚤世終身哀慕事後母如母就養無方居滇勞勩益之大劄遂爲死孝矣生平篤于人倫上世所遺盡畀同產弟分餽奉稍一無所留從兄士元從弟湘從子志善應舉周之姝至其他拯困扶危急公獎善不居其名焉仕宦四十年處脂膏不自潤郡邑藩司審衡量出入如一捷舉無深

應滇之以樣金進者去日滇民遮道泣留也公生嘉靖癸卯十月十有三日卒萬曆丙午七月二十有四日年六十有四元配夫人楊某女副室焦四子伯繼善廩生娶耿某女繼吳某女仲篤善禮部儒士卒娶喻某女叔達善國子生娶楊某女卒皆楊出季好善殤女一坤貞字郡丞倪伯麒子蕃胤亦殤皆焦出孫男九人一世熙娶張某女繼林某女二世開娶劉某女三世杰娶白某女四世揚聘巫某女五世肅六世薦七世茂聘郭某女八世英九世顯孫女三人一適貳尹陳大猷子三策二字國子生喻時行子庭訓三字省祭官孫啓忠子毓秀

曾孫一如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馬鞍山之陽銘曰有  
斐儒生信而好古志何嚶嚶行何踽踽青紫浮雲拾芥  
奚取慈親垂白爲算事苦趣子服官患庶可抒子唯無  
諾翻然應舉南國科名丙雍遙羽始進必正一命而僕  
縉雲烏傷分民分土易地皆然若傳縣譜旣號神君亦  
稱慈父鬱鬱桑麻濟濟榛楛雞犬相聞絃歌萬戶天曹  
報最天言褒許親從子貴燕喜譽處以高第徵繡衣持  
斧

帝時幼冲政歸宰輔凡百有位羣鹿隨塵遇柔靡茹遇  
剛寧吐旅進旅退無所私語白簡阜囊袞闕用補營營

青蠅漂山衆煦一麾出守洞庭之許莫非王臣仕奚擇  
膺露冕行春隨車甘雨戎索罔苛諸蠻卽叙世局俄更  
爭言覆楚敵怨不嗣扼險非武一人持衡羣鷲色沮陳  
臬叅藩秦晉齊魯兩浙五嶺昆明之阻鞠躬盡瘁王事  
靡盬詢度諏謀錯綜參伍賦汰乾沒刑弛數咎賑我罷  
露匡我貧窶正我鹽筴督我農扈清我廐置安我行旅  
通我貨遷飾我膠序鞏我金湯實我廩庾螟特蝨賊鑿  
齒戮貽寵上駮除列城安堵河伯不仁助虐合歛允猶  
翁河稻梁烏鹵淹卹在外三紀寒暑顛昂令望闕閱官  
簿庭臣推轂憑熊開府薪積告下卽列弗予醞酒不成

疇爲之拘鵠雛高飛空嚇腐鼠厭世喧卑言歸帝所星  
騎箕尾館開靈囿維公德器珪璋璜琥維公材具舟楫  
棟宇維公密緻綺縠組維公簡淡菽粟稷黍維公和  
平笙鏞祝歌維公素履準繩規矩天不愧仰人不忤俯  
仁不遺親義不後主九命作伯烝畀厥祖創業垂統爲  
不遷室存順沒寧去來栩栩有丘翠如佳氣蝨午福澤  
後昆川原印浦

山西右叅政晉按察使王公墓志銘

臨清王氏其先蓋臨汾人從軍遭亂失其譜而二世祖  
戚公與子宗友公商臨清以籍自占再傳富公有隱德

力耕家益饒授高年爵里中尊爲祭酒富生養薇公體  
仁游太學仕順德府照磨攝平鄉縣事著清白聲恥諧  
于俗移病免歸行誼爲鄉所宗以子象薇公貴累贈戶  
部郎中元配閻累贈宜人繼室曹副室侯累封太宜人  
象薇公侯出也名成德字行之兄弟四人公爲伯閻宜  
人舉仲成學爲郡學生而叔成憲爲處士季成勳以儒  
士爲邑貳令則公母弟公生嘉靖甲辰十有二月十有  
二日幼而開敏七歲受書了徹大義承接上下具有等  
差見者異之稍長不遜聲色尊師取友長善救失儼若  
宿儒贈公爲怨家所誣幾殆吏誦侮百方公扼擊而歎

大丈夫不自立使親爲惡子所辱乎儲精覃思于學十八爲諸生高等受廩憲使劉公目曰幹國之器非庸人也丙子領鄉書父母無恙與諸弟相戒以養有南陔白華之風已卯贈公沒丙戌曹宜人沒居喪以善毀聞已丑登進士觀吏部政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分校順天所取多名士壬辰授戶部主事督芻粟諸倉廉知自將甲午監漕兩浙羨金罰金不入私家日用交際惟取祿秩有遺一二方物者斥不收于時闕以中旨采礦權稅公力言不可禍且蔓延天下復遺書二閣警曉利害不聽已遷郎中督儲宣府謹守筦籥一切出入雖纖芥無不

可對人言或以奇贏上司農市名公曰歲餉不充商日益困奈何以此爲措克媿吾苟無私誰不知之自月報外俱籍待後人而已九年考最進修政庶尹奉政大夫以宣府轉餉功賜金幣甲辰還部首議漢人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今州縣佐貳皆民司牧以貲進責償細民計之左也又議止皂稅事與主者廷爭不相中稱病不朝從而以奉使歸凡在郎署十四年推爲叅政疏五十餘甫允則中人爲之釜鬻也入晉斷獄除析律二端深淺不平者旅耆老復孝敬存問鰥寡孤獨無以自振業貸與之罷修河役作清晉府管田蠶食編戶及豪右隱



漏丁口者偏關兵使未至兩臺以要害非公莫可急使  
屬視篆雪夜按塞申憲令信賞罰疏舉廣謀慎卑省微  
三月而斥堠明儲峙裕封守固虜不敢南牧士民伐石  
頌德公拒之此利齒噉名兒所爲母汗我比歸攀臥塞  
路啼呼震野已偕直指大閱三關將吏功罪權衡允當  
諸所經費議限列而節適直指以聞賜金幣旌勞已而  
比文武士多出公規畫橋處吏爲邑令有與援乘勢以  
侵蒸庶中丞持兩可公曰當黜事在不疑僚友避之張  
別駕据經守正爲同官所讒公慰薦殷勤甚備吏得自  
効以是省會繁劇地應之裕如而清靜寧一造福深矣

念母春秋高乞侍養兩臺持之令甲有兄弟者不得歸  
養公曰季弟母所愛也方壯所居非上府右職冀得三  
釜之粟母啜之爲快耳使弟宦而身居子舍養母夫魏  
信陵君勒兵下令兄弟俱在軍中兄歸況今無兵革之  
事而國家以明倫化成天下請自不佞始書三四上乃  
爲疏如所請吏部議公名實爛然行授節鉞而所陳母  
子兄弟至情有裨風教宜從其言且他日大用未晚  
上報可學士大夫嘖嘖公榮進在前一旦致位如敝屣  
讓弟成名娛母餘年可謂至德矣其事母承歡窮萬道  
余嘗以通家子升堂起居視聽不衰步履甚適蓋九十

而始沒公侍疾晝忘餐夜忘寢露禱于天祈以身代卒  
不起哀號如小兒弔者爲之落淚初父以食指繁悉仰  
食家督欲析箸公泣而諫曰大人垂業小子繼成天地  
況施忝厠賢書無虞饑寒骨肉相附人情所願寧忍生  
分雖小物無不與諸弟共者仲弟年相若少同學出入  
不離比肩相摩衣有痕路人咸指目之此王家兄弟真  
若一體仲氏早卒公哭之慟圖其象與父之象綴之以  
祀所至朝夕致禮焉晚惟季弟在母語公兒授弟家乘  
歷二十年如一日顧安得長如兒日後巾幗中生小嫌  
傷大義宜析箸若父命公泣諫不許以父遺宅已所置

產均分之無軒輊母大悅而女亡弟之女子季弟之子  
與已子女等仲氏之婺從一而終母女視之公夫婦睦  
之終其身父之任也泰典客爲辦裝無能償沒以屬公  
公成父志典客物故無後爲之立後而償其子其少司馬  
程公與父知契爲白誣訟父德之公推父意卹其裔甚  
厚配韓宜人白首相敬如賓公服食簡素宜人象之在  
晉時余兒入謁宜人布之衣如田家婦不知有時世  
粧里居課子明農謝絕外事有携金丐居間者却之豈  
謂乃公賈豎易勳以利哉錄古人言行作格語揭于庭  
教子并儆薄俗薦寵下輩鄉吏亭長里正三老伍人廝

輿之卒片善必稱族黨困厄無不資助修學建浮屠爲士民倡諸義舉甚衆晉部使者叙公守邊功晉按察使待召用東方臺臣若蕭馮之屬推轂于朝而公無宦情久矣一日詔二子夜夢不祥吾將逝夫忠孝二言庶幾無愧若曹勉旃無愧爲吾子疾革晨起謝天地謁先祠三日端坐無一語而逝時萬曆甲寅二月五日也距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一子二克勤以諸生入太學娶吳教諭桐女克讓州學生娶楊太學應亨女繼柳進士暄女女一適武學生吳躍龍閩鄉縣丞銓子孫男三惟恕讓出聘州學生鄭延善女惟清惟明俱勤出清聘署丞汪

希忠女明未聘孫女二勤出長適州學生趙秉樞州學生時雍長子次字徐祺工部郎中爾恆長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余陪公晉藩之後甫踰半歲而意愛綢繆切磋諄篤實生平所希邁每頌公宏才厚德急流勇退天降大任有日而母沒二年壽以身從地下將所謂死孝者耶二子屬余志墓不勝人琴隣笛之哀聊述其大致如右系以銘曰無忘死無忝生無殖貨無牽情是以爲孝子爲仁兄無枉已無因人無傷財無勞民是以爲廉吏爲能臣進有功退完名尸祝饗金石銘宜爾子宜爾孫三祝舉五福并猗歟王公復何憾于九京

河南按察司副使史公墓志銘

余與樂陵史公同成進士公爲臨晉令則先大夫副晉  
臬亟稱公治狀公佐西安郡則余守隴右數聞問共事  
棘闈與之談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諸臺若藩臬長貳有  
大政必屬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會江北議治  
田廷臣特舉公往五載且有緒而忌者尼之歸久之遂  
卒卒二十餘年余承乏長晉臬河東士民誦史臨晉不  
釋口又六年而公伯子高胤仲子高先來言曰二孤之  
失母也大者才五齡不知爲先君子問母事比失父大  
者才十五齡不恣爲大父問父事蓋寔於邑南徒駭河

濱先塋之次宿草二十許年而墓中志缺焉不舉惟使  
君知先君子深敢以其大畧請余同榜中才知深美如  
公不數而不究其施每用惋惜志何可已公初名筆直  
督學使安福太常鄒公更之邦直其先左馮翊人勝國  
季始祖秀乘白馬與子仲良偕至山東樂陵徙名數爲  
高津鄉人仲良生勉勉四子伯曰翔景泰丙子舉人仕  
海寧尹季曰麟其邑令播惡于民麟因民之不忍執令  
詣京師奏之伏辜山東豪俠以爲稱首麟子述以明經  
仕岷府典儀人目之善人配閭孺人子二仲曰袋邑諸  
生合德之厚比于亦子人目之佛娶于鄭公之父母也

公爲郡丞時封父如其官母宜人宜人夢饋鯉者覺而誕公以爲祥性好上人羣兒嚴憚之封公貧育于母家鄭翁善相人語封公是必大婿門而資用乏絕不能延師卽從父受易稍長旁通諸書文多奇致十三爲邑諸生以高等生食廩十九娶廣文高子介公女是爲高宜人以仲子貴贈恭人恭人孝于舅姑始秉家政婉婉聽從而脫簪珥佐公學公夜讀宜人夜績共一燈炷恒自嘆曰爲人子不能養親而令親拮据爲子生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邑人禮公爲師稍資月俸具二人甘毳門人以綢衣進變色拒之吾韋布安事此其取予不苟居

約時則然矣甲子省試不第恐貽親憂爲愉色以解大人幸無恙三年可立待杜門謝客學益勤而封公時有外侮公頓首賀曰惟受侮乃見盛德樂陵士登第殊鮮公題其壁丁卯經魁戊辰進士衆笑爲狂生鄒公首錄之召讀書湖南書院與英備並遊青衫百結或嘲之公曰吾舞象時著此不忍相負丁卯果以易魁東省有司斂里中百金游裝辭焉無纖介德于鄉而重費之願以市粟凶出望入相循環與鄉人共也有司具聞于上顏其堂曰喻義明年遂成進士樂陵之有進士自公始也已知臨晉臨晉于河東號難治黠者善中令所欲則悍

者持之法尼不行公使優以木鐸警於署令有賍穢者  
視此串噉麤食家人采署隙地藜藿克虛而已已迎父  
母邸中而甫具肉味也首務養士飭黌序具鐘鼓豐膳  
餼親持經教授月課其藝文民有訟卽令呼其敵俱來  
胥不得攝嘗鞫盜忽雷震衆皆伏公叱曰非盜者起盜  
自實乞緩須臾死方略耳目發伏禁姦邑人呼史神君  
寺僧與羣不逞略婦女宣淫罪其人而火其居有坐大  
辟誣繫者六年一訊釋之縲絏株連不及婦女邑田與  
賦不相得爲之則壤無偏饒瘠而收事先富貴家以爾  
爲民望奈何教民偷也三令五申不從則逮一貲郎治

如法平權衡正度量民如式自輸長賦者不得高下手  
邑以此無負租焉民戶與鹽戶半而鹽戶苦重役佃鹽  
戶地者身受二役覈而均之比要至今爲律令祭祀飲  
射供張交際取諸常供若常祿不加賦民俗故儉所儲  
須悉上所出除藻飾削浮額卽上官貴客過臨如一贖  
錢以出糴庾廩皆滿而旌民善蓄藏者歲不患饑晉國  
護衛蒲州守禦軍養地在邑界平陽戍卒相依倚賦嫁  
之民民折而入于軍詰之則以撓王國體爲辭勢家更  
爲窟穴擊斷無諱吏莫敢問公具牒極言諸不法狀民  
忿然含怒日久禍且不測而故洩之胡某胡懼率諸卒

乞哀公佯曰吾亦知若輩習染久第能如吾約何過求  
焉諸卒稽顙唯明府命乃倣保甲法丁隸戶戶隸屯屯  
隸之大管事者朔日大管事言縣有不善操三尺從事  
而盜無藪匿矣監司知公任劇檄攝他邑若安邑平賦  
猗氏校士頌聲籍甚而他邑貴人不能廋蔽影賴者街  
之中以計典平陽守呂公訟言此河東治行第一御史  
大夫葛端庸公亦曰是夫可方史魚乃免稍遷佐西安  
而臨晉人扶車流涕久而見思生祠之後令以爲師請  
祀名宦祠詳邑志祠記中初封公以公獨子未抱孫恭  
人白置副舅姑喜吾以新婦時可待也不忍言今乃爲

吾二人慮賢哉擇得某氏女手爲笄珥膏沐以薦公公  
不可吾以卿無內顧得一意公家安用此駢拇枝指還  
之無取直旣入秦數攝諸郡行塞上悉其險易強弱虜  
在目中內地則策款段就田野訊民疾苦所誅責大姓  
侵小民奸吏不從令兩端諸郡廩廩畏之甚于直指或  
虞不免自劾去而推轂其本法循理者不徇非譽不束  
資格錄囚原小過罪怙終獄無寃結凡經公訊諸臺不  
復猜慮矣側吏負固囁聚累萬人四出鈔鹵當事議剿  
公庭爭警諭以千鈞之弩潰難是何計之道也夫人貧  
窮則父母不子寧知其他身帥兩騎抵其所諭之賊蛇

行蒲伏泣而呼青天誅其魁以來而散其黨桴鼓不鳴  
郡治前有御史高胤先坊公過而默祝生平不妄害一  
人不妄取一錢徇賊蠢動不用甲不申威活人萬計宜  
有子此坊御史史余姓也高余婦姓也如得兩男當以  
爲名已而伯子生名之高胤仲子生名之高先而舉觴  
壽兩尊人大人舍飴舖孫庶足娛暮齒耳兩尊人頷謂  
新婦賢應有今日廷議江北南都股肱平原四達膏腴  
之地也田卒汙萊當設憲臣專治田無適任者蒲州相  
薦公于江陵疏請公爲河南僉事督淮安鳳徐營田始  
議建公署公以民中水無寧居何忍煩之就懷遠閒署

爲治所令有以金二鎰助王者睜目麾出指揮某有幹  
局予上考以銀鑄鏡上公公怒若他日爲債帥則余不  
知人之過褫之而審畫營田便宜曰役不均民必不集  
無人又何問田爲十二章責守令校丁產實社倉買牛  
給貧者察諸長吏勒情虛實所過減騶導父老擁觀各  
以其情自言無敢爲欺居頃之辟地數百萬畝歸流移  
數百萬戶新甿受地無征河與淮溢梗漕河河臣以寶  
應諸邑任公濬渠築堤奔奏沮洳中中濕疥癬滿身視  
事不輟程工第一省臣尹瑾行河以聞晉副使賜金迎  
兩尊人來爲別館差具花石水竹之致而引諸生數輩



爲子師兩尊人意甚適俄恭人以數產病且殆公揖之  
曰糟糠婦能茹苦代吾養親幸徼一命而年不逮四十  
所遺孤誰爲之母恭人不語目指兩女兩男遽瞑矣兩  
尊人將恭人柩還里而始爲公置妾江陵母夫人北上  
渡淮公饗之無陪鼎加邊讒人度江陵必不悅詭云營  
田費不貲遣戶部郎某出按公于郎無殷勤郎東則公  
西郎西則公東曰凡吾所爲旦夕焚香告天天實鑒之  
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得地葆利盡吾職  
耳詳事下吏有死不能郎視諸食粟耕牛具在所入倍  
出但聞道路之言于天時不可必地利不能爲耳議令

致仕候用公一夕遂行行李蕭然無幾微愠色而母病  
扶侍醫藥勞悴卒不起朝夕哭繼之以血父曰若母以  
若稱命婦歸骨故上若得終大事夫何憾無過毀更傷  
我心公退飲淚哽咽而爲父置後母施事之如母已葬  
恭人而妾亦卒耐之是以繼有謝太恭人然公亦坐多  
哀善病江陵沒朝議公可大用鄰有秉銓過門相弔謝  
不見客謂無乃已甚乎公正色曰若非弔也蓋啗我也  
使吾欲富貴寧俟今日秉銓者不悅已擬起公兵備潼  
關不果公付之不聞而課二子曰有程不中程不已有  
過督責不貸高樓雪夜篝燈忍寒誦聲達旦居常提耳

吾束髮自修不能枉道事人見黜然俯仰無忤不若齊人乞墦爲妻子羞高胤爲諸生年亦十二公謂是似我每語故人知己大兒清穎次兒厚重吾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兒必能不負我知子信莫若父矣公不屑爲詩賦獨留心經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尺牘公移造次數千言不存草于晉秦三校士得人爲盛而識猗氏中丞荆公于童子尤奇家居開講堂諸茂才受學稱大師云邑新學宮捐貲合作不辭勞謗積穀備賑貸視初舉施彌宏遠矣父與伯兄爲諸生族某割腴田爲供丁公旣仕伯兄食如故公以身叨祿秩何藉于

族無已則重購之以爲伯兄田好不廢過惡不去善少年見恆辟易而獎其能改者雖所斥詬卒無怨治第無丹堊斧藻服食器具從樸從省謀于野廬于墓烈日不張葢田夫以蔬糲進必飽自耕鑿誦讀外苑圃花木聲色宴遊未嘗齒及宦索購書千百卷披閱不休甫艾而齒落髮衰若七十以上人驟病遂卒卒之日語兩子吾以布衣取金紫兒力能自致青雲何所不足但不終事父爲恨耳邑人祀之學宮公生嘉靖己亥閏七月五日卒萬曆丙戌四月二十日恭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一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子二高胤以禮經舉第五人聘

陽信苑馬少卿馬公三樂女娶德平孝廉郭公鏘女高  
先庚戌進士南京戶部廣東司主事娶臨邑行太僕少  
卿邢公侗女封安人女二一適邑諸生李公初開子和  
行一適壽官潘公守義子可仕兩婿皆爲百夫長孫男  
光籙聘霑化范公元案女與仲子同舉領解者也光策  
未聘胤出光簡聘南京陝西道御史宋公繁女先出孫  
女一適舉人潘公可久子益世一字前宋公子聯奎一  
字霑化廩生丁公裕慶子某戶科都給事中懋遜孫一  
幼未聘胤出一字陽信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五典子  
某一未聘先出銘曰公成進士爲宗開先爲邑開先宗  
有積德邑有鍾美而後公出焉甫任之營田旋驅之歸  
田才不盡用復奪之年胡爲其然蕞爾邑垂二百歲乃  
有公天忌全人忌偏尸祝俎豆百世不遷而子孫象賢  
美彰盛傳何憾于三泉神理綿綿有光屬天斯其爲史  
公之阡

陝西按察司副使歸公墓志銘

歸涵泉公僉憲浙時先方伯與同官越二十年而余以  
隴右參議有事秦閩則公爲關內憲副以通家誼相對  
極歡浹旬乃別別四十年而公子子復持其兄給事公  
所爲狀與所手書行實介婦翁伍先生書以墓志請蓋  
大泌山房集

公沒且二十餘年矣俛仰今昔不勝傷逝懷舊之感公  
簡易無威儀而材智有餘余父子兩世受知輸寫心腹  
無隱志則何辭公名大道字懋庸上世系緒甚明其家  
長洲自唐翰林學士工部尚書登封長洲男始歷六百  
年簪履相望於朝其居維亭自公八世祖通始傳公王  
父某以好施減產而子息之富比封君徙居瀆川則公  
父某也封如公官丈夫子五人公爲仲母張恭人震時  
隣人數望公家有異光識之已而公生以爲祥椎牛醜  
酒相賀孩提時不逐羣兒戲終日獨坐旣受書讀夜分  
不輟父母去其焚膏以休之引衾陽臥徐竊起貯水盂

中欠仲則吸而噴沫被面以驅睡魔爲學精熟補邑諸  
生有聲屢舉不第歲壬子將入太學苦無貲陳恭人助  
以簪珥比至則六館校士已竟而司成夢神以京兆進  
士屬者戒閤人爲士通謁遂得錄舉京兆鄉試明年成  
進士蓋歸氏望爲京兆郡云已除泉州郡理精於吏職  
而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島寇內侵所司城諸濱海  
邑無城者令某子甲素昵于直指黃緣爲利侵金錢草  
具報戍以公初仕易與屬往視校之覺中空發未三板  
遂崩池令惶怖自免復以公攝令更築城成而寇至堅  
莫能攻城中人尸祝公微公無子遺矣按事他邑邑令

憚公執義不回宿之某驛驛多崇死者數輩夜午見大人衣緋秉干立庭中頃時而滅再宿聞地下聲掘之竇徑寸不審所從入人知公福德非凡也斷獄繩惡如法而止不深文勢家爭蚶田片言折其曲直願以田相移終死不復爭海潮汐不常旱不可汲雨則潦灑括蓄洩之宜爲書布行之烏鹵稻梁矣以高第徵爲南京某科給事中分宜讒諂蔽明乘高勢而爲邪貨賂上流公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條奏責成鉅察申飭覲典酌財恤民諸事旣所不樂聞而彈劾其黨其中丞耗浙軍實鉅萬詞連分宜遂出僉浙憲事將以計除之公謝

病則復中尼之因奮曰君命猶天天可逃乎抵浙而中丞卽檄公視師海上須治戰艦百公問主計費不足十二三慢令致期策無所出適有雙桅漁舟數百艤境上故事輸金一環得符入海捕魚公蠲其輸使載我兵偵寇勝者賞與兵等舟人大喜用命寇狂漁舟不爲備我兵掩擊之首功倍於舟師中丞復檄公治兵某鎮鎮最要害冀且困公公戴星而往敦陣整旅寇謀者驚而退中丞嘆曰歸某豈聖人耶乃無死地謀稍解中丞食酒一石而醉二三強灌公不勝杯酌酒間儼然作矜嚴之色語云夫諍臣不指斥乘輿逆盛意犯隆指而第搏

擊大臣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豈所謂死且不避卮酒  
安辭者耶公正色對曰漢谷永專攻上過不敢言王氏  
此噉糟羣猪耳汗人屠吻蓋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中丞  
默然四座愕眙而罷分宜逐乃得爲滇叅議晉副使中  
丞方有寵於

上主爵者阿邑投公隨牒遠方公觀聽謠俗苦吏浚削  
姦軌浸長民流散失業亟汰貪墨而撫循之振廩療饑  
輕徭薄斂人人自以爲更生酋鳳繼祖與族閔禍挈不  
解公曰夷亦有人心我恩厚未洽信約未明故叛耳爲  
陳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鋤強暴卹寡弱夷咸服奉盟部

曲相保其在軍中日不張蓋夜露處絕甘分少士銜恩  
爲盡力姚安麗江諸夷慕義欲內屬便處之而以積勞  
爲瘴癘所中致有目青同列心害其能公怡然曰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是欲成吾志耳會

穆宗卽位父母並受五文之誥而公遂歸滇人老小扶  
持車蓋奏酒炙不絕居子舍七載父強之出詣闕父卒  
尋喪母久之除關內察吏安民一如滇越著治迹爲後  
所述而部使者中蜚語刺公使酒罵坐公嘆曰吾昔以  
不飲爲中丞所笑又以酒過被刺一人之身醉醒懸殊  
雖然酒人名亦何負我漂然有節槩知去就之分第賦

詩曰君門萬里遠塞馬一聲悲意念深矣里居吟咏頗  
富不存草所遺松石堂稿財數卷詩歌箴偈多人倫名  
理中語日與客手談不及外事監司守令過存謝不見  
自童稚至老視親色爲憂喜父母有過跪而流涕自責  
或盛怒諸昆弟輒代受夏楚親沒爲小象上食如生出  
告反面歲時之際哭如初喪皇甫司勳嘗爲人言終身  
之慕余於歸公見之矣伯兄季弟白首相睦而思及兩  
弟有病廢者有夭折者泫然哽咽歲暮集族宴人賦以  
金錢布帛有差吳俗侈靡公矯當世反諸正自奉食不  
厭蔬衣緼無文而好周人之急橫塘絳雲橋北行旅病

涉繕之千金不吝雖不佞佛分衛者必饜所欲戊巳大  
停出粟食饑餒作餅餌令蒼頭遺不能行者醫傷掩酪  
所見聞無不受賜奴有盜匿置之不問一飲一啄前定  
宿因是物應爲彼有耳其慈恕如此公生嘉靖癸未三  
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甲午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年七  
十有一庚戌葬吳縣南官鄉長隄之句廉元配陳恭人  
練川名族先卒別葬先隴之次子三人長隆祥太學生  
側室李出娶少叅丁公某女次隆祿諸生側室張出娶  
州守姚公某女繼錢某女再繼周卿吳公某孫女次隆  
複字子復以字行太學生側室沈出娶學使伍公萃女

女三人長適侍御劉公鳳孫太學生儁孺次適少府姚公某子太學生淮次適納言徐公申曾孫魏儁孫六人長爾騏娶司訓宋公某女次爾鳳娶文學徐公宏初女次爾驥聘茂宰黃公某女次立原聘滿公某女次而模聘姚某女次而檢未聘孫女四人孝廉丘公某子諸生士藻孝廉蔣公某子某其婿也二未字曾孫男三人未聘給事狀言公沒十五年而子復爲營葬以元日涉震澤雪夜失道若有篝燈引者衆謂孝感又爲嫡母陳恭人狀葬其仲兄若嫂亦爲之狀文行不忝公子矣銘曰居後不軒居下不援忌爾直言不容諫垣投之兵間杙

上肉孱危得生還以禦南蠻秦差近滇半階未遷訾讐誦誦涅白磨堅寧俟華巔使車蚤懸樂彼林泉如債庶員如隱市仙壘二十年壽老而傳子孫多賢五福在天疇得其全天命靡愆人何尤焉長隄新阡魂魄晏然明神所繩祚胤永延

湖廣按察司僉事方公墓志銘

隆慶戊辰進士四百人後爲執政八座九列開府近百蓋明興以來所未有其厄下僚者亦近百然或以年不永或升降於郎大夫間而筮仕下人大歷中外政四十年不改惟方子及一人而已非但占榜卽諸進士科不



一二邁也子及初謝時余爲詩寄之曰出入兩朝三紀  
外浮沉五品一官中蓋實錄云又五年子及卒伯子進  
士仲子孝廉以志墓請先方伯同子及尊人戶部公成  
進士余復忝子及榜末可謂累世通家是宜志志曰子  
及名沈別號詡庵莆田人也其父名攸躋仕至戶部員  
外郎其母劉宜人其兄司理澣弱冠舉于鄉子及少穎  
悟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沾浹父每語人  
是吾家元方季方士衡士龍也已爲郡諸生郡有烏寇  
盡室縋城以避之戶部公至傷其脛而劉宜人故善病  
所苦加侵幸卒于田舍然含斂棺槨誠信無憾則子及

與其偶林宜人拮据爲多寇退室毀奉戶部公僑居晉  
安尋徙邵武邵武守吳明卿先生者戶部公同榜子及  
以父執事之吳先生都試諸生輒令子及與俱以所爲  
文作諸生式司寇林端簡公亦客邵武見子及而竒之  
謂戶部公仲子才出伯子上已還輯故業子及付家督  
不復問丁卯登賢書第三人明年成進士時吳先生入  
覲陳廷尉玉叔李宗伯元甫與余皆以同榜子集先生  
所賦詩子及詩先成衆稱善相屬其後徐子與先生來  
亦以同榜子招余三人賦詩如吳先生時子及詩益工  
余與元甫爲庶吉士而子及出守全州余兩人愧之子

及顧怡然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孰與青袍羸馬蹶躄  
長安中馬通揚塵塞鼻也全州介楚粵而多游民善爲  
奸又當孔道子及嘗從父令順德習吏事爲條教置父  
老師帥伍長班行之務農桑節用殖財小大之獄成於  
手中老吏驚以爲神行屬邑灌陽履畝均田百年之患  
一朝頓除灌陽人生祠之征古田賊再三發軒黨與震  
壞渠率效首功列上賜金綺而與通達茂異士論道經  
書質疑問事六日爲期校肄之伯子與焉凡兩大比得  
人爲盛弟子遂之者曹侍御學程蔣叅知之秀舒比部  
應鳳其尤也踰四年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未上擢郎中

所領江右諸郡歲賦以給六軍故齊庶人子姓出入黷  
若畫一同舍郎新安方思善揚論議深博廉正守道都  
人呼爲二方而某子甲以政府知故驕稚諸郎子及與  
思善心內輕焉忽以他事誣奏兩郎諸大臣不平然讒  
夫勢甚張姑薄謫爲雲南安寧提舉過家省父訖挾三  
蒼頭入滇兩臺賓禮之檄使居會城校五經四書二史  
廣布學官學使者令諸校士執經受業荒傲靡然嚮風  
以間窮昆明洱海金馬碧雞諸勝雖三年淹理詠屬文  
意緒彌暢已擢知廣德州甫上入爲南京刑部郎中法  
比精練覆治獄有飾辭者丹陽姜司寇寶瓊海海御史

大夫瑞涇陽李太宰世達三人剛直嚴毅有威重獨獎稱之三年考最擢僉事督學雲南迫大比不半歲校士遂遍士各盡所長得自見蘇侍御問子及今年滇士孰爲冠子及以朱思明對榜出朱果第一滇士習文體自是一變至今布滿中外皆所甄拔也餘四年而以戶部公喪歸有同舍郎與邑大夫修隙復中以計典衆駭曰方即前是計後三日有滇命法不應入計無乃太甚乎偃蹇久之有寧州除收事繁吏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守邸上漏下濕庫庾無筭鑰學宮蓬蒿没人山菁茂密嵐氣浸淫病易生數上書乞休諸臺固留不可發摘姦

伏洞若觀火寬積逋過郡僚無故攝人者抑豪右惠單赤不加鞭朴而惟正之供畢集有訟平心決之服罪者爲虧除已修周濂溪先生祠黃魯直太史墓新學宮以青烏術補其缺略復令伯子仲子與諸生締社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用相叅檢寧士蒞典倍徙故時矣臺使以治行高第薦銓曹推爲京郎觀察皆以十數劉司空東星特奏子及行能高妙願得與共事而

上有他嫌槩不報癸卯拂衣去不顧臺臣請以所推湖廣僉事予致仕生平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故三仕三已乍賢乍佞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

號死見奉祀有古循吏風里居偕諸父昆弟若故同志  
文酒宴娛杖履不及郊關之外無論公府矣族食指數  
千軫隱孤窮恩紀不替哀伯兄之無後也事丘嫂敬順  
無違卒符林端簡之言與人交肝膽可傾而不能容過  
義形於色飲酒無節度不給則典衣林宜人與助造者  
韓常貫簪珥度有酒所陶然誦淵明我醉欲眠之句引  
枕鼾聲如雷質明復命酌矣不速之客滿坐揖讓甚恭  
訊啓居詳款有及外事者掩其耳詩文所師承自吳徐  
兩先生外李觀察攀龍汪司馬道昆晚則陳宗伯經邦  
宗明府翔林祭酒堯俞鄭郡丞元甫相倡和甚富理學

自方思善外焦太史竑李太守贄已訪羅近溪先生於  
家與王圭叔士琦史稽叔記勲發明之而要歸于新建  
良知語具性學筌蹄內外編有猗蘭集寧州志選明大  
家詩若干卷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所籌畫東封泐  
河二筴秩然有條成敗竟驗久宦田宅不加益沒之日  
囊財百緡先期屬兩子爲我預舉七十觴已而病又數  
月卒若先知永訣然卒前六日草郡李殷母壽歌前一  
日爲二偈示空門友黃起先族兄應僊神氣安定其所  
得深矣生嘉靖壬寅七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戊申十  
有二月八日年六十有七配林宜人郡守有祿孫女先

卒子承笏癸丑進士娶提舉周誥女仲承簡娶封主事  
林萬言女早卒俱宜人出叔承箎丁酉舉人娶監利尹  
林諧女韓出女二林出者歸知府林大黼子舉人咨益  
韓出者字憲副周希賢子憲彭承簡子元震娶僉事林  
焮章孫女卒孫女三承笏出者歸僉事林焮章孫諸生  
銘盤李運使寅實孫堯承箎出者字副使曾光魯孫  
象祖公卜兆文賦里侯溪九跳山之陽爲窳三厝林宜  
人右今窳公于中虛其左以待承笏母云方先世家汝  
南固始唐都督長史公徙居莆刺桐巷至宋初六桂始  
大明興司寇簡肅公良永方伯良節同登進士方伯公

家子孝廉公重熙繼室翁鶴人三戶部公與仲兄別駕  
公叔猷同舉五服之內四世科名十許人盛矣銘曰名  
理之士其失迂踈公施于政秩如粲如文學之士其失  
儻蕩公修內行與物無妄輦轂清塵曾未厠足于粵于  
滇投之荒服春明天遠爲郎陪京隨牒平進讒口營營  
帶絕橫金寢仍故簣薄田敝廬靡增咫尺豈不厄窮陶  
陶滿志景則成詩飲則成醉死生大矣勇者失措前知  
何愛脩然而去九山之陽佳城自卜公實秉箕人謂埋  
玉有言垂世有子象賢沒而不朽是爲大年

刑科左給事中徐公墓志銘

往余分部大梁郵使相戒毋涉內黃境其令巖巖鋒距行者帖騎而避問之知爲徐公已讀公諫議封事危言宏論深慮遠識益鄉往之有頃聞公予告又數年聞公捐館舍惜哉久之公諸子以父執歐陽明府所爲狀屬余志墓是故余所服慕也志何可已按狀公名成楚字孺南鄖陽府竹谿縣人也先世出吳洞庭東園與南北徐鼎立世系可考者曰萬一萬一生振振生仲通傳六世爲政政生瑄瑄生興貿遷有無化居至竹谿嘉其風土卜廖家河家焉受室于王生子四松栢梅檜栢獨豪爽通俛使酒罵座而周人困厄不惜傾筐倒篋人歸往

之是爲公父娶于某生公神膚雙清語叅上流伯父功曹嘆曰吾宗踣弊不振徙楚而有成在此子乎因名之成楚日誦累卷許弱冠試陳蕃下榻論疊疊千餘言貴勝年少並共宗詠而身聳除潔義不苟取舉鄉試第六人家無兼辰之食啖蕎克虛而已卒不向人貸粟每語明府君子忠作作而不衷夫必將或循之曰先進之士有然者故也吾等宜行法俟命中立不倚使長監于世舉南宮第九人可得準貫恥事干謁就除內黃令單車詣縣縣多豪持吏短長掣其肘公廉得土名論戍諸豪震恐矣有訟鬻田不鬻井者陽不應使人浚井得鐵鎮

三十一  
枯骨則十年前所殺布客也遂伏法邑人神之諸郡疑  
獄質公到而情首歲旱且疫亟立三官東嶽河伯諸廟  
民初不信公率以禱萬衆呼零聲震天雨隨澍病皆起  
茂穡勸分省用足財是歲河北大饑內黃有秋蝗不入  
界愈以爲神象公貌而祠之叩者如響潞王之國河涸  
日行不踰舍已而見置有萬望藪有圃草列樹以表道  
立鄙食以守路郵籤報水程方舟如駛曰何地曰內黃  
曰今日行幾許曰百二十里矣驚問故曰舊年令請治  
河千金囊沙壅水候王舟來下之當路亦相視而嘻彼  
濬河築堤勞費民無算功相萬矣諸臺薦于朝者二十

有七有循良第一國士無雙之目焉召拜禮科給事中  
歷兵科右刑科左甫上卽疏蜀撫臣交際濫費公帑朝  
衆憚其風裁後先獻替則有君德時政八事因災修省  
六事樞政四事凡若干篇經略則有虜興可憂六事粵  
西盜寇二事遼陽甘肅延綏薊鎮黔夷豫防善後覈功  
定罪凡若干篇彈事則有倉場督臣京營督臣兵工二  
亞卿大理少卿素行多穢者司寇骫法者兩廣督臣墨  
者撫臣庸者職方郎不習事者故中丞媚虜者勲臣妄  
言惑衆者大帥薦者若干篇雜奏則有巡青要務倉  
營弊孔薦舉將才僞善囑託若干篇而最著者爲東事

云始石司馬偏信沈惟敬和說違衆自用遣兩使臣封倭公獨察其不然是以有春汛可憂封報可疑之疏已而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窖冰索朝鮮地圖矣公請責司馬亟反正自贖已而正使潛逃封事大壞公奮曰輔臣本兵撓弱凡才付託非人財亡民罷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棟如二臣其誰云待之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必無期矣請行黜奪而以救朝鮮集浙兵廣積貯審間牒假便宜速應援佐廟議又言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藏器待時存乎其人有守重地覈守臣振武吏銷內釁

杜外隙練土著六事之疏而司馬委罪督臣自解公會臺省極論司馬輔臣誤國罪旣無老謀又無壯事罪在不貫司寇之刀鋸日敝而斧鉞不行刑外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將誰行武終如公言

上嘗以夜分促議東事共叅同異旣而曰徐某自諳每入奏中官爭問徐給事狀環觀之三殿災儀郎具歷朝謝災故事公曰今徵求無藝刑政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天威有赫未可以虛文末殺也宜下罪已之詔亟修闕政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庶有豸乎疏甚剴切姦人王守仁者詭言其祖寄數百萬金寶于楚先王



上使中貴金吾按視朝臣皆言不可報聞罷公抗章言  
國初賜臣具有儀式載在史冊安得數百萬金寶而又  
寄之楚邱于何取徵

上從之而念兩尊人春秋高上書歸省有

旨特留攝兵科如故軍書旁午度非公莫之支也會同  
人構公公力請許歸歸一歲母病醫藥禱卜不遺餘力  
乞以身代卒不起而父繼之席苦靈牀頭憂慼在貌朝  
莫歲時之奠流涕如雨居處飲食每事有降除服值燕  
會必舉酒酌地安得及吾親

上厭聽言臺省缺不除部檄促諸病痊服闋者詣闕公

東裝就道而窮乏者私嘆息脫有緩急將安仗哉因取  
家所籍記米鹽諸日用次第給之而明府以當備計期  
與公爲燕市飲公不答數與談輒大泣明府怪之無何  
遂卒于襄陽其歲爲萬曆癸卯五月三日是日家有白  
氣若匹練升天博士伍維新與諸生同見之距生嘉靖  
戊午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年四十有六公友于諸弟  
親重偏至所累月奉悉與之共諸弟有家而諸子猶不  
改諸生之素食麤而衣惡僞才清稱非此父不生此子  
也生平所知契惟明府明府少公十歲既鄉學毋謂明  
府伯兄宜擇名士爲若弟友伯兄以公對兩人情好甚

隆而明府以公不及見其成進士爲憾狀公生平事覈文簡情旨悽愴余錯綜之爲志如右公娶某女封孺人丈夫子四人馬孺人出者伯斯達諸生祭酒聘選貢歐陽子仲女繼千戶周銳女仲斯達諸生聘郭道南女斯遠聘明府女明府名照宰邑與公齊名斯述幼未聘側室劉出也二女長適諸生胡一道亦馬出次字興安左方伯劉卿子元基側室陳出也孫男子四人聯芳聘諸生李郁然女聯甲聘諸生劉某女聯第聯璧未聘孫女四人長字諸生敖泰和子延齡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孟復馬孺人德儷公多賢子孫福澤殆未艾矣葬以卒之

年十有一月二十日墓在縣西玉兔山之陽銘曰司牧百里熙熙皆春輿誦遺愛廟祀常新是名良臣官守言責志慮忠純寧介爲雉無狡爲媿是名貞臣尚方請劍以誅佞人旣履虎尾亦批龍鱗是名直臣委蛇瑣闥燭照八垠應猝當變料敵若神是名才臣先事後祿貴而能貧貽子以安抱璞飲醇是名清臣有臣如此古之天民年不及艾位不秉均豈天忌全損益屈伸抑天胙善不必在身爰樹臣鵠考此貞珉宣昭令問萬禩靡湮

吏部主事翁公墓志銘

會稽山陰二邑紹興府所治要路人接迹于朝而庶人

在官者率善刀筆布滿諸曹自京師與浙東西郡以萬計中涓嘶命督礦權爲之腹心爪牙以千計邑稱難治無出其右者也常熟翁公初令山東鄒平當南北孔道值歲屢災河數潰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民得耕作故事徵賦贏十之三毀其權衡而邑佐或廣文以次坐堂上視徵省民無算謂二百年未有投訟牒者兩造自詣胥不得追非大故諭之解構公庭虛無人中涓入界民甚恐公曰此可計走耳盛車徒廚傳謬爲恭敬而使鄒無告窮民赴愬狀中涓喜吾固知令賢不忍一方民也去而之他邑他邑坐重困甫二月頌聲流

聞移會稽鄒平人奔告諸臺何奪我父母疏留公不報去之日遮道啼呼聲震野隨行數百里不忍別其治會稽延見薦紳賢者問利病所宜興革一語涉私正色不答淮上捕妖人趙古元他邑希功株累蔓延修郤者假設禍穽公獨無擾奸人翼中涓伐山虎而冠公連柱之不爲害越俗信鬼尼巫善熒惑人收論如法請學使廣士入試額修愛舍月朔臨校士文行一變邑有虎患公至卽去民比于劉昆入覲無以辦裝或曰五年稅田宅券此其期也公呵之吾豈借官法爲囊橐謀哉事畢遭嗣父喪會稽人弔唁屬路服除除清豐清豐民輕犯法

治稍尚嚴邑多竊犯則削其黠肆無顧忌爲械繫以時  
詣縣受戒諭好博者廉得主名笞而榜其門民恥且格  
家老甘臥巷無聚人焉學官圯月奉不足用詔贖者運  
木石而工畢舉有臺使胥橫索供億捶擊人逮之予杖  
臺使爲謝過屬校戶口集諸父老提名責實秉數持要  
而出不意按覈息耗損益賦役以均邑有種馬市馬者  
索高賈示以理法平之更白罔寺禁吏索賄而索疲馬  
者民相慶更生鄰國人無遠近願質成清豐諸司有蟠  
委錯紛率倚辦公寅出酉退治文書丙夜不休病矣入  
覲趨朝忽眩仆地主爵者以南人不耐北土移東鄉寄

逕清源距清豐三舍老幼提挈挽舟浹辰甫得發至東  
鄉憂旱步禱輕徭薄賦省刑弛罰雨澍有秋頃之奉召  
東鄉喜來惜去猶三邑也公于祥刑要覽一書極所究  
心聽訟必以日見其老少腴瘠輕重施刑入夜持炬熟  
視十九縱舍四邑懸法立儀冗役浮費積猾宿蠹汰除  
略盡咸肖象事之入爲禮部主事需次選臺省以休沐  
還里未幾改吏部稽勲司病失血弱不能步而神不媿  
行次吳門病忽劇不移時卒公生父某以叔子某貴贈  
給事中母某孺人嗣父某以公贈清豐令嗣母某孺人  
公已爲諸生清豐公欲以爲子公辭以無父命母強之

乃諾嗣父母喪公以偕計上計不親舍殮哀毀倍常兄弟爲祠虞山之麓以祀贈給事中公與太母祭必齋如也成進士之年太母九十母六十槭書稱壽慟父不逮見哭如初喪見者零涕聞母疾跣而喙相持泣母憐愛公少子勞之深夜兒何自苦爲佯對曰適飲近舍酒來耳母沒哭幾絕者數四素不佞佛至爲母祈福百拜不言勞諸兄諸子休戚關切身先從事從子或夭或貧與女弟適錢氏早世者贍卹彌勤伯仲叔嫂沒部署喪禮唯謹從父從兄賴以有家嗣父三女遣嫁從豐或代爲育女或善視其婿事兩舅右中表兄弟朱某張某恩禮

不替王徵君邲及甫高處士鄒山人錢業師袁文學張大學張武康范貢士同榜沈道生清豐人朱佩甫撫孤營殯排患扞難解衣推食勸學成名不一而足嘗雪故人罹重辟者其人知所自以百金爲壽卒不仞北上時友人拉之抵白下盜胙篋主人懼而逸求盜繫其妻公曰吾故慢藏不敢尤人是夜夢關將軍來謁神鑒其衷矣吳大水爲中丞周公畫策出家粟賤糶以倡里人放生飯囚掩骼埋胔孜孜行善卽之溫然而中有特操居京師室女夜奔駭而起仗劍驅之旁舍生莫不嘆異每言世事無常君子宜自立附權勢附氣節等附也山陰

相國欲得爲其邑令不應里居聞朝事闕失義形于色  
已見叔兄論列爲之踊躍甘中丞有語居官不聽人情  
爲好官居鄉不說人情爲好士大夫書置座右自警有  
造請者指示之不敢出一言嘗報其叔兄曰眼前不用  
一生人耳中不受一閒事差足自慰題其壁曰庭可容  
驂蓋門猶設烏羅蓋實錄也過任丘謁座主策一蹇驢  
座主咨嗟旣官吏部却輿隸乘小刀往還不識爲貴人  
也初四兄業儒父母倦于教五郎聽爲農耳公恚曰小  
人事寧足汗我從師受詩強力專精學日進猶喜左氏  
春秋丹鉛數過于二氏涉獵大指有經天下之氣條刺

古今事可應時而耦變見形而施宜者曰納忠要覽以  
病輟他著述亦多散逸歿之日貴賤長少臨者盡哀楊  
養初周奉淵兩人爲之死四邑子民三千里外多絮之  
奠不絕里人夢公威儀如達官清豐人侯某見公若爲  
城隍神吏張某夢公語之吾取汝馬翼日馬死故清豐  
祠最著靈響焉公名愈祥字兆和別號泰與生隆慶丁  
卯八月二十有九日卒萬曆庚戌二月六日年四十有  
四配無錫處士朱某女封孺人子二毓彥聘太學沈君  
某女毓醇聘山字趙公子太學某女皆所子兄子也女  
三一適淮府長史何某子太學某子尊一適諸生歸某

子諸生士璋一字無錫處士張某子應房則以女弟女  
爲女也兄弟相爲師友而季兄孝廉同居日深悉數其  
弟優學優仕言行相顧初終一節功名福祿宜什伯人  
天道無知使斯人無年無後爲狀累萬言情殊楚酷余  
承乏秉越憲嘗以會稽治行卓異聞之天官可謂地下  
人知己屬以志墓因首述會稽時事耳目睹記尤著者  
而摭撫生平大致錄之如右其他懿美若家世詳狀中  
葬祔橫塘祖墓無令鬼餒亦諸兄愛弟之一端也銘曰  
孝子弟弟仁人廉吏在家在邦無往不利士有百行猗  
歟純備沒爲明神聲靈殊異尸祝蒸嘗四國交致奚羨  
大年奚取高位奚必子孫方歆其類金石竹帛令問長  
世樂哉斯丘真宰所閱

知松江府事前監察御史胡公墓志銘

歲辛丑仲冬余以先夫人喪奔還過光州故松江守胡  
公已前卒子演年才十二斬然衰絰相鄉哭又十二年  
演游鄉校入太學名冠曹偶更工辭賦之業乃狀公行  
以志墓請而涕泗言曰演早孤不悉先大夫生平所爲  
狀質而簡無敢飾片言余讀之信然志曰公名峻德字  
明卿克庵其別號也世家光州王父廷瓚爲郡諸生行  
已有恥分人以財與配阮媪俱百年父壑亦諸生有聲

而知公當大成遂謝去用公貴再命大夫配李爲宜人  
公生聰穎絕倫目過口誦久而不忘十三卽爲諸生試  
無不在高等嘉靖甲子舉于鄉益涉獵天文星曆孫吳  
兵法諸經濟書隆慶戊辰與余同成進士眉目清揚軀  
幹魁梧美鬚髯市人爭聚觀之除任丘令任丘當孔道  
軍民羯羶不均多大家及銀鏞左貂貴幸者中丞儀封  
張公語曰是所謂大觚也君其慎諸公至登進鄉先生  
父老子弟於庭請爲邑洗難治聲以挈令三五申微而  
婉言和色導之衆皆唯唯故事邑多負其課竟公任無  
負者邑城圯捐月奉更城之民子來趨事甕鏞堅好望

之崇墉言言矣三年考最奉徵書授陝西道御史

上在儲宮出視學見其瞻矚步履曰英主也

上亦若目屬公者賜金綺疏陳聖學十事

先帝嘉納之又有籌邊三疏皆中窾綮先是與同官爲  
新鄭詩新鄭行酒過公前握手談笑良久同官嫉之新  
鄭江陵相構公疏使江陵復疏請裁抑中官衆遂誣公  
黨新鄭以考功令左遷判滁州故事遷客多偕公逡巡  
退讓脩其常職暇日與賓從載酒琅琊豐山品庶子六  
一泉嘯詠倡和有醉翁之致焉稍遷山東濟陽令以母  
喪還除服補山西襄垣棘閭比士得第一人復擢守蒲



州蒲多豪賈山陰襄垣二王宗張甚大家與任丘等以  
治任丘治之而服巨寇趙基等數千人抄暴諸郡邑諸  
郡邑介河東則漢胡桃林西則明星玄象出沒無時設  
方畧禽之桴鼓不鳴臺臣上功宜超拜而中無與援僅  
遷南京戶部員外郎尋進南繕郎治故宮孝陵凝土度  
木慮材鳩傭事成如所計料進祿一等擢守松江慎海  
防審什伍疏堙塞更櫃收埋冤獄卻樣緞所行善政非  
一士民錄而紀之每月校諸生拔其尤雋者若唐元徵  
董玄宰陸伯達陳眉公皆儒林文苑之選也屠長卿方  
宰由琴特所愛重邗大夫賢者莫方伯林岡鄉孫郡伯

方伯子廷韓與之遊覽山川徵求譚俗揚榷圖史甚歡  
而部人官南省數干請不遂喉白簡中之松江人爲贈  
言訟寃泣而留行陸文定更爲扼掣公獨喜得歸侍父  
與繼母問寢侍膳依依如孺子時旣舉演而父卒年已  
五十哀且致毀友于仲叔兩弟讓產不問多寡有無芝  
三生其室里人奇之爲三芝圖而搆別業有花石竹樹  
亭臺池館之勝風雨雪月琴尊觴咏日陶陶遂遂也子  
入大學教以時義而手製示法曰課兒編後進傳誦之  
趙蘭谿當國貽書勸駕辭以疾沈四明謂冢宰李公才  
如胡公竟不獲大用人將謂何中州部使者往往推轂  
昌

而公久無宦情矣歲儉施粥施木以千百計殯戚友死無歸者助婚不及者甚衆州有稅政爲民患若大冤極言無諱而不任德行年六十一卒其生嘉靖辛丑四月八日卒萬曆辛丑三月十日元配南陽學博潘士愷女累封宜人子一卽演子延其字副室仇孺人出娶固始余工部繼善女潘宜人女一適盱眙令鄭希孔子太學生鉉孫達生幼未聘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銘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匪直不得而爲謗端投之謫籍斥之歸田謂公有愠公乃宴然明農訓子以終天年浮雲富貴彼安在焉子述父作父待子傳沒而不朽胡公之阡

平羌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公墓志銘

嘉靖以來北虜爲中國患劇矣賴有天幸虜以愛子投欵稱臣爲外藩疆場得休息然將士徃快宴安緩急無可恃余領河西節延問諸宿將可用者得張公公名臣字某別號東山故榆林健兒也身纜踰中人領頤齒鬚大氏虎形矯捷精悍搏戰常陷堅擢爲隊率同千夫長劉朋守黃甫川朋遇虜喪馬被圍單騎馳救射虜中其魁奪虜馬載朋歸已代朋爲長有卒張英被虜從虜犯韓家山公率衆禦虜虜敗獲英英泣而呼故漢人爲虜

脅至此願以技齋一卒免之歸臺司喜曰人以首虜功  
多邀賞若不妄殺異日當爲大將嗣後過虜跨馬梁李  
家溝高家堡田家梁大戰西紅山功居最遷宣府膳房  
堡守備虜大衆入我兵寡環攻臺上相支以日欲生得  
公公召麾下酌水爲酒飲而歌呼虜莫測所爲不敢登  
臺夜分決道出從境外取捷逕歸當事者奇其膽畧遷  
延綏入衛遊擊防古北口虜叅百騎犯龍王谷拒之俘  
三人囚得虜情已卻虜南牧燕石平山營者土蠻擁衆  
二十萬屬夷影克前導由界嶺口羅漢洞至永平灤州  
昌黎所過糜爛督府檄公部兵千人往援諸將就善水

草頓舍自葆就公獨請戰遂帥王志道曰虜衆我寡戰  
不利一敗塗地將奈何公曰虜雖衆抄鹵駢衍必路以  
我易與擊其墮歸時不可失國家養士謂何無一矢相  
加遺竊恥之願爲諸君刷恥帥疾聲揖之君志大言大  
何藉吾等公忿心張膽氣如涌泉與其部呼天爲誓不  
與賊俱生擐甲而馳曰惟余馬首是瞻衆從之無不一  
當百雖聲震天虜以數騎嘗我公手刃之虜駭折北不  
收追至棒槌崖斬首百有奇獲諸毆畧人畜無算諸將  
尾公後斥圍要遮虜昧不及撫呼不給吸崩弛墮崖死  
溪谷幾平自是五十年虜不敢大寇薊門薊人生祠公

立碑紀勝虜悻悻沮膽其處事詳四鎮三關志中會屬  
夷誘殺墻子嶺叅將以公代之論前功遷實職三級賜  
金幣人謂功浮于賞蓋有忌且冒之者矣居三年屬夷  
盜磨關公免胄而示之數其負夷恐備罪輸牛馬自贖  
已力排群囂脩南峪寨創五臺至今諸路用爲程式遷  
副總兵領密雲右營事尋爲薊西協守建營房築新城  
輶車曠弩蘭石渠答具設夷酋抄蠻嘗誘殺死叅將公  
招義而責之鼓不振塵旗不解卷酋懼縛叛夷一十八  
人以獻已試草教法于閩家屯行營夜營雖畫地居方  
旋轉咸中遷後府都督僉事副將佐五府蓋超拜也又

特鑄印賜勅兼轄石古曹墻四路標下右營振武石匣  
輜重奇兵諸營所在辦治已卽所居官佩征西將軍印  
鎮寧夏虜王俺答爲其子報怨瓦刺欲假道賀蘭公尼  
之虜王恚吾不能闌入耶公夜決唐漢二渠水道不通  
復陳兵赤木口虜懷疑怪從山後去三歲互市無敢譁  
者而閩邊某黃門以苛禮責望探追不及之事論公調  
用虜小阿不戶侵軼馬蘭起公爲副總兵當之虜聞公  
名悔過乞款而薊東長昂狂逞大司馬擇可急使者無  
如公復公故官鎮薊門長昂愕然今大師昔棒槌崖惡  
戰那顏也亦悔過乞款以鮎魚口修橋功遷署都督同

知改玉矣有攘公位者入爲左府僉書歲餘出鎮固原未踰年火落赤真相台吉瓦刺倘不浪合順義王捲力據青海圍奪我屬番洮河西寧道梗特命鄭司馬經畧而移公鎮甘肅套酋卜失免率合套諸部口實禮活佛陰與火瓦結公按兵永昌寒甚枕戈臥雪者月餘使謀諭酋以恩信禍福酋笑曰以我突騎麟河西如平地耳遂從宋家庄穴墻而入公迎戰水泉三道溝仗劍大呼豎髮噴目格殺數虜虜酋中流矢奔殪衆潰公臂亦受金夷而諸卒貪虜裝齎所斬首不滿百然虜挫矣其後焚仰華寺斥松山地數百里猶席公餘威云鎮人爲標

石柱曰張將軍戰勝處又生祠之事詳甘肅志中遷祖職一級實授一品公以國雖無事忘戰必危上書言八難五要與經略枝柱而部下小失利傳致爲罪時方六十詆其老公亦引疾乞骸致仕有旨候召用顧骨節不能趨和承意且有子可繼志不必身爲矣公爲將與士卒絕甘分少銜恩用命可赴湯火是以所鄉有功里居賑貧掩骼修道靖佛寺不惜費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圍咸加禮接雖在耄耋御女肄射不減少年食芻豢服輕煖乘牢良逐獵較如此者再終一星未嘗疾痛害事近代諸將以功名終此其選矣子兩佩將印階一品

有戰功力請歸侍公疾雖不及舍然在武臣爲特舉已請祭葬如令甲語曰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故梟俊禽敵之臣非乏而兵不戢自焚往往有之公福壽子孫可什伯人鵜鷓飲水數斗鱣鮪入口輒死其量殊也吾家猿臂以殺降不封後裔衰替公不嗜殺人一念天實右之余數過公貌不羨乎情言不溢乎行起自行間于書未涉獵與之談蘇援世事利害得失井井有條每得余文屬定句讀珍爲鼎呂三年前以寸紙付其使屬余銘余詰使云何曰主翁爲身後計耳其子稍述公復歷奉治命請余間以所睹記次而書之如

此公生嘉靖戊子閏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甲寅十有二月十有七日年八十有七元配高繼室章俱贈一品夫人高生子承胤承胤娶副將章綱女繼副將龔某女再繼副將孫某女復以龔女弟繼其姊生子應昌爲任子娶都督石尚文女其姊生德昌道昌德聘元戎王國棟女道聘元戎官秉忠女承祚爲諸生娶副將劉某女子某子某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銘曰兵危而戰凶何以能寬樂令終夫矢擣而眠其殺豐撓而眠其殺鴻苛搏重節疏栗同陰陽相得何憚于疾風夫弓六材具而引之中參均九和有餘者上工豐肉而短寬

緩以茶因君之躬爾以弓矢奏膚公習而察之器與道  
通守雌知雄故宜其昭明有融福祿來崇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二

杭州守方公墓誌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隆慶初天下盛言理學危坐雅步遲頓不及事爲下吏  
欺謬益始未嘗不純白末乃滋僞也萬曆初天下盛言  
經濟綜核名實法令煩憊要以阿邑當路與時上下若  
鷲鳥去來賢智者往往而是如方公豈不粹然人倫之  
表哉公名揚字思善舉進士知陝州入爲南戶部員外  
郎晉郎中左遷知隨州擢同知嘉興最後守杭州未半  
歲卒父曰從本以公貴封奉政大夫母黃贈宜人始里



母夢宜人擾龍於庭而公生三年能以指畫沙成字八年就外傳啓處有常度未嘗換色羣兒皆嚴憚公卽塾師敬而禮之無敢褻見也其夙惠有如此者九年喪大父執喪如禮始有室喪大母禮如初比喪母勺飲不入口七日哭日夜不絕聲而封大夫亦篤哀廢眠食則謬爲好看事封大夫更從之賈宛陵握算封大夫爲忘戚也退而洿沫張浹席矣封大夫浣沐衣履必以身受役凡二十年迨公仕而封大夫始置箕帚妾其孝有如此者公獨子事從兄忠甚恭忠死視而不舍公枕之股而哭之曰揚所不奉嫂如兄字姪如子者他日無相見地

下乃瞑自後得糈必以先孤發無何忠子敏死公愈益慟天乎是使我爲德不竟也忠弟廉死宛陵設虛祭飲泣淚損橐裝輿慟又有兩兄蕩資斧抵公乃得歸疎屬第貧爲給祠具倡宗人建社壇定社倉法歲時少長畢集秩秩雍雍如也其友愛有如此者公刻心秉德擇地而蹈羣從以聲伎佐酒畏公知數避匿他所里人爲樗蒲秋千戲聞公歸而屏迹不復見居外無竿牘入都門入都門無造請所出入人罪與除利病與上官論駁十餘返務行其志其方正有如此者諸子節稱貯息而公居約請得以本業之不許知陝州單車從一奚奴日服

食器用壹取俸入屬吏一人掌之季終權會而納其餘  
錙銖無浮既去悉籍署中共張授管籥者守隨若佐嘉  
興亦如之兩人覲於陝貸吳鴻臚五十緡於隨貸江大  
行及兄旦二百餘緡然後啓行封大夫就公畱邸私怪  
問兒何弟守儻石公長跽而對曰自曾大父以及大人  
質行齊魯諸儒莫及身終布衣名不出閭里兒無似從  
大夫後佩印衣繡出則簪梘傳呼斯已奢矣寧憂貧乎  
封大夫稱善不責公甘毳其廉潔有如此者陝鴻臚某  
子甲數從請託不諧嘆之會朝嗾其僚糾公鞞朱履當  
罰金公實綦履也不肯庭辨守陝三載薦書十上隨牒

平進爲郎同舍郎以私憾上書誣公闌出庫金諸郎不  
平將修郤公謝不敏旣得命出知隨趣裝就道若以資  
遷也督漕雪上時漕卒齟齬長賦者勢甚張公下令長  
賦者與卒各以什伍立肩相授受終日而輸粟數十萬  
石士無譁其督無所牟利大望故以腐粟訟大司農若  
政府是嘉興丞強而授我者也衆殊爲公危公顧私喜  
緣此受責芳香多矣已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諸武人奸  
狀事卒解杭逸囚二十許人國中口語籍籍公病不任  
事寬不任守臺臣簿責游徼甚急公引而自劾守非敢  
以病寬寬固守事也寬而過病而困守固當去敢逃刑

書聞者愧其言而捕卒滿品其雅量有如此者居陝履  
畝均田經界則壤而賦平治次舍節委積禁其驛騷而  
賓至如歸汰食租衣稅冗者而民不病收責贖緩緡錢  
之羨以積穀而歲不虞侵立保甲嚴警迹道旁樹榴以  
禦禦人者而外戶不閉守隨五月城城署嘉善三月爲  
堤捍水盜以物質子錢家辭所連染輒覆沒乃悉召諸  
家踐更非保姦者有發得理出市人至今便之奉檄度  
七邑田出舍周行露宿蓐食竟以是病郡饑佐守出令  
分民四郊受賑所全活無算錄囚持平例時有所寬以  
明恩貸燕居則腹繹吾日者論某坐恐有憾吾欲脫某

獄而未能吾欲舉某事而未暇其勤事重民有如此者  
豪蔣伯良匿亡命爲姦結納諸貴人多爲地道路以目  
公廉得其狀以它事逮之諸貴人爲關說相踵而豪立  
箠死矣夜之旁郡盜艇數十逆舟公挺身出曰吾方郡  
丞也廉無以望汝之腹力猶能尸女盜讐伏散走杭卒  
旣暴主將而嘉禾守禦者搖心公呼其魁詰之餒而死  
牖飽而死市奚若謀遂已其沉幾應猝有如此者公爲  
吏恥以簿書期會見長率先教化新陝召公祠祀周程  
朱陸九先生羣諸生秀者講肄其中厚廩餼以養之購  
書史以課之考其德行而獎掖之慮其解嬖而要束之

察其困苦而宣理之引渠水通泮池以埤益學宮之勝  
陝士斌斌相望起矣在豫在楚在越三與省試薦士幾  
二十人在嘉興授經七邑士又數十人文行相配不負  
所舉其知人善化導有如此者游孔子廟廷翼翼如聆  
謦咳歸而署其楹期至聖人之域少年竊笑之不爲動  
楚耿公大都授時衆將致公公辭曰無有師保如臨父  
母耿先生功令布在學官是吾師也何必從行其學以  
敬爲輿以義爲路以無違言爲入門以內省不愧爲實  
踐郎時講學者方宛舌而公偕諸大夫都人士危言覈  
論自如置一帖以視聽言動飲食思寢爲目善者朱書

之過者墨書之沒之日言不及私謂其子曰過化存神  
四言者安身立命必由之矣吾往與某同舍坐而言不  
聞此未達存神之說以頑空者也夫宿塵習塵事塵理  
塵一不化而難以幾矣子必勉之其篤信好學有如此  
者世儒逃空虛謾聞見或碎義逃難公百家無所不窺  
讀經先大義而後訓詁讀史急治體人物讀諸子標識  
其典要又明習文法練國制度所常誦說則易詩書禮  
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道德南華淮南韓非班馬李杜  
之書晚而通釋典曰仲尼猶龍老氏是與仲尼異教而  
同道假令生同時必有合矣爲文峭健有風骨下筆千

言若宿構當秦漢詩多古體當晉魏所著有山中集孝  
經句義中州藁暮月守考南中草湖中藁仕學卮言其  
博聞善辭章有如此者公先世家河南遞徙爲丹陽爲  
鑑湖爲白雲源至處士桂始遷歙柘源十六傳而處士  
良遷羅田曾大父社昌廩廩鞠躬君子程宗伯敏政所  
畏也世稱居貞先生大父景英敦義崇讓封大夫樂善  
好施與清人賢胄所由來遠矣配洪宜人桂林洪長公  
女生子二長時化邑諸生娶胡文學清女溫雅有醞藉  
歙人所一爲佳公子也次時俊娶吳處士文彥女女二  
長字鮑處士大本子拱宸次字汪司馬遺昆子無競孫男

一嘉生時俊出其家世子孫婚姻有如此者公生嘉靖  
庚子十月二十有五卒萬曆癸未三月三日享年四  
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某所當杭軍民兩變守者難其  
人誰差而屬公公除苛解媯與民休息民甫安而公先  
已病再告不得謝上丁釋菜忽嘔血數升開府張司馬  
公請從公括蒼得自便太宰嚴公重公更爲請予長休  
告郡守予告自公始也公德行政事文學一意師古然  
善藏不以逐時取名諸沾沾立門戶高自誇詡或挾所  
長互輕詆不相爲下者視公當愧汗矣中道而沒士論  
無不惋惜焉銘曰謂公拙宦事若習貫所部職辦謂公

善仕不能研揣身中於毀謂公少文而吐靈芬爛然卿  
雲真不爲迂通不爲拘匪世俗之儒紫陽有願作我儒  
宗無忝其封羽漸成儀輿誦成碑戶祝成祠無可以死  
有可以死展也君子

鄖陽守楊公墓誌銘

太師楊襄毅公有五丈夫子皆以文武科起家官一品  
者二人惟叔氏由任子至郡守而才美行誼無忝其父  
子兄弟卽他姓文武科起家者所不逮薦紳學士亟稱  
之則毓庵公其人也公初名州俊更名俊彥字伯美別  
號毓庵襄毅公督學齊魯寄徑涿郡夢僧入室驚而寤

則公生詰朝人言山寺有高座道人涅槃卽其生時云  
是爲嘉靖甲辰正月二十有一日比長猶能道前身所  
居處操行師友形狀而沉靜端凝語無妄發非其人不  
與交深居簡出短褐革鞜糲糧之食不識爲貴公子也  
至於鑽厲求學篆刻爲文勒逾甯越篤若江都矣凡十  
上有司不第幾第矣或以試卷遺脫及避襄毅嫌罷襄  
毅沒後十五年而少第亦登賢能書公乃歎曰余之莫  
由此進也命矣夫遂謁選人除後軍都督府都事遷右  
軍都督府經歷令丙天下衛所分隸五府諸武弁受世  
職府先核實而後大司馬加察焉吏人稽故必滿其欲

乃已公案無畱牘左右計不得行植立如木偶繼以怨言而武弁頌聲四起矣三年考最勅命有曰嚴清服已幹敏當官公誠無愧辭云已遷宗人府經歷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大司空知其能卻窾輒族屬公批導迎刃有餘地焉若繕車局樹棹楔督大通倉造襄城葬事集而費省諸郎奉之爲挈令也初

慈聖皇太后建慈壽寺西廓以奉大士未幾圯蓋視作者侵冒故有詔大司空擇諸郎材諳茂敏者俾更新之大司空度非公不可公固辭極知是役也幸而成可徼上恩顧司空官屬自有司存佛不在祀典寺不設經費

郎不能執奏而爲之役後世謂郎何人大司空聽其言而會遷屯田郎遂寢屯田郎司上供薪炭中貴人責賄諸商無餘方械治商劉祿以彰虐燄公具爲經營商乃蘇諸大臣應賜葬自太宰孫公以下五十許人朝至而暮爲請李貴妃者

上所最幸其薨也令墓域密邇壽宮中貴人阿邑言西井佳公白大司空西井左昭陵右去壽宮墨丈間耳能無傷地脉耶不若銀錢山便地廊衍而又相望魂氣無不之也大司空爲言

上卒從公議故事方石浮石堅略等而方石價數十倍

商因緣爲囊橐關說中貴人以方石代浮石公爭之甚強累朝諸妃瑩例用浮石寧欲速朽耶中貴人語塞省金錢鉅萬已遷知湖廣鄖陽府事鄖斗絕萬山中三藩地犬牙相錯五方之民以其籍自占爲盜賊逋逃藪公廉得其魁宿寘之理餘黨烏獸散兩造盈庭以次就讞片言而決不移晷而訟庭虛無人不移月而囹圄虛無人羔鴈筐篚逡巡雉門之外無敢入而璫陳奉奉璽書領楚礦稅事責鄖船稅公謂船稅果有之銖兩耳府之供給於是焉在請悉以佐縣官緩急無更加也已採保康縣礦公應之遲奉乃身如鄖所過諸郡守或郊勞謁

刺體至縛紉公使一吏持刺迎刺體復倨已至館復使吏與講敵禮不者無相見奉怒翼日檄下索千金公曰鄖不能當江南一大縣千金寧從天降地出耶太守不忍病民有月俸百二十金相貽奉益怒呵其吏公喟然曰彼以我戀戀二千石耶遂上書乞長休告奉迹公廉得士民心卻所贈詣公謝過屬當上計行鄖人空國送車爲軹父老泣下沾襟蓋微知公去志決且病見端矣計畢疏請致仕鄖人在京師者謁冢宰留公公亦重失鄖人心脂轄東發不數日卒晉陽邸中鄖人泣而思之爲伐石頌功德焉公性至孝母段太夫人嘗邁危疾諸



子不在側獨調藥餌侍啓居兩月衣不解帶禱於神請  
以身代又不愈割股調羹以進太夫人之卒也嘔血數  
升晉臺察高其行下所司表閭且聞於朝公謂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士所誦習何事而以是爲名高耶晉  
人益歎異焉公卒之日爲萬曆辛丑二月十有六日距  
生得年五十有八配王孺人中丞 公輪女男子一人  
元楨官生娶景氏女子六人諸生羅尚鉉韓焯郭鍾瑜  
太史韓爌太學生南朝聘孝廉任治統其倩也孫男子  
六人瑞方聯方承方騰方繼方胤方某方爲仲兄之子  
祉後孫女子三人卒之年九月某日葬郡城南十里王

莊耐賜葬諸先墓次自襄毅以上家世史乘碑版海內  
所悉不具論余與公少弟水部善水部傷四兄但沒而  
身孤立爲公狀數千言詞旨酸楚又深悲公孝行世罕  
知者余故節而志之銘曰世不乏廉吏公汰浮費却私  
餽割其常俸常供以寬民於憔悴世不乏直臣公所抵  
牾無論中貴人迺至

天子之妃與親利不誘威不詘道在必伸昔者漢有關  
西楊伯起遺子孫清白耳賜也司徒好盡言死必復致  
大鳥矣蒲阪之楊何相似君不見良哉二千石叔子

興化守李公墓誌銘

吾師李文定先生相兩朝以清白貽子孫其季子健齋公官內史月奉不給請移陪京便就家粟遂爲督府參軍叅軍清華不若內史又仕宦以不離京朝爲貴春明門外卽天涯自古歎之矣天下高公廉讓不愧爲名宰相子云公諱茂功字季成健齋其別號也先世譜系可徵者海一公家句曲朱埏數傳富一公兩子長伯通次樂易伯通家江北安宜樂易公從之兄子羯羶不可忍樂易公乃徙昭陽被苫蓋而居所親贈金數鑲易小物轉販稍羨遂爲昭陽人則兄子貧矣數來強割其貲無愠色人稱公長者必有後生朴菴公旭生永懷公鏗三

世皆以文定先生貴封少師先生娶於徐累封一品夫人四乳而生公白哲顙有奇骨先生異之是不在三兄下徐中橋翁者於先生交最稔公生三年徐翁舉女以字公其年先生大魁天下從入京師言動以禮自持所師則溫陵許賜山吳門錢兼山二公所友則陳文憲凌紫崖陳養觀三公無不奇公才先生記室多海內知名士公游之甚歡用朝臣例爲京兆諸生尋入太學而先生已貴公角巾布衣徒步出入非通家衿契不識面句曲日者馮生諸公卿爭延致之一日語先生相公諸郎皆能致身青雲若某某者堙替隸圉矣後三十年驗之

良然徐翁宦京師以女來歸而徐夫人病公夫婦侍疾甚謹醫藥禱卜皇皇浹辰當秋試謝不赴母夫人故強作健趣之曰吾須女一第而瞑公不得已入闈忽心動投筆趨出母執公手不能言屬纊絕矣而公哀可知也跣而以喪歸呼號擗踊路人雪涕終喪如京師省先生僦舟車行不煩館人其歸亦如是先生爲媚嫉者所中謝政公逆諸清淵先生指示橐裝此皆君賜若輩希稽古之榮乎當取以爲法公從諸兄對曰有太父母在先生喜是吾意也姑試若耳公數奇屢試京兆不售他宰臣子有登高第者客諷先生不聞昔賢父子恩深不覺

自失耶先生喟然而歎吾不欲以公家科名私吾子卽吾子意不欲以我故取科名昔者馮生言或有驗乎無何先生有目眚公侍疾如侍母久之先生卒哀毀更甚上褒先生舊德恩卹有加任子爲尚璽丞當及公以讓仲兄而已爲內史拜命之日伏地哭扶而後起先生門生故吏滿朝見公翩翩佳公子爭內交戶外屨滿公善棋而不以上人又善酒沾醉作禮愈恭諛不爲虐客日進座無公不歡游覽宴會必公與俱公雖泛愛衆而親仁一時姻婭通家察家凡數十人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非私昵也嘗使衡王邸故事王跪迎冊於郊使臣騎過

之乃起公曰王敬使臣使臣亦當敬王下而揖王起而後騎而却王所贈筐篚累百金三年考最進階徵仕郎已改叅軍其上官多勲臣武臣其幕官恒貌之公執事如禮而上官益重公有不善懼爲公所知又三年考最遷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督賦三吳鈴下稽故長賦者萬端或窘而坐斃公多所寬假與爲期開門延內無畱三吳人稱之以次擢武林北新關公輦蹙曰征商故非美事人且以我處脂膏自潤如先德何爲損苛政法宥役商不壅閼而廉得車應揚關憲張拱三人者窟穴摧司爲商鑿齒摘發其奸置之法左右吐舌捧手救過不暇

給市魁入貨而不償直者居停主人以僦費摧貨直者狙僧以後貨償前貨者責其負除其籍商民交口誦德焉武林又有南新關故司空屬也公承乏攝其篆事立辦則與客泛舟西湖上了公事不若了公事而之湖上爲得體也已進尚書郎六年考最時尚璽顏與朴鴻臚張鳳梧奉常傅太衡三公稱清卿公稱清郎四人相得而顏公如燕無以爲裝公資之乃成行顏公曰公非我不愧人我非公不受人愧已遷守興化郡郡多文士而民以地狹貧胥吏斯隸用氣力漁食貧弱公令凡訟者自往逮不得屬斯隸至則自按問不下胥史胥

史廡隸往往乞歸農去郡所用貨索之市市魁索貨主當具有者半賈而賣或十不直一公令民詣府自評價商願出於市矣會當校士士丐貴人爲地刺盈篋焚之於庭吾聞得郡中一名艱於省中一第柰何狗貴介而厄寒峻人服其公首所拔錄兩人相次成進士而貧士張名時者卽舉於鄉居恒念微李府君吾其終已已葺學宮構講院禮諸先輩與諸生習業其中而日省月試之所行莆陽課士錄如陳騰鳳宋祖騰唐玉黃鳴喬陳臣忠林銘鼎皆一時之選也祀理學名臣八人表節孝士女三十八人嘉靖末倭寇郡魯師亮張光祚張珊檀

文貴格鬪死柯氏婦罵賊死魯獨廟食距之數十年且就泯沒力爲白而旌之郡人有執政門下士阿邑執政詆謀先生懼公修郤公曰犯而不校吾先子所從事也小子何敢倍之卒不問學士大夫相告語此相度何必減文定少年羣不逞詢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將曰虎曰地煞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臺使者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臺使者疑之檄公案公嘻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爲戍一人城旦春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以立

皇太子覃恩進中憲大夫計還值歲饑傾廩以賑吏白

須臺檄公謝曰若不聞汲黯耶卽得罪吾自受之有母  
訟子者公怒將刑其子鞠之則以乞一握米爲粥食母  
粥不中食故公笞而貰之予一緡錢爲養母子感泣如  
初盡括其秩祿市粟爲糜士大夫效之郡無餓莩流亡  
天久不雨毀服步而禱雨乃大霽凡三禱皆如之隣郡  
不爾也郡木蘭山溪會水三百有六十宋錢氏女建陂  
溉田陂右疏渠導水田凡萬頃歲收粟三萬七千而外  
爲堤捍海爲斗門相通歲久圯其費不貲公身先畚築  
視故有益無因蓋二千石盡委之此矣又鳩三營卒而  
勞之曰爾餉於斯焉給通力合作非相爲賜也卒踊躍

聽命而堤成爲永利焉民浮海而移粟於外郡郡粟爲  
空以種蔗利誘民不種粟者其言有故其說成理公爲  
明其不然而罪其譸張者資郵傳之費不時給者禁鹽  
策之擅積著詭時逐利者而於慮囚尤慎愆諸生蔡承  
方與里魁有郤承方舍中兒廷貴死魁誣承方殺之公  
曰廷貴有父兄在父兄不言而以他人仇讐之口爲信  
乎鄭東霖富而奴暴殺人坐霖威力主使公訊奴殺人  
時霖不在側耳目所不及威力何加焉奴伏辜蔡任與  
其徒四人夜入關氏宅關氏婦覺而走鬪傷指坐任死  
而免其餘公言強竊故不同科昏夜時安知傷指出任

手林棟與猶子鬪未幾猶子見殺索棟室得蔗刀赤色以爲徵公視刀不滿尺無刃不可殺人且蔗漿漬也非血也所平反疑獄遠者十數年多者數十百人而四事則人人能言之矣郡以倭患設三營卒藩司餉發郡郡胥侵牟其中卒含怒不敢言公奉藩檄召卒長授之不入莞庫錙銖無損卒大悅謀者言倭犯南日寨卒樂爲公用爭先赴敵材官龔守忠勇冠軍或請留自衛公笑曰吾不爲民先受矢石而靳此以卒與賊乎脫有緩急乃公任之亟遣守忠往擊敗賊而公治郡五載倦遊矣移文乞休十上不報臺使者復相繼切遂謝事徑歸藩

大夫使使追還之不得又趣入計卒不應城隅有依綠園且就廢稍穿池疊石時花木繕亭臺與仲兄觴詠其中子姓中表之戚撰杖屨以從致足樂也念叔兄遠家南徐當食廢箸刺舟往省因涉三山而返諸異母少弟四人莫遠具邇憂喜之懷每徵於色迨耆情好倍敦里居不挾貴不挾長不談人短不以一刺入公門要束監奴不以聲色加人人以緩急告不惜施予故極爲鄉里所安素健噉不食藥晚年微苦痰諸子奉藥以進却之已患足痿製小兒子登涉如故已哭其仲兄慟更哭伯子病日深諸子侍而垂涕猶然慰之我固無恙而遽瞑

矣先是戚黨夢車馬幡戟傳呼甚寵曰逆興化守至則公也公施德於郡久豈其死以爲桐鄉耶宗人執友外戚侍從僕役比隣鄉社耆碩童稚賈販扈養日夕數十百人各以其班來哭無不盡哀而其大夫士之賢且仁者以公官終於守爲守賢最著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履正志和曰莊因以文莊易其名云公生嘉靖乙巳四月八日卒萬曆庚戌三月十有六日年六十有六配徐累封恭人事公和而敬旁無勝侍子四人伯思謙國子生先卒娶溧陽馬司成一龍女孫繼娶江都何解元龍圖女仲思睿國子生娶如臯錢京兆藻女叔思聰娶同邑

舒明經守謙女季思賢娶金陵何侍御淳之女繼室以其娣孫十人思謙出者長芬聘鎮江徐吏部大用女長茹聘溧水伍孝廉光賜女思睿出者長曆娶江都卞茂才元英女長林娶金陵顧文學起南女長楨聘金陵宋太學俸女長樾未聘思聰出者長科娶金陵顧進士起鳳女長華聘新安汪太學宗孝女俱諸生長喬聘同邑舒茂才漢儒女思賢出者長蔭未聘孫女四人長適同邑徐戶部來儀子諸生延祉思睿出也一字同邑袁戶部應祺孫元一字海州王都督鳴鶴子某思聰出也一字未字思賢出也曾孫女二一字同邑徐茂才際明子發



元長曆出也一未字長科出也思睿述公行實七千言  
質諸余所聞見合爲節其大半志之銘曰中世銓格相  
臣任子高者符卿次者內史層累而上九卿肩比官二  
千石薄爲常擬或曰綺紈不達政理投諸荒徼空名而  
已猗與李公清標峻峙辭尊居卑搏讓明禮戰勝紛華  
蟬蛻泥滓黃霸米鹽謝玄屐履營綜周詳咸稱任使甫  
實雄邦守不輕以簡公爲之立綱陳紀懷保小民譽髦  
斯士輿人作誦豈弟樂只一辭而退如脫敝屣無瑕圭  
璧其馨蘭芷宰相世表先朝所侈彼哉浮榮貴茲德美  
象賢似穀屬之公矣興化故郡興化故里或往或來情

鍾於是吉夢有徵令名靡毀宰木翳然翹翹仙李

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隆慶丁卯余從先大夫遊梁則聞光州劉嵩陽先生閱  
覽博物君子也是年先生仲子舉於鄉先大夫美其有  
父風或云恨不見伯子殆難爲弟矣伯子者名黃裳字  
玄子人稱爲太景公者也因急索公論著觀之奧衍弘  
深震駭耳目先大夫誥曰吾兒不堪作劉君衙官乃亦  
同上公車耶明年余幸登第而公不偶又二十年爲丙  
戌公始與余季弟成進士又三年爲司寇尚書郎余幸  
入芝蘭之室締縞帶之交又六年公歸尋卒又六年余

謫壽春行部至潁見公之子於其婦翁所以志墓請而  
余亦遭先夫人喪扶服還寄逕光州不及酌宿草墓其  
子介父友陳生九鼎輩授以冢宰趙公良弼所爲公狀  
俾考述焉狀蓋冢宰草創而陳生潤色之嘗以求志於  
中丞張助甫宗伯何啓圖兩先生兩先生從公地下修  
文不果余代匱義不得復辭按公世系爲夏擾龍劉累  
之裔奕世賢豪長者不可勝數明興以執金吾屬籍徙  
家光州高王父贈太僕丞忠曾王父太僕丞贈少卿進  
以孝子旌王父廷珮有拔俗之標父卽嵩陽先生繪以  
省試第一人成進士授行人選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

出守重慶重慶人生而祠之娶胡恭人生公恭人之娠  
也夢朱衣貴人自天下驚而寤公生一歲能言手執書  
若誦三歲誦書不忘七歲學唐人詩晉人書十歲從父  
京師授書日益進賦帝京篇都人士比於李百藥嘗觀  
漢史慕班仲升傳介子之爲人吾得時而駕當如是矣  
相羊金臺易水間操荆軻七首擊高漸離筑慷慨悲歌  
泣數行下觀者莫測也夜讀王命論大噓恭人問何爲  
對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皆委之命誰爲王臣者恭  
人奇之已從父使韓韓王禮爲上客燕曾臺臺挹空同  
會大雪卽席爲賦奏之王稱善司馬長卿童子時詎辦

此乎贈以雙璧不受又三年從父入巴中三峽九折之  
險絕巫山峨眉之靈秀濯錦浣花之妍麗琴臺卜肆玄  
亭草堂之靚雅夜郎青衣鼈靈杜宇之詭幻靡不探歷  
沾沾自喜此嚴夫子王右軍所寤寐懷思也逢楊太史  
用修執經問字太史歎曰汝國有顏子何多讓乎先生  
都試郡諸生而得銅梁張太保肖甫於髫年是蜀之卿  
雲也可爲吾兒友同學三年歸自得如山忽人如草惟  
司寇陳公與其子迪功以文字往復論難而已已補諸  
生極爲督學徐公所獎許劉生中原麟鳳也宗正灌甫  
以好古聞開東邸虛左席迎致公諸藩臬大夫兩河人

士授簡徵文其門如市已舉於鄉公頎而白晢隆準美  
鬚髯目光曄曄若巖下電騎而過市市人望之若神仙  
中人大道青樓窺簾隙而願充下陳牛僧狗屠彈碁鬪  
槊蹶張蹴鞠牽黃臂蒼之徒赴而從之籠街噎路同榜  
趙豕宰齒鴈行豕宰斤斤謹質形於體貌而公豪宕恥  
齷齪小禮兩人初不相入已更交歡沒身不衰明年豕  
宰成進士度公被放不無介介慰藉之公捫其腹曰是  
上有千古之業下有千古之名豈以一第爲加損歸而  
奉兩尊人先意承志就養無方自度曲被歌聲分刳節  
度窮極幼眇每上觴兩尊人樂以忘憂也藏書故充棟

猶募所未有泐石蠹簡貴於百朋萬鎰爲文必西京爲  
詩必建安開元而與助甫中丞談則曰生於神學於法  
離合之間不可言傳中丞以爲允客日滿座供張豐腆  
竹素填委墨瀋淋漓捷者七步富者萬言嘯歌應對自  
如王庶子胤昌曰古今三劉蓋謂穆之炫與公也王元  
美先生贈公詩作賦玄虛談天鄒衍又如祖龍摹七雄  
之宮壯氣奇韻今罕其儷云居恒言一事不知儒者之  
恥旁究天文五行曆數筭術陰陽風角九宮六壬太乙  
遁甲元辰三命卜筮覆射宅經葬書方脉藥物吐納導  
引服食鉛汞科儀符籙金匱玉韜諸家之言抉秘造微

客以所長質公虛而往實而歸食罷角射以垂楊爲的  
命中如樹獵七山下得獸舉柴以享客數百十人聖人  
爲之語曰覓鹿豕從玄子客亡命抵公郡功曹捕之急  
已知其爲公客也舍之又右客忤監司坐城旦春公召  
監司胥與客並飲胥以告監司遽貰之或師公藝而遊  
大人成名更詆謀公公如弗聞也遇之如初客以此高  
公之誼益附焉歲旱發粟賑饑全活萬人周三黨四隣  
婚嫁棺殮之不給者稱是久之仲子卒兩尊人繼之公  
哀毀杖而後起自卜地以葬爲冢舍可容萬戶種松十  
萬株鬱鬱蔥蔥山氣日夕佳矣御史某者悍塞人也讒

人中公御史所甚力人人危公公與張令君把酒賦詩不知於色諸交遊貴人千里赴難力白其妄門下客摩厲以須吾刃將斬之公謝曰我郭解也與哉庚辰入試策有柄臣驕恣大璫不法語主司讀之吐舌少宰姚江孫公奉常勾章余公司成祁門余公聞而造門是真男子名更以不第重耳買山得仕至構藏徵閣松關竹川之屬巖僻窈冥類非人世嘗語陳生漆園吏有言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不能自勝而強不從寧從神乎陳生父故善養生出其內篇示公謂太虛中攝一靈光鍊之符火與禪定幾似非若虛靜之極祗安樂

法也公曰二十年異人授我道如是丈人得我若聚沙而雨之矣高邑趙夢白爲郡李赤城王恒叔令朗陵梁谿陳貞甫守光州三人鮮所服下獨折節公爲布衣交陳公以疾去公周旋累月而返柴門絕賓稍精舉子業少宰趙汝師公錄之蓋公十二上公車矣客風公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公不以此時效車丞相平津侯耶公艱然不悅吾惡夫日莫途遠倒行而逆施者就常除得刑部主事而安之縉紳所號爲西翰林也王文成之封侯孫忠烈之殉節于鱗元美子與公實輩之挾藻庶無忝矣同舍郎同郡汝陽趙公固陵馬公相應以義理之文

而公練法比詳請讞司寇有大獄輒畀公片言而決戚  
畹權門請謁不通謹察囚疾苦而衣食之無瘦死焉奉  
使慮囚江北歸辛卯考績疏復父故官贈母恭人而客  
有挂吏議者詞連公左遷御史大夫幕屬公卒不自明  
大司馬石公常就公談兵以碁列八陣盡其變司馬曰  
西北邊可行不公曰李衛公破突厥與遼以是但亡神  
勇士耳因移公武庫主事而朔方有逆賊之變問計公  
公屈其指一設重賞以間虜賊之媾一治戰車以防虜  
騎之軼一據河南岸虜無得以渾脫渡而決河灌城城  
中人懼必有誅賊來降者後皆如其言無何遷其司員  
外郎督武學倭寇朝鮮奪王京開城平壤三都虜王子  
朝鮮王奔入義州乞師遼左大震

上以四夷屬國朝鮮恭順不懈二百年迄於今閔然哀  
憐之命少司馬宋公出經略而公贊畫賜金緋以崇等  
威公擐甲躍馬而度遼指顧徐中山壁壘鼻頭火發與  
李將軍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而東恒以身爲前驅  
由石門度鳳皇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  
鮮萬峰沒滅雲海將吏有揮涕者公勞之曰汝曹封侯  
地也何作兒女態夜共李將軍畫策平壤箕子舊都也  
而城乘山又箕子墓傍多茂林可伏倭守小西門從別

道進出其不意可以逞矣平日衆薄城倭果守小西門  
我師攻東南鼓聲震天城頭石弩雨下募敢死士援梯  
鉤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衆來距伏者趨小西門有赤  
幟出堞上問爲誰曰某某先登蓋陽攻其堅陰蹈其瑕  
公所指麾也是日大風雨晝冥沮水鼎沸斬首一千六  
百級倭北走大同江先使人斲江冰溺死者無算追及  
開城復斬首數百級已阻臨津而陣倭收餘衆奔王京  
碧蹄去王京三十里李將軍將騎數十縱倭遮之弇中  
矢且盡公聞馳援射殺金甲酋圍甫解倭僞爲書約矢  
射江畔請降公知其給也經略議稍左公奮曰必獻王

京而復王子乃可不然者人之稱斯師也謂何雨久餉  
不繼公柑馬而秣之使肥者居外圍城必小示隙開道  
倭乃宵遁逐之逾釜山人全海島以去而命將劉綎輩  
守烏嶺熊川扼其要害無使東經略報命

上旌功遷公爲其司郎中賜白金文綺而言者疑倭實  
未遁碧蹄之收功罪不相掩公因條上十事以貽後人  
而力謝病歸逍遙社至中日課李弟黃駿學駿才亦公  
流亞也故所善里人陳賀鄭劉崔胡諸君遞爲主賓雅  
曲並奏賦詩策事擊鉢刻燭翰動如飛不別昏曉雪夜  
登浮玉山故葛玄煉藥處振衣而呼夜光煌煌照我心

矣自是益耽名理而蔡太史弘甫一見語合金城湯池  
輸攻墨守四座莫不厭心胡文學昆季爲公入室弟子  
公一日語之李獻吉飲其徒經旬吾何爲不爾文學爲  
治具召公以父見爲談楞嚴法華諸經霏霏如木屑漏  
且盡客無少長欠伸不可耐公神愈王小隱几遽興伸  
帑揮毫口不輟吟文不加點乞者雜沓而至如取如攜  
凡三晝夜而雪三晝夜若競爽爭勝公東征遭久雨水  
浸甲裳海濱地濕浸淫內傷不自覺比日寒氣溷溽俄  
不懌趣駕還詰朝友人起居自將迎成禮已荅問疾者  
書多超世語書訖沐浴衣冠而瞑狀言公天性孝友割

股療大母疾刃無縷血遭父母喪廬墓三年事兩庶母  
如因母撫異母弟妹如同生愛舅氏如母敬長者如父  
家故饒以結客周急若經紀周比部吳孝廉喪耗過半  
已佐軍興遂毀家少年厲強壯蝨氣裘馬僕從雍容甚  
都有俠客之樂遊閒公子之賜與名晚澤於仁義道德  
不藏怒匿怨闊達大度故以書生將烏合素不習之卒  
數萬皆樂爲死居官無官處事無事比德昔賢矣遺書  
如元圖符藏徵館司馬諸集多見道之言經世之略匪  
直文章小技而已汝穎多名士待公而興給事汪若霖  
治中賀世晏咸寧令劉文煥其翹然者也公生嘉靖己



丑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乙未正月二十有八  
日年六十有七元配崔教諭梓女贈安人繼室謝督府  
叅謀廷烈女封安人公逾艾而娶謝安人曰合法相人  
訝之安人今有佳兒持門類丈夫夫人是以服公知人子  
二伯曰晟謝出聘李儒官學詩女仲曰景媵季出聘某  
某女女一媵郭出字喻太學三象子芳炳墓在某所葬  
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人才實難疇兼文武倬彼三君  
則余目覩伯修克生及玄子父時而觚翰時而干櫓所  
當東倭西夏北虜奉辭伐罪以膏齋斧維萬與梅啓晉  
張楚身名俱泰世延圭組劉氏復起德星在汝大器晚  
成餘勇可賈敵愾折衝青油白羽掣肘使書載車棄輔  
杵投以三策用格五南山之南種豆射虎寔命不猶匪  
酌孔取儒林文苑名片謀府氣藹椒蘭言爲鼎呂凌厲  
八荒馳驅千古目前富貴等諸腐鼠適然而來悠然而  
去魂無不之魄歸於土管禁易遷爲地下主

兵部郎中張公墓誌銘

嘉隆萬曆之間起家進士爲名臣者余戊辰榜最盛其  
有用世之才超世之志而不甚爲世所知則資中陳仲  
俞海陵張美夫皆浮沉郎署自免歸終其身余承乏蜀  
頽謁兩公廬不得見益高之力言於按蜀趙侍御以仲

俞薦其在穎未數月遭喪扶服歸海陵又非部內無所  
爲美夫地今距遊蜀終一星不識仲俞何狀而美夫以  
庚戌八月二十有八日卒矣距生嘉靖甲午九月十有  
一日年七十有七子茂才裔俊條刺生平行事乞余志  
墓石余惜世不深知美夫何可無志志曰張公名桐其  
字美夫其別號鳳樓揚州府泰州人也先世可考而知  
者明有六三公四傳頌以舉人教諭山西之山陰縣擢  
南京國子助教伯子文領解登進士累官副使致其仕  
歸以清白著聞祀州鄉賢仲子孜績學屬文所著裕齋  
集雲莊十咏淮南人稱說之詳儲文懿志中孜子霽霽

子瑋瑋子鈞號雙谿公是爲公父故州諸生以公貴封  
戶部主事贈兵部郎中娶於阮封安人贈宜人封公三  
子伯卽公幼有異質甫冠游鄉校治公車業嫻美父喜  
曰海陵甲第張氏開先今在中業賴有此兒矣講業城  
西蘭若日益精進嘉靖辛酉舉京兆第甲申弟子從受  
經資月奉養父母不溷有司君子以爲此真古之孝廉  
也六年成進士除山陰令山陰附郡城其人利而巧文  
而不慚爲京師諸曹若越諸臺郡邑掾史實繁有徒陰  
賊險詖析言破律弊如山不可問公明於事達於數推  
見至隱操刀必割吏熱服不敢爲姦奉手唯諾而已更

杜絕一切請謁賂遺秩祿之外絲粟無染故事徵輸及贖鍰奇羨以供交際主藏者乘間言之公爲面赤吾乃不見信於左右以阿堵嘗試我乎兩浙多宦游當路接踵諸慶弔財取成禮賓至雞黍常餉無他庭實三年入計方內邑長吏數千人所不發幣公卿間者三人公其一也鮮寡孤獨顛連無告若諸生婚葬不時束脩不具者必委曲周之分校棘闈所錄多知名士至於請讞更精明有自毒死誣人公相尸朽敗獨心故在令嘗之誣者得釋如此非一錢氏鬻子於朱子不知所往錢取他死人訟朱殺其子公按骨節不類童子跡之忽山徑有

老夫言童所在獲以歸老夫倏不見衆訝爲神貌老夫與公象而祠之其政大抵獨行一意不畏彊禦而坐是不得徵臺省就常調擢南京戶部主事臨發士民哭留聲震野久之乃別囊琴僕被不攜官中一物竊虞失父懼父迎勞之呼我爲清白吏父有餘榮矣所司鹽策草場凌雜臆垢而避遠不義物莫能滯已督糧治浦口是時父母方就養視其齋廚索然非久引還無以老人故煩費兒無何母病乞就子舍會出覓和州司徒不許而母卒矣不頃時徒跣歸踰月父復卒哀毀踰常服除久之始謁選人令甲南京官親喪復除必北公以家近仍

請南而同榜銓郎爲得意交留公需與共事公笑曰吾且雞肋陪京郎安問吏部腐鼠也泗人梁公在銀臺雅重公持公請南狀弗與通公艱然作絕交書梁公莫能奪復除南京兵部職方以董繕太極殿成賜金幣已擢車駕員外郎尋擢職方郎中巨盜冷忠等入禁門掠宿衛大璫留後傾賊失度公多設方略搜捕之旬日盜伏辜而修明邦政若革冒濫精選練治戰艦咸中窾會諸武臣廩廩守要束惟謹萑苻逋逃藪廓然一清四封謐如江浦軍民錯居私鬪無已時公法繩其鷙鷲者而更示之以禮衆用協和江陵相黨爲中丞操江怙勢多所

凌折江營諸將故隸大司馬簡授中丞無所與大司馬取媚中丞使參焉名曰部院會射遂成故事大司馬潘公至公言柰何以一人私意而亂舊章我爲失職彼爲侵官潘司馬從之其中丞不說語人曰都城知有職方郎不知有司馬中丞也比部小吏騎而遭公不下公叱而答之吏愬司寇司寇恚曰不聞屋上烏猶以主人免彈射耶司寇後爲冢宰而考功郎嘗索諸司賂獨公不可三人者修郤中公計典潘司馬宣言曰張郎令山陰第飲山陰一杯水爲郎復然此而可黜孰無黜者愠見公公顧恬然適也古有方外司馬吾得侔蹤幸甚挈舟

渡江歸與西林老僧結支許之好無復宦情矣縉紳中  
多知公者卽家補山東武定州守疆爲一行而監司某  
內深刺骨所窮治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民莫不股  
栗公事相撐距不得因謝病歸諸司固留之屬歷城令  
挾醫侍疾公謹謝曰余疾在頭上進賢冠耳擲之神武  
門勿藥有喜中丞陸公問公何恙不已以別駕來攝州  
事公其專精神強食自愛期於亟瘳州人無萬數羅拜  
而泣不可一日無張公別駕返報而監司業已敗公謂  
州人天去其疾矣安用我爲卒解組而還蓋僅六旬而  
武定人尸祝如山陰也歸三十年田廬無改於昔而顏

其方丈之室曰棲倦一枝縣陶彭澤歸去圖於壁常日  
在之此吾石隱石交也焚香晏坐烹茗獨酌披覽圖史  
法書興至臨池草楷具有古法少年射獵命中疊雙晚  
喜種菊然籬檻益盎不甚整飭取故衣冠褚之散髮遺  
遙干旒訶殿通名謁州大夫行鄉飲酒禮虛大賓席以  
待都靡去不顧問二三故舊內戚密友歲或一相接對  
酒不衫履不送迎見爲僮蕩不備而性孝友歲時奠父  
母於寢慟若初喪字兩弟老無違言貧賤生死不易交  
情疾惡如風而不藏怒從俗浮沉與時俯仰而其中疑  
然如斷山絕巘不可以邪徑造同列中有吐言如傷屈

體無骨者恥與離立後銓郎爲九卿以附江陵清議擯  
弃之公知人慎取友其趨操審矣素無疾年踰耆髮未  
頽白其卒也亦無疾痛害事娶馬處士尙女無子先公  
四十年卒累贈宜人繼周諸生嘉慶女累封宜人子二  
長裔俊次裔傑俱諸生裔俊娶別駕何金聲女裔傑娶  
檢校許位女女二一適諸生陳昌應一聘郡諸生盧國  
柱蚤殤俱周出孫女二一聘諸生沈義隆子繼曾一聘  
諸生何大鵬子崇慶俱裔傑出以萬曆辛亥冬十月十  
有九日祔葬西鎖口祖塋之次裔俊開美度不墮家聲  
者也銘曰廉者多矯而公持平直者多忤而公靡爭介  
者多拘而公豪英狂者多放而公篤誠累官六政所至  
有聲里居卅年高月旦評沒而俎豆於賢人之間曰良  
守令曰鄉先生猗與張公衆美所并彼哉司寇中丞不  
欲言其名孰豐孰嗇孰賤孰榮海陵西偏維公九京後  
世有述焉以仰高山以行景行

刑部郎中祝公墓誌銘

余不識祝公而其令祁門也祁門人有程大中者亢直  
鮮許可時稱公治行余心識之公元配徐孺人卒官則  
謬以余能文屬志墓比余起家田間自蜀入越公奉書  
通殷勤度旦夕可定交而公卒矣兩子狀公行事泣而

請曰先君子不欲速朽母氏不遠數千里而乞言先生  
孤卽不肖詎敢速朽先君子而又近在先生宇下曾不  
能使先君子比於母氏死何以見二人余重違其意按  
狀而爲之志祝之先龍游人南宋時承事三五公始徙  
海昌袁花里十世爲封刑部主事公淇子爲叅政公萃  
叅政公子爲兵部主事龍山公繼臯龍山公二子仲爲  
贈知縣迴川公世德娶於邵比部郎弘齋公某女封孺  
人公之考妣也公生絕慧七齡塾師授以古戰場文一  
過誦無遺失衆驚歎有奇童之目年十四補邑諸生贈  
公時亦爲諸生有聲數不得志於鄉舉旣見公露鋒穎  
則喜吾有子何自苦遂棄去構東樓聚經史百家書次  
第課讀午夜方罷雞初鳴促起矣家中廢贈公無所問  
公稍營綜之不廢甘毳自徐孺人來歸公得力學久之  
舉於鄉偕計吏入京師心動趣歸而贈公已沒公痛創  
有加路人觀者爲之雪涕入門哭失聲嘔血狼藉肌如  
腊向後忌日若歲時節序伏地號哭如初喪三上春官  
不第學益勤如東樓時遂以己丑成進士除祁門令歸  
迎邵孺人就養孺人不可吾有少子弱孫庶人當自食  
其力不欲溷若卽強我往食能甘乎公乃以徐孺人從  
比至邑苦旱下令罷常儀宿齋宮步赤日中拜禱不休

雨乃降明年築壩為水旱備竟公任歲不災邑人因祠公壩上公之治壹是以節用愛人為本損里胥供億歲數萬緡俗好訟寃獄數十年不解悉為理出有樵夫晨起遇僵者口含石涕交頤輔出二指示之遂絕樵以告公偵得行第二者鞠之果其所殺也甲失金疑乙盜之不服公命邏卒告城隍神陰使人伏廡下伺夜有刑牲私求神庇者卒縛之一訊而服此兩事祁門婦孺能言之暇日進諸生講藝而請增應試額諸生縲紲非罪亟為白督學使者後卒與賓興更葺學宮築文筆峯以壯地靈而士登科第者日盛會有寇據良禾洞掠人其地

介江西吏相仗莫誰何公廣間謀募鄉導發壯士夜入其穴禽渠魁七人四封恬然治祁凡七歲前後臺使薦稱其治行章十有七上而有豪白晝殺人抵罪權貴為關說不聽詆謫公賴陳郡守王郡理始白因就常調遷為南京比部郎父老子弟遮留哭者彌日其在比部分隸應天諸邑事最劇迎刃立解嘗設方略得大盜於狹邪盜格鬪傷我健兒一人因憶部獄在郭外黨與或生戎心亟請就辟而後無虞至所平反獄什百令時尋為其部郎中奏最入京師偶病遂卒公事母孝迎養不得乞歸復不得居恒邑邑不樂諸子歲時奉觴輒愀然不



舉而令與郎所居距家近啓居之間月可五六返也未  
徐孺人卒祁門公方有事郡中不及訣哭之哀吾誰與  
共事吾母者此疾所從來也公鑒人臧否不爽毫末而  
喜愠不形昏暮叩門無弗應者緩急相歸不難褰裳濡  
足有狂夫投公公方沉吟卽以惡聲至夷然受之爲援  
拯如初里人加公橫逆殆不可忍衆怒欲報公曰是吾  
故人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諸子趨庭時爲言鮑叔終身  
不忘人過故功名居管氏下而曹識之公卒爲萬曆庚  
子五月一日距生嘉靖辛亥九月六日年正五十配徐  
孺人比部郎秋門公某女先公六年卒男二人女四人

伯守箴邑廩生娶仁和沈方伯修女仲守範國子生娶  
海鹽國子生湯承憲女伯女適孝廉查志宏子國子生  
允先仲女適中書舍人沈時敏子諸生士彥叔女適海  
鹽比部郎鄭履準子諸生忠材先公三月卒季女字仁  
和侍御沈梗子紹箕俱徐孺人出守策守策未聘俱側  
室曹出孫男二熙文聘諸生朱一儒女箴出炯文未聘  
範出孫女四一字諸生董偉子履吉一字諸生董伯禋  
子瓚嘉一未字俱箴出一未字範出銘曰母家翁婦家  
翁爲比部郎以郎終彌甥快婿何相同吳百里燕千里  
夫失其偶母喪子生者不見死者視魂歸來兮墓之羨

五十非夭郎非賤琢磨嘉石銘爾善附太史公循吏傳

戶部主事董公墓誌銘

合江戶部郎董公與余同舉進士不數月除廣平府推官三年擢戶部越一年復以使還尋卒矣余起家入蜀藩伯郭公士吉劉公一相者皆詞林所宗亟言合江有三董生年兄弟也材兄弟也問之知爲公子已有事合江三子來謁容止應對有度善爲舉子業余不勝喜董公不亡矣是時公葬已二十餘年墓未有志三子當公卒時年少不盡悉公生平狀大略請余志曰先君子之治命也三子久而不忘其親必以待余余何可辭憶公

理廣平在畿輔四方賢士大夫入京師者寄徑焉其聲易達諸理官爲直指使耳目察淵魚而效鷺擊結習固然畿輔直指使倍徙諸藩人人思有所建白諸理官務各諧其歡窺矚益工尅核益甚公持平例按邯鄲獄解免十七直指弗善也公不爲動某子甲市舊胥宅而賄胥更券侵盧生地公下胥獄令書大理國法字致其人其人愧悔盧生得無侵曲周劉某數殺人以賄免公治之偵公內弟常君來行千金關說常言董公不可私于恐益爾罪後酒間爲公道故公勃然變乎色常曰鄉者力却之聊試公耳嘗坐濬縣覽訊牒至文某搥殺韓女

事忽有聲如泣如訴者怪之其夕夢一女長跽階下陳詞詞惟駟斐二字公悟殺人者必馬四非文也旦呼韓之隣十許人來鞫中有少年面發赤公訶之曰汝非馬四乎韓女愬女矣遂自款服一日車出郊羣鴉直撲公隸人隸人逐之公戒勿逐遶輿三匝去使使從所往二里許噪叢棘上則一僧枕瓢裸死其下公沉吟曰乞兒當死道上何在棘中是必遊僧有微財爲人謀殺耳命瘞之而陰遣隸持瓢遊四境以視諸小兒一牧豎唾隸面是吾家物何得落汝手隸因刺得其實還報逮豎父與里人拷訊果掠殺小賈而陽髡之者也遠邇傳誦公

明通鬼神云成安令王公琢玉爲吏廉平不善事當路人奉中丞檄他出盜劫庫金直指中讒將坐率公言失金與奉檄月日萬衆耳目屬焉焉可誣也直指不聽讓令及公公爭之強王卒得白擢爲御史吳人張某新鄭高文襄客也所過郡國守相筐篚餽牽如敵禮公財遺之四箠張大失望大名司理蔡公汝賢語公公曰吾固知張生爲高公客不敢加豐所以重高公也督學使者羣諸校茂才異等授室國中使公訓課之公爲行稅二約略如蘇湖法士相觀而善質有其文督學使者禮公甚優他理官意不無望以故公先後名列薦剡者九竟

爲澳阿輩所抑而其初舉進士時鄉人趙文肅公目公  
行有廉隅數向人道董生他日必爲直臣旣理郡與郡  
丞蒲城張公稽古以氣節相砥礪人號爲廣平二慙會  
高文襄以政府司銓與趙文肅不相能文襄徵郡邑治  
行高第者爲臺省虞有蜀黨洛黨之釁也就常調授戶  
部郎公爲理三年不私一錢瀕行無以辦裝父老婦孺  
赭衣胥靡泣而別公三日乃已構亭九達之衢貌公生  
事之公不可顏其亭曰劭農廣平人於今稱董公亭焉  
文襄見公而陽勞之曰少頃當移君職方公對曰相公  
宜爲官擇人不宜爲人擇官文襄語塞部尚書檄督上  
垣倉諸璫倨見郊牛公葉拱言此天子所以事

上帝何得不敬諸璫氣奪又發其冒戍卒奸蘭出物狀  
諸璫蜚語中文襄將修隙賴楊襄毅持之免文襄罷  
憾者以宮掖事嗾連文襄公同諸郎謁江陵曰萬代瞻  
仰在此一舉相公實重圖之某非高公私人爲國體亦  
爲相公也諸郎相顧愕然已視御馬倉則大璫窟穴其  
中且百許年故事郎唯唯而已公按籍而索之大璫恐  
嘗公賂公標使不得入冬日驟雪家僮索衣未至璫馬  
用出貂裘禦寒公衣至解裘還馬馬曰裘直百金公少  
之乎公莞爾而笑子思不受狐白裘於子方吾貧不若

子思君裘不啻子方故不受耳璫孫經從旁取裘強被  
公公拂袖而起璫李某以椒房寵頗慢易士大夫席上  
求公便面弗予嗔目公公恚曰

孝廟時壽寧侯曾困李郎獻吉壽寧安在李怒擲象箸  
中公履世寧有百年郎官公厲聲數之若等大者刀鋸  
我次者竄逐我止矣吾起布衣爲郎以其貴貴吾親於  
願已足恣若等所齟齬耳退而具疏暴諸璫罪所親格  
之曰君奮不顧身履虎尾捋虎鬚不憂傷二親心乎取  
疏裂之部尚書聞其事因以公轉餉密雲昌平二鎮餉  
有羨識而歸之部尚書部尚書發視歎曰董郎廉吏哉

數十年未有此舉也事竣歸省旦莫上食兩尊人視櫛  
沐寢興抑搔痲癢如日不足間出理時所爲平反錄與  
郎曹罪言以上太公太公喜兒不負爲臣不負爲吾子  
酌酒相賀也每角巾徒步從父老行游有司致輿隸者  
謹謝之少與里人結高陽社旣貴酒徒多辟不見公召  
之來吾獨醒於朝而與衆醉於野奚不可日治十人饌  
無問貴賤少長必延留盡歡蜀以夷患增諸邑庸調而  
合江當孔道徵發滋繁奏記會中丞盡蠲之形家言學  
宮地不吉公首謀更置所條畫經費有緒矣未就而卒  
後人實受公成事焉公宦五年田廬無所拓斥爲諸生